

修訂日期: 2009/04/23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3, No. 186

原始資料: 蕭鎮國大德提供, 維習安大德提供之高麗藏 CD 經文, 北美某大德提供, 范振業大德提供新式標點

No. 186 [No. 187]

佛說普曜經卷第一(一名方等本起)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論降神品第一

聞如是 :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俱, 比丘萬二千, 菩薩三萬二千, 一切大聖神智以暢, 一生補處當成正覺, 損己布施, 持戒清和, 忍辱調意, 精進一心, 智慧善權, 所度無極, 解一切法, 如幻、野馬、影、響、芭蕉、化、夢、月影, 悉無所有, 有利無利, 若譽若謗, 若苦若樂, 得名失稱, 已過世間諸所有法, 神通自娛逮致總持, 獨步三界猶如日光, 及諸菩薩備悉之願, 周旋五趣救濟危厄, 分別辯才定意無礙, 皆已由己, 咸成法忍悉得具足, 諸菩薩住無所住處, 度脫十方。

其名曰 : 慈氏菩薩, 總豪王菩薩, 師子英菩薩, 吉義意菩薩, 寂意行菩薩, 分別辯才菩薩, 逮無畏菩薩, 進寂菩薩, 大哀菩薩, 如是上首菩薩三萬二千。

爾時世尊遊舍衛城, 國王大臣豪尊長者, 凡庶萬民咸共供養衣被飯食床褥臥具, 痘瘦醫藥一切所安。其妙名稱普聞十方, 是為如來 . 至真 . 等正覺 . 明行成為 . 善逝 . 世間解 . 無上士 . 道法御 . 天人師, 為佛 . 世尊, 敷演道義上中下善, 義達微妙所與清徹, 淨修梵行。於時其夜淨居天子名寂然尊, 及神妙天, 加歡樂天, 加歡天, 梅檀天, 大悅天, 熒然天, 尊寂律天, 及餘無數淨居天子, 威神巍巍各有光明普照祇樹, 往詣佛所稽首足下, 還住一面。是諸天子前白佛言: 「曾聞有經號名《普曜大方等典》, 分別菩薩眾德之本, 從兜術天降神母胎, 在於胎中娛樂開化, 顯示殊特復現出生, 皆為一切諸立法行, 在宮嬪女愛欲之間, 顯諸藝術, 現行學書計校諸算, 醫藥療治射御手博, 要誓擲象示現道力超諸群生, 具足成就諸菩薩行, 往來周旋, 果實超殊名稱流布, 以菩薩力而自娛樂, 降伏魔場, 具足如來十力無畏, 頒宣諸佛無量經典, 敷演過去如來至真所講說法。

「往昔道義, 猶若世尊, 蓮華上佛, 法英佛, 定光佛, 德英佛, 法造佛, 仙天佛, 諦英佛, 習金剛佛, 眾尊佛, 雪像佛, 樂清淨佛, 出家樂行佛, 華英佛, 勝顏佛, 善明佛, 善曜佛, 仙勳佛, 勝輪佛, 欣樂佛, 天華佛, 輪吉祥佛, 善首佛, 善喜佛, 住覺佛, 住施佛, 諦法普稱佛, 是世善妙佛, 辨普佛, 寶稱佛, 威強佛, 梵神佛

，無畏善化佛，善音佛，目悅佛，積德佛，音雨佛妙顏佛，壽神佛，與人遊佛，羨求佛，降怨佛，供養佛，惟衛佛，式棄佛，隨葉佛，拘留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如來．至真．等正覺，道決所化，自昔迄今。善哉，世尊！愍哀一切，今亦頒宣如是法訓，多所哀念，多所安隱，普護世間及十方人，為諸大乘唯分別之。降伏一切外學眾邪，攝伏眾魔，宣布菩薩諸所行義，現諸菩薩行大乘者，咸超精進將護正法，三寶自在令不斷絕，具足佛身盡現十方。」

時佛默然，可諸天子所啟白意，欲令一切普蒙其恩。時諸天子見佛默然聽啟白意，欣然大悅，稽首足下繞佛三匝，以天心華供養散佛，忽然不現還歸天上。

於是世尊，明旦與諸菩薩及諸聲聞眷屬圍遶，會迦梨講堂，告諸比丘：「昨夜半時，淨居天子及諸眷屬來禮我足，又手白言：『願為一切重演《普曜大方等典》，令諸群生普蒙其恩。』吾時默然，可其所啟。時諸天子歡喜踊躍，忽然不現，各還天上。」於是眾會聞此欣悅，前白佛言：「惟天中天！重敢斯問。」

爾時世尊告諸菩薩及諸聲聞：「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無極訓誨，一切如來所可宣暢普濟眾生。」

「何謂《比丘普曜經典大方等法》？於斯菩薩住兜術天，咸見奉敬，逮得無餘阿惟顏住，百千天人所共咨嗟，名徹十方諸願普具，曉了一切諸佛法藏，清淨無垢聖智道眼，意念定智往來周旋，聖性堅強恥眾未度，其念弘普亘然極遠，布施、戒、忍、精進、一心、智慧淵深，大權方便所度無極，大慈大哀、喜護四等弘暢梵迹，無極神通三達無礙，示現聖慧永無闇蔽，道業純淑，意止、意斷、神足、根、力、覺意、道業，寂然止觀，普備一切諸佛道品，達致本際，功勳福祚不可限量，成就相好莊嚴其體，在彼久長常得自在，仁和無諍言行相應，其心所懷口言無二，斯意質直而無訛詔怨結他念，常自謙遜而不自大，等心眾生未曾偏黨，供養無數百千載佛，為眾重任恒忍災患，觀見無量諸菩薩眾覩其根本，釋、梵、四王、大神妙天，天、龍、鬼神、閻叉、健陀羅，見莫不悅咨受訓誨。分別一切章句本末，已逮無為入於有為，隨時方便而開化之。心念法器識解一切，諸佛所宣無有憤亂而不迴還，逮得總持深入法藏，乘大法船遊十二海接度諸流，三十有七道品之教，合集法寶深奧智慧，為大導師越渡四瀆，諸願具足降伏魔怨，善救外業諸異邪徑，開化一切所住堅固。雖在塵勞皆來歸命，為眾導首，強若金剛行無蓋哀，志性和安積精進力，為法優奧善權方便，在眾中雄如師子，定意之業不可限載，猶如蓮華處污無垢，禁戒博聞而無放逸，慈於十方無有加害，心水清澄而無所著，遊世八法，心如大寶，所度無極福祚聖慧，積功累德，道藏解明佛之智慧度闡法城，消眾患難善開寤之。以四神足度於彼岸，志三脫門顯其寂觀，清淨光曜一心脫門，處在閑室如山曠野，遊法叢樹行具足成，十力無畏未曾怯弱，以度生死無復疑難，衣毛不豎越於無數在外異學，猶如師子遊於麋鹿，捨諸放逸無吾我意，設有所暢，為師子吼，人中之雄，解脫禪定智慧道場。放大光明照諸闇冥悉

蒙道明，眾邪異學譬如螢火無益於世，愚贊幽昧曜蔽塞心，興大道力精進之業，宣功德行威神巍巍，除闇冥品具足清白，見莫不歡。諸佛國土無所壘礙，拔諸窮厄蕩滌垢穢，脫門一心覺意清涼，曉了聖明禪思清白以開化之。其四部眾，諸天人民，行七覺意積累道寶，齊心眾生應病與藥，志不懷惡行十善業，以是財富奉持具足，不違法王所行殊勝而轉寶輪，轉輪王種成就一切深遠難限，一切法寶博聞無厭，慧普無極。

「爾時所興不可限量，無能為喻，猶如江海；所總持慧，如地水火風；其心平等，堅強不動如須彌山；消諸結著，猶如日光以耀諸垢；心若虛空，在大宮殿安處其中，諸床座具二萬二千，門戶軒窓講堂棚閣，校飾嚴整豎眾幢蓋，交露精舍布散眾華青蓮芙蓉，諸玉女眾有億百千俱作伎樂，及雜眾華不可稱限，諸寶樹木次第行列，其地清淨平正無邪，香勳普流，飛鳥鳧鴈哀鸞異類，無數億眾遊戲浴池，暢和雅音現在觀覩。聞大法聲消除一切塵欲之難，攝諸疲厭自大貢高，其心歡悅思念弘廣，由是成就大無極法，演出訓誨八萬四千伎樂妙音，是為菩薩宿世積德，自然宣出此微妙偈：

「積功累德行， 宣布具足音；
其心普思道， 造智慧光明。
備無量勢力， 棄捐諸所有；
分別決眾疑， 諸天之本末。
意清淨無垢， 無雜眾瑕穢；
棄捐于三毒， 寂滅瞋恚恨。
鮮潔消眾垢， 其心如明珠；
從往古以來， 常喜好布施。
音響從種姓， 戒寂行調和；
精進禪智慧， 遵習億載法。
音暢無數稱， 宣說億載佛；
愍傷於眾生， 且觀今是時。
曉了知終始， 生死之塵垢；
觀察其本行， 天龍諸鬼神。
樂百千億劫， 聽之無厭倦；
善智慧無懈， 充飽久飢渴。
卿等雖所慕， 樂法不好欲；
性已無垢穢， 愍傷天世人。
億那術載天， 聽法心不廢；
若慕於歌頌， 觀諸地獄難。
其目淨無垢， 見十方諸佛；
已得聞此法， 斯經世所尊。」

宿世種妙德，處兜術天宮；
直加天慈哀，愍悅雨天下。
已越於欲界，及色界億載；
咸共慕樂聖，無上吉祥佛。
降伏眾魔業，消化諸異學；
佛道如觀掌，且察今是時。
世塵勞興盛，宣布諸法雲；
精進雨甘露，消滅天世垢。
尊醫曉諸種，授藥建療治；
應示三脫門，速立無為宅。
譬如師子吼，諸小蟲怖懼；
暢佛師子吼，降伏外異學。
手執明哲燈，過伏精進力；
總持近目前，勝降伏眾魔。
四天王遙察，欲貢上尊鉢；
億載天帝梵，始生往奉敬。
觀覩尊音稱，寶種諸豪姓；
見人尊所處，行菩薩之道。
其來在三有，明寶在所勝；
無垢如摩尼，興雲雨天下。
諸伎樂之聲，演出若干音；
勸助愍哀意，觀察今是時。」

於是佛告諸比丘：「于時菩薩省諸伎樂，宣法音時出大宮殿，有大講堂號演施法，昇彼講堂坐師子床，其諸天子學大乘業行等慈者，亦復俱昇此大講堂，各從本位次第而坐。捨玉女眾及諸天子，咸從同學各來集會。諸眷屬眾各六十六億，咸共講議，當使菩薩現生何種，或有說言：『此維提種，摩竭國土最為興盛，今菩薩者，應在彼土降神母胎。』或有說言：『菩薩不應生彼國土。所以然者？維提種者，母性真正、其父不真，種性卒暴而不安詳，無可貪樂，其種渺德福不具足，土地國邑無好浴池苑囿之觀，既處邊境不宜生彼。』或有議言：『拘薩大國其種弘廣，眷屬興盛，菩薩應下降神彼國。』或有報言：『菩薩不應。所以然者？其拘薩本從摩騰種來生彼國，父母宗族皆不真正，下劣小姓非是天師所可慕樂，福祿渺薄卑鄙之土，性行不和，無有奇珍殊異之寶，餚饌之供可以奉聖，園觀浴池亦復簡少，既是邊表不宜屈尊。』或復說言：『和沙大國國王右性人民熾盛，五穀豐登，菩薩應當降神彼國。』或復報言：『菩薩不應。所以然者？其彼國王雜合小姓，非是高德，土無威神，受他節度

來於此國，父母不真不得自在，以是之故不應生彼。』或復說言：『此維耶離無極大城，人民滋茂安隱豐熟快樂無難，軒窓門戶雕文棚閣嚴飾巍巍，浴池園觀男女周旋遊戲其中，人民居宅儼然整齊，菩薩應下降神彼土。』或復報言：『不宜現彼。所以然者？彼土民眾憲諍不和，無清淨行有外無內，不修道法不別尊卑，各自謂尊獨言隻步，不能下意，不順法教，不服高德，以是之故不可屈尊。』或復說言：『此鐮樹國，種性豪強事業無極，行眾無首所習第一，菩薩應下降神彼國。』或復報言：『是亦不應。所以然者？其土凶逆舉動虛妄，志性龜獁剛強難化，形笑輕人自大由己，不修事業，以是之故不應生彼。』其諸菩薩及諸天子，各各共議觀察天下諸大國土，諸王大姓豪尊重位，皆觀察之，悉不可意。

「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行菩薩道逮不退轉暢達大乘，告諸菩薩及諸天子：『諸賢者等！可共俱往問於菩薩，何所種姓，最後究竟一生補處，應往降神處於胞胎？』僉共叉手，詣菩薩所，而前諮問：『惟願正士究竟菩薩，一生補處所可降神，種姓何類？功勳云何？』

「菩薩報曰：『其國種姓有六十德，一生補處乃應降神。何謂六十？一、國土寬博種姓寂靜，二、眾所宗仰，三、不生雜姓，四、所生微妙，五、種姓真正，六、應男女行，七、志操堅強，八、本業丈夫，九、尊習上業，十、其行堅要，一、作人惔怕，二、眾所羨樂，三、意行勇猛，四、所在尊豪，五、志行無極，六、女行清白，七、男子無限，八、所生無畏，九、無有慳嫉，二十、智慧明達，一、有藝多術，二、棄捐惡趣，三、飯食恣意，四、逮得自在，五、善友興盛，六、雖在蟲獸無所燒害，七、種姓溫良，八、慕修道德，九、而無貪欲，三十、無有瞋恚，一、不懷愚冥，二、在樂無贛，三、相好弘普，四、所造篤信，五、好樂布施，六、出家堅固，七、力勢超異，八、所由殊勝，九、人莫不敬，四十、諸天奉之，一、鬼神承事，二、餓鬼歸仰，三、無有怨結，四、名聞十方，五、種類第一，六、性行自在，七、其眷屬強，八、無亂伴黨，九、群類無上，五十、孝順父母，一、敬沙門梵志，二、財業饒富，三、多寶穀藏，四、豐於七珍，五、象馬熾盛，六、獨步由己，七、奴客僮使甚多無數，八、利義如意，九、無能勝者，十、仁慈普覆，是為六十。』

「時諸菩薩及諸天子，聞是六十種姓清淨，欣然大悅乃知殊特，前白菩薩：『何所種姓功勳巍巍，具足如此？』

「菩薩報曰：『今此種姓熾盛，五穀豐熟安隱平賤，快樂無極人民滋茂，殖眾德本，迦維羅衛眾人和順，上下相承心念反復，將護情態積三帑藏；捨眾殃疊棄眾邪見，一切諸釋渴仰一乘；奉敬尊長，居士大臣眷屬和穆；色像第一，其白淨王性行仁賢，夫人曰妙，姿性溫良，仁慈博愛，容色難倫；心無傾移無有子姓，厭於世俗不倦道訓，猶天玉女覩莫不歡；無女人態言語至誠，初無麤獵，除棄恚恨，不傳彼此；好樂布施，禁戒無漏，敬重夫主；知時止足，不懷異心，常吉祥定；髮紺青色，顏貌潔怡

，言先意至，仁和其性；體行質直而無諛詔，常懷慚愧，性重不輕，三垢薄渺，忍辱第一；手足柔軟猶如蓮華，護心口意強如金剛，若玉女寶德本清淨；前五百世為菩薩母，釋種飢虛宿夜望待，應往降神受彼胞胎。』於是頌曰：

「『清淨人喜法，處法師子座；
自然天圍繞，此菩薩惔怕。
普處講堂議，何種至賢良？
菩薩應降神，父母淳真正。
普觀於天下，君子王大姓；
咸共意思惟，釋種淨無瑕。
白淨王最勝，帝主中殊特；
熾盛豐無疵，恭恪常行法。
一切皆歸仰，悉慕釋淳和；
嚴講堂園觀，應降神迦維。
咸成大勢力，像力三十二；
學術度無極，沒身無有害。
白淨捨自大，三千界第一；
意樂似諸天，后名曰潔妙。
端正天玉女，形體最清淨；
諸天人覩之，正觀無厭倦。
無瑕如奇珍，質直言柔軟；
安隱無驪諍，面悅顏不變。
行法懷慚愧，離慢不輕舉；
所聽無諛詔，常慈好布施。
淨邪行十善，身口意常諦；
以渡女人態，未曾有缺漏。
不慕世俗榮，龍宮及天世；
無倫可殊者，應宜懷大聖。
宿本五百世，恒為菩薩母；
白淨應為父，彼應降德神。
善見勤修行，所奉當尊法；
恒與清白俱，三十二無欲。
所在國進止，臥寐及經行；
普照其處所，淨光滅眾罪。
雖處天神人，無敢有欲心；

見無威儀行， 視之如母子。
妙后發淨業， 生長國王宮；
既尊無所越， 名稱咸普流。
如王后應器， 尊人曜最上；
應往彼義土， 我宜往降神。
天下無餘人， 能懷尊聖者；
惟妙后應德， 乃能堪任受。
諸天咨大聖， 菩薩清淨智；
亦歎王后勳， 應往生釋種。』』

普曜經說法門品第二

佛告比丘：「前選菩薩所降神土，其兜術天有大天宮，名曰高幢，廣長二千五百六十里，菩薩常坐，為諸天人敷演經典。於時菩薩適昇斯宮，普告諸天，有經典名《療治眾結終始之患》，最後究竟上大高座，班宣正真，令諸法會聽斯訓誨。時諸菩薩及諸玉女，咸曰當聽。于時菩薩觀四方城，化作高座，如四天下現若干品，諸好奇心莊嚴文飾，悅一切心，其座嚴好過欲色界；所有床榻，皆是菩薩宿德使然，并師子座無央數寶，而合莊校，極妙天衣以敷其上，無量香勳而以勳之；燒諸雜香散眾名華，百千明珠自然奮光，嚴交露帳；其交露帳出妙音聲，斯大光明遍照十方，豎諸幢蓋周匝垂布明珠繒綵，百千玉女須臾皆集；無數床榻亦自然至，億千功勳普亦現矣。無數釋梵皆來稽首護衛菩薩，從無數劫積累功德，億百千載，諸度無極功報所致；十方諸佛皆遙念之。

「菩薩適坐，告諸天人及大會眾：『諸賢者等！觀此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世界諸兜術天，一生補處咸欲降神；無數百千諸天大眾眷屬圍繞，而侍從之皆令覩焉，僉為班宣《法曜道門》。』菩薩威神之所建立，使諸天眾覩於十方，遙稽首禮，各以香華供養神處臨成佛者，五體歸命，稱揚大音讚言：『善哉！菩薩之德不可思議，令我等身，一時目覩無量菩薩。』

「於時菩薩告諸天眾人等：『善聽！何故名曰《法曜道門》？』皆曰：『不及，惟分別之。』

「『《法曜道門》有八百事，臨欲降神為諸天說。何謂八百？《至誠法門》、《性行成就無所破壞妙喜法門》、《悅非時心欣樂法門》、《成就篤信愛敬法門》、《心自然淨護身法門》、《淨於三事護口法門》、《四善不毀護意法門》、《棄嫉恚癡念佛法門》、《見十方佛念法法門》、《覩法清淨念眾法門》、《趣入寂滅念施法門》、《威神普至念戒法門》、《具足所願念天法門》、《令心清淨慈心法門》、《化之立德悲心法門》、《第一無害歡然法門》、《不毀他人其護法門》、《穢厭愛欲非

常法門》、《能越欲色觀苦法門》、《除斷所願無我法門》、《無所猗著觀音法門》、《消不直心觀慚法門》、《除滅內行觀耻法門》、《寂消外行觀誠法門》、《不欺天人觀實法門》、《不親己身觀行法門》、《道御法行觀三寶法門》、《淨滅三塗觀了達法門》、《不失德本觀作法門》、《不輕他人解己法門》、《不自毀身曉人法門》、《不非他人分別法門》、《奉行道法知時法門》、《終不虛妄棄自大法門》、《具足聖慧捨害法門》、《不慢彼我棄結法門》、《無有猶豫好樂法門》、《不懷狐疑棄不淨法門》、《棄貪欲想無諍法門》、《斷鬭訟意無虛法門》、《度無中傷法義法門》、《決了諸義樂法法門》、《逮法光明求聞法門》、《淨觀諸法應正法門》、《奉行平等斷名色法門》、《度諸罣礙厭寶法門》、《成立慧解捨著法門》、《不猗名稱暢陰法門》、《別諸惡行身意法門》、《其體宴靜念通法門》、《拔諸痛痒心趣法門》、《觀心如幻意止法門》、《慧照眾冥意斷法門》、《捨不善本神足法門》、《身心輕便信根法門》、《不願他人進根法門》、《善釋慧明意根法門》、《善造道業定意法門》、《解心諸脫智慧法門》、《現成明哲信力法門》、《越魔威勢進力法門》、《而不還迴意力法門》、《未曾忘捨定力法門》、《滅眾妄想智力法門》、《周旋往來意覺法門》、《解真諦法覺意法門》、《普曜諸法進覺法門》、《積行佛道喜覺法門》、《修平等行信覺法門》、《所作已辦定覺意法門》、《暢諸法行護覺法門》、《度諸所生正見法門》、《好樂入寂正念法門》、《棄若干想正言法門》、《曉了一切諸有音聲猶如呼響正治法門》、《無報應罪正業法門》、《息諸罣礙正便法門》、《消眾欲意正意法門》、《入無志念正定法門》、《逮得三昧無有瞋恨道心法門》、《不斷三寶教淨性法門》、《不樂餘乘聖達法門》、《微妙佛法心無結網應時法門》、《普具諸法施度無極法門》、《備成相好佛土清淨勸化慳嫉戒度無極法門》、《悉度眾惡八難之處攝諸犯禁忍度無極法門》、《心和調柔攝諸恚怒進度無極法門》、《奉眾善德攝諸懈怠禪度無極法門》、《興顯一切一心脫門》、《定意神通攝諸亂意智度無極法門》、《捨眾無明陰蔽窈冥邪見羅網攝諸惡智善權法門》、《隨眾所好而現威儀普攝一切諸佛聖慧四恩法門》、《攝諸眾生使成佛道正法由己四等法門》、《慈悲喜護以斯四等攝諸偏黨化眾法門》、《安己弘誓而不懈倦護法法門》、《蠲除一切眾生塵勞積德法門》、《眾生戴仰聖品法門》、《具足十力寂然法門》、《成如來定其觀法門》、《慧眼訓誨分別辯法門》、《成就法眼道御法門》、《具足佛眼總持法門》、《奉行諸佛之所頒宣辯才法門》、《所可敷演悅眾生心順忍法門》、《順化諸法不起法忍法門》、《輒得更決不退轉地法門》、《備諸佛法從住至住法門》、《至阿惟顏一切智業無餘法門》，處胎出家，詣佛樹下，惟諸仁等，略說其要，是為八百《法曜法門》。

「『菩薩大士臨降神時，為諸天子講說此法。說是法門品時，八萬四千天子發無上正真道心，三十萬二千天子宿殖德本，尋時逮成無從生忍，三十六載諸天子等遠塵

離垢諸法眼淨，兜術諸天咸皆欣然，皆散天華積至于膝。如是比丘，于時菩薩，為大天眾勸助若茲，咨嗟說偈：

「『其有樂清淨， 在天心思妙；
皆宿造德本， 故致此淨果。
是故報前世， 造行清淨品；
無德歸惡趣， 在苦痛不善。
從我聞是法， 莫起無恭敬；
當棄此憍慢， 致無量大安。
罪福無有常， 無恒無堅固；
如夢幻野馬， 空中電忽然。
雖以慕五樂， 猶渴飲鹹水；
離塵度世聖， 逮智能充飽。
等諸欲伎樂， 一切諸玉女；
女人各異心， 是時平等業。
不見利養伴， 友親諸眷屬；
除餘造善業， 不樂諸惡品。
是故俱和合， 各懷念慈心；
奉行真正法， 善行自充飽。
常思念諸佛， 在法無放逸；
樂戒博聞施， 忍辱仁和要。
曉了苦無我， 專精觀察法；
從因緣合成， 轉長勝垢濁。
覩見諸辯才， 無極之神足；
慧功勳自然， 造戒聞無逸。
修學無極解， 博聞無馳騁；
施調意智慧， 眾生故行慈。
常修行愍哀， 能成眾善法；
大要行為本， 言行常相應。
勿從他人教， 已寂然精進；
不以作逮得， 無作亦不安。
等意觀其本， 生死甚勤苦；
不以習離欲， 捨邪能究竟。
是故得閑靜， 宣布順慈心；
尊敬聽法會， 滅欲燒塵勞。

棄捐大貢高， 執持無諛詔；
以時進行道， 至滅度無為。
消愚眾濁冥， 智慧明化之；
棄結塵生網， 興發所應行。
雖有眾法師， 汝等修行義；
不在於彼見， 不違諸法訓。
若得佛道時， 轉法雨甘露；
淨洗其心垢， 諮受最法門。』』

普曜經所現象品第三

佛告比丘：「於時菩薩為大天眾，敷演經法，勸助開化咸令悅豫。問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或有言曰：『儒童之形。』或有言曰：『釋梵之形。』或曰：『大天王之形。』或有言曰：『息意天王形。』或有言曰：『阿須倫、捷陀羅、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形。』或曰：『大神妙天、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鳥形。』彼有梵天名曰強威，本從仙道中來，沒生天上，於無上正真之道而不退轉，報諸天子言：『吾察梵志典籍所載，歎說菩薩應降神母胎。』又問：『以何形往？』答曰：『象形第一。六牙白象頭首微妙，威神巍巍形像殊好，梵典所載其為然矣。緣是顯示三十二相。所以者何？世有三獸：一、兔，二、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雖差猛，猶不知水之深淺也；白象之渡盡其源底。聲聞緣覺其猶兔馬，雖度生死不達法本；菩薩大乘譬若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如是比丘，於是菩薩處兜術天，普觀天下，意欲降體白淨王宮。

「爾時王宮先現八瑞：一者、草穢瓦石諸垢不淨，悉為消除自然香潔，生眾雜華香氣苾芬。二者、其雪山邊，鳬鴈鴛鴦鷲鶴赤[口*(佳/乃)]，鸚鵡青雀哀鸞雜鳥，來詣王宮住宮殿上，軒牕門戶屏障籠疏，各各暢音柔軟妙雅。三者、白淨王宮後園遊觀流泉眾水，冬時始春皆生雜華，若干種寶奇雅妙好。四者、陂水浴池諸觀屋宅，悉自然生青蓮芙蓉，大如車輪其葉百千。五者、其蘇水器及麻油器石蜜器食之無減。六者、其王宮裏大鼓小鼓，箜篌琴瑟箏笛簫笳，不鼓自鳴演悲和音。七者、其王宮藏眾寶奇珍，明珠七寶衣被瓔珞，地中藏寶自然發出。八者、宮中光明普照內外蔽日月光。

「萬二千婁女歡喜悅樂，眷屬圍遶來詣王所；見王安坐，侍王之右，坐交露帳和顏悅色咸共賀言：『善哉！大王！願聽妾言，王得大願，眾寶瑞應咸一時至，當懷悅豫，時節和適國土太平；應八關齋，當抱慈心，不宜瞋喜；敬身愛彼，棄捐慳嫉愛欲邪見，消雪自大眾生患厭事，無復諸亂莫不歡喜，已入正真，無懷恨者；不聽十惡奉行眾善，王愍我等，建立至誠去諸塵意，莫受讒言兩舌彼此；慕樂戒禁將護宜適，念行功福慕樂道義；妾等亦當奉戒順命，棄捐愚冥，抱歡豫心，常自將護；彼樂圍遶永

得安隱，散華燒香已離諸欲，不懷異心，宿夜七日安和無難。今我等心，不在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其心戀慕欲聞正音，男女悉好猶若天人，遊戲樂施不志王榮，瓔珞之飾床座綻綻，諸好机延之中思善，皆悉踊躍安隱無亂。今者大王，宜視眾民猶若一子。』時王聞言，第一歡喜：『當如所願，不違汝意輒如所誓。』

「於時其王施宮媛女，如意所願皆為莊嚴，交餅清淨解散眾華，燒其香勳懸繪幢蓋，召二萬人悉使被鎧皆執兵仗侍衛左右，諸眷屬俱作諸伎樂，音聲悲和擁護王后，諸宮媛女各共圍遶，諸天玉女來洗浴之，香勳衣服眾寶瓔珞，僉然俱鼓百千妓樂，其音悲和。夫人適坐，天女來侍，以若干種眾雜天華金銀床[木*翕]，細軟綻綻以布其上，明月珠寶諸天玉女各齋香瓶，散華燒香。

普曜經卷第一

降神處胎品第四

「於是四天王、天帝釋、炎天子、兜術天子、無慢天子、善化天子、魔子導師、梵忍跡天、梵滿天、善梵天、光淨天、光音天、大神妙天、淨居天、竟往天、阿迦膩吒天，及餘無數百千天人，皆共集會轉相謂言：『今仁君等，假使菩薩獨往降神處於母胎，我等諸天不往侍從，墮無反復不識恩養。誰能堪任侍衛菩薩，降神入胎不離其側，如影隨形，乃至成佛；降伏魔官，而轉法輪，和慈四等至大滅度，以懷慈心，歡喜悅心，調和其心，而奉事焉；未曾遠離，不違要誓？』於是頌曰：

「『今誰能堪任，追侍常悅心；
誰得名稱力，自發長往侍？
忉利天誰意，捨安不樂天；
住在玉女眾，侍離垢月顏。
諸微妙最樹，雖貪天室宅；
屋宅化金色，當侍離垢威。
心念若干品，不慕其諍訟；
少欲如妙花，大男子所好。
言寂兜術天，諸天求大威；
所生常見敬，當樂無量稱。
慕應化妙本，自在諸天宮；
心吉皆奉行，當好是功勳。
魔王懷毒心，越度一切尊；
及愛此經法，自在度欲尊。
亦度於欲界，亦及梵所居；
修行四等心，在諸仙中上。
遊諸天殊特，如轉輪聖王；
室宅常安隱，侍離欲威尊。
欲得國君安，大財無極富；
眷屬無怨仇，侍送可敬順。
致財色豪位，名稱力功勳；
見歎及仁君，往侍送梵音。
欲得天人樂，及致三界安；
處安及法安，當侍大仙安。

若除姪怒癡，欲棄眾冥塵；
寂然心淡泊，侍從調定意。
學不學緣覺，當逮一切智；
十力師子吼，當侍從江海。
意勝閉惡趣，致安住甘露；
得成八正道，侍從降五趣。
其欲得見佛，欲聽大哀法；
慕致眾福祚，往侍自在聖。
盡生老死苦，欲解宛轉縛；
清淨如虛空，侍清明真人。
欲致一切敬，相好殊異德；
常欲濟彼己，當侍可愛敬。
戒定及智慧，此及無量稱；
究竟所生安，當侍彼大聖。
欲達深難解，玄絕難逮義；
欲得慧自解，當侍大醫王。』

「爾時諸天聞歎此偈，其四天王四萬人俱，百千忉利天、炎天、兜術天、無橋樂天、化自在天，各與百千諸天子俱，六萬魔天，前世積德修清淨行；梵迦夷天六萬八千，乃至阿迦膩吒天，與無央數百千眷屬；又有四方無數百千皆來集會。是諸天子各各嗟歎歌頌妙偈：

「『聽我無限言，意審至三乘；
棄欲樂安住，所慕此最淨。
大聖度降神，眾奉可重敬；
守德神仙護，微妙無害意。
執樂鼓和音，歎德海功勳；
歸命天人尊，聞菩薩上慧。
散花供養聖，奉仁名花香；
悅心天人尊，離欲安無患。
意妙清淨花，善願演光明；
迦夷散眾花，等供福清淨。
處胎無垢著，覺寤老病死；
悅心侍究竟，志懷奉恭敬。
天人獲善利，見舉足七步；
釋梵咸稽首，香水洗淨意。』

屈意隨世俗，天宮處塵欲；
普捨釋尊位，咸悅意侍之。
取草坐道場，得佛降眾魔；
梵勸轉法輪，僉共奉安住。
三界作佛事，甘露億載眾；
權化眾清涼，皆棄渴名稱。』

「於是欲行天人勝室，覩見菩薩姿色殊妙，心自念言：『今此真人清淨殊貌，其妃如類邪？尊人所厚咸皆羨之，各執花香抱愛敬心，志功福報願立神足。』適作是念，即時尋沒天人宮殿，在迦維羅衛大園觀中，寂然莊飭，其白淨王所可愛樂，難及大殿後宮苑囿，其處巍巍污塗香熏，清淨無垢光明福祚，威神成就，天人瓔珞一時并至；尋從地起見王妙后，舉身一指，現在虛空，各各相和而說偈言：

「『天玉女遊行，覩菩薩妙顏；
心中發是念，菩薩母何類？
手各執眾花，往聞生愛意；
既受持花香，叉十指作禮。
微妙氣雜香，投身自歸命；
吾覩名稱市，善見仁顏色。
亦欲覩殊異，玉女色最悅；
觀尊見其形，天眼自覩身。
是顏第一殊，至德生尊人；
明珠著好器，是器天中天。
手脚如甘露，來樂勝天人；
觀像無厭足，其心益踴悅。
威首照虛空，其明耀諸天；
離垢眾雜香，身演暉如是。
其色如紫金，威神耀諸天；
如蜂王成蜜，演淨塗香熏。
眼明如真金，光淨耀虛空；
所沒至清淨，而等於有無。
脾腫猶如象，其膝微平正；
手脚平等淨，玉女歎決疑。
如是多所觀，散花右遶之；
歎名稱佛母，還入其天宮。』

「爾時四天王、天帝、炎天，及無慢天、天龍、厭鬼，及害人鬼、阿須倫、捷陀羅、真陀羅、摩休勒，咸皆來至歸人中上，而在前導衛護至尊——將無惡物害意向之，若世俗人勿造危難——詣其王后所居宇宅，皆共清和，眷屬圍繞遊行虛空，一切吉祥令無違嬈，眾共宿衛；諸天子知悉欲往侍，悅心敬后執持花香，叉手十指為禮。見淨尊人，當降神故，師子大哀欲來生故，用道法故，皆當勸助護一切故。

「於是菩薩欲遷神時，東方極遠無數菩薩住兜術天，皆共來至於斯佛土供養菩薩；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十方無限諸佛世界，無數菩薩一生補處住兜術宮，皆來詣此供養菩薩。其四天王八萬四千諸玉女眾，忉利天、炎天、兜術天、無惱樂天、化自在天，各將侍從八萬四千玉女，鼓樂絃歌，來詣此土供養菩薩。於時菩薩，即坐首藏普德等集三昧定意，一切現大棚閣，并諸菩薩億百千載，諸天圍繞；動兜術天，適震動已，從身放光，具足廣普照此三千大千佛國土靡不周遍，曜幽冥處令覩大明，日月之光所不逮及；照於地獄、餓鬼、畜生、八難中人，蒙斯尊光普獲安隱。所蒙光處令其眾生，消姪怒癡，不懷自大，無有惱熱亦無貪嫉，皆懷慈心，相視如子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天人伎樂不鼓自鳴，百千億載音聲相和，無數天人念善思惟，彼大天宮無能毀壞，玉女百千各鼓琴箏在後侍從，以伎樂音嗟歎菩薩前世積德，而說偈言：

「『前世積功德，長夜來善本；

布施得真正，故今致奉敬。

尊本無數劫，惠施愛男女；

以斯施果報，雨天諸花香。

害身肉稱之，用哀愍鳥故；

由此布施果，餓鬼蒙食齧。

尊本無數劫，護戒無所犯；

由禁獲果報，消盡惡道難。

本無數億劫，志道行忍辱；

忍行致此果，慈心愍天人。

本無數億劫，上進無怯劣；

以是精進果，身好如須彌。

本無數億劫，禪思消眾塵；

以是一心果，不樂眾塵欲。

本無數億劫，行智斷貪欲；

以是智慧果，光明最清淨。

被鎧善伏塵，普愍念眾生；

仁德度彼岸，禮清淨安住。

光耀悉普照，皆除眾塵冥；

為三千目導， 禮最勝現道。
曉了神通飛， 顯示學究竟；
化度以種類， 稽首善船師。
皆學清淨辭， 示現沒終始；
未曾捨俗法， 於俗無所著。
其見求博聞， 弘利甚無限；
況復聽受法， 得信愛樂者。
兜術天忽冥， 閻浮利日出；
無思議億垓， 樂道消眾塵。
安隱快豐盛， 無數諸天俱；
玉女數音樂， 王舍聞悲和。
德威普滋茂， 覩母最妙顏；
子巍巍如此， 三界最吉祥。
不復失本誓， 無有貪恚諍；
恭敬普慈心， 於人中威神。
王國遂增益， 成轉輪王種；
迦維當豐茂， 寶藏又豐滿。
鬼閻叉厭鬼， 諸天龍鬼神；
往護人中尊， 不久得解脫。
讚佛積功德， 愛敬而奉事；
悉用勸其道， 速疾成導師。』」

佛語諸比丘：「于時菩薩過冬盛寒，至始春之初，修合星宿，春末夏初樹木彫落，初始花茂不寒不暑。時三界尊觀察十方，適在時宜沸星應下，菩薩便從兜術天上，垂降威靈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諸根寂定，[至*頁]首奮耀光色巍巍，眼鼻晃昱現從日光，降神于胎趣於右脅；菩薩所以處於右者，所行不左。王后潔妙，時晏然寐忽然即覺，見白象王光色如此，來處于胎其身安和，從始至今未曾見聞；身心安隱，猶如逮禪致正受矣。於時妙后衣毛為豎，[打-丁+(改-己)]拭衣服及塗香熏，身心欣喜尋從坐起，與婬女俱前後圍繞，從後宮出詣無憂樹，即時安坐無憂樹下。便遣侍女以此意旨啟白淨王曰：『天王自屈來覩所樂。』王聞踊躍即勅嚴駕，群臣翼從到無憂樹，不得入門，王自起想乘高象車，思惟須臾即說偈曰：

「『念曾處象車， 身重不如今；
光明入吾室， 問誰是何變？』

「於時有天，在虛空中化現半身，為白淨王說此偈言：

「『德行三界尊，慈哀成福祚；
菩薩遷兜術，大聖降妙后。
當叉手禮足，至神入彼室；
妙后觀其意，若干種微妙。
今以用是故，而有是變應；
示現於宮殿，未曾有虛妄。
淨如雪山王，其明超日月；
身形甚分明，大象強殊勝。
堅固猶金剛，思念行殊特；
而降神入胎，是故受我言。
覩三界迷冥，億載天歎詠；
不厭無瞋怒，心寂等安定。』

「時夫人出，為王說偈：

「『天王召梵志，曉了能解夢；
為我別此義，於國為吉凶？
大王受我言，梵志學經術；
當使在我前，聽說所夢意。
光踰日月明，形大好六牙；
故勇入我胎，當聽此意故。』

「時王請梵志問此意。梵志為王說偈言：

「『梵志聞是言，歡喜無不吉。
生子有相好，在家為聖王；
假愍世出家，成佛祐三界，
甘露普濟俗，為決所疑網。
受梵志好教，心中無所畏；
以服美飲食，其身永安隱。』

「時白淨王心自念言：『何所屋宅安於妙后使無眾難？』時四天王詣白淨王，而謂王言：『大王安意，今我等身當為菩薩造立妙宅。』時天帝釋、炎天、兜術天、無憍樂天、化自在天，往詣王所各上天宮，王后處中。兜術天王曰：『還持本宮奉上菩薩，使處其中。』化自在天曰：『我有宮殿欲界最上，光蔽諸天令如聚黑，當令王后身處其中，花香伎樂奇異之饌供養妙后。』如是比丘，一切欲界天王俱來詣迦維羅衛貢上宮殿，一心自歸供養菩薩。

「時白淨王亦在其上，興立宮宅嚴好如天。於時菩薩承大淨定，使其王后普見宮殿，身處其中皆懷菩薩。時諸天王所上宮殿各不相見，各自念言：『今菩薩母在我宮

殿，不在餘所。』」時佛即說偈言：

「住大淨三昧，所化不可議；
普悅諸天意，先現瑞所應。」

佛語比丘：「於時菩薩坐於寶淨交露棚閣，處妙后右脇所坐寶淨棚閣，殊妙栴檀而香熏之；其香遍勳三千世界，巍巍奇異強若金剛，軟如天衣，香氣芬馥徹於十方。其菩薩交露宮殿，欲界諸天嚴淨宮殿，常皆現在菩薩宮殿；其處菩薩臨降神胎。應時其夜下方水界六百六十萬由旬，生大蓮花，上徹梵天永無見者，唯有梵天名音聞，百萬諸佛土威神光耀，普遍三千大千世界，皆現目前獨見之耳。又其梵天執金剛器，百味食飲奉侍菩薩。菩薩食之，覩觀十方無能服食；是一涕之供堪任服消者，獨有一生補處菩薩能消化耳，又有宿世功福積德道慧所致。諸尊天帝釋梵王，咸來稽首歸命聽經。於是菩薩舉一手指，自然化現別異床[木*翕]，釋梵四王各從本位而坐其上。已見坐定為講說法，開化其心咸皆悅豫。菩薩覩之欲得還歸，下其右手使不復現，釋梵四王尋即知之，菩薩遣證，右繞菩薩便即還宮；以是之故菩薩處其右脇。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無數百千菩薩，咸來見之，稽首作禮欲得聽經。菩薩見來，演身光明，化清淨坐即皆就床，各各啟問無極大乘，廣為分別，各不相見，以是之故菩薩演寂光明照諸天人。

「其菩薩母悉不知之，亦無所聞，唯覺己身輕便柔軟安隱無橫，無姪怒癡、不想三毒，亦無寒熱及諸飢渴，不汚聖體及餘手指，無有不可。亦不遇惡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見惡夢亦無惡露。迦維羅衛及遠大國，天、龍、鬼神、乾沓惄、阿須倫、加留羅、真陀羅、摩休勒，男女大小歡喜踊躍不懷異心，若有諸病風寒熱氣疾，眼耳鼻口身心之疾，脣齒咽痛塵勞狂病顛疾，金瘻癥瘡，詣菩薩母，母舉右手而摩其頭，病皆除愈各還其家。於時王后取草作籌，殊妙自然著於地上，持與諸病即得安隱，無復所患。時菩薩母使眾疾患住其右邊皆得安隱，無復眾病，各歸其處。諸可來者觀后右脇，悉見菩薩降神母胎，鮮潔清淨猶如明鏡照其面像，歡喜踊躍皆蒙濟度。

「菩薩在胎，自然天樂而相和鳴，雨天香花常以時節，春秋冬夏自然降矣。幢蓋繒綵展轉往來，國土安隱豐熟熾盛，無有溝坑荆棘之穢，有諸幡蓋遍迦維羅衛城。釋種諸姓及與萬民，飲食娛樂鼓舞歌戲，好喜布施積功累德，皆共相樂周竟四月。其白淨王淨修梵行，棄捨國事不加刑罰，行法為本不慕世榮。於是菩薩在胎十月，開化訓誨三十六載諸天人民，使立聲聞及諸大乘。」於是頌曰：

「菩薩處母胎，牆壁屋室地；
自然金色光，天喜成法王。
莊嚴大宮殿，見中跏趺坐；
導師處名香，其香聞三千。
大千下方出，大蓮花香淨；

乃徹至梵天，取精授菩薩。
菩薩能消服，餘人不能堪；
無數劫熟精，服食身心淨。
釋梵四天王，稽首供養佛；
奉事聽正法，右繞皆還歸。
樂法菩薩來，妙光淨無礙；
轉聽尊法樂，聞說皆歡喜。
四方男女來，鬼燒心迷惑；
見王后心解，意安還歸家。
得風寒熱毒，眼耳鼻口病；
及若干疾患，后摩頭得安。
若取一籌涕，與之病皆愈；
無疾安歸家，處胎為墾王。
十方諸菩薩，目自見王后；
如日月在空，覩菩薩眷屬。
無姪怒癡患，無貪嫉恚想；
其心常歡喜，無餓渴寒熱。
天樂不鼓鳴，天雨淨花香；
天人非人見，未曾懷害心。
天人樂飲食，無數樂悲和；
時雨豐賤樂，草藥花菓茂。
王宮雨七日，貧取食布施；
安貧苦稽首，禮和眾如山。
白淨王常悅，行法不領國；
入靜問皇后，懷聖身安不。」

欲生時三十二瑞品第五

佛語比丘：「滿十月已，菩薩臨產之時，先現瑞應三十有二：
「一者、後園樹林自然生果。
「二者、陸地生青蓮華大如車輪。
「三者、陸地枯樹皆生華葉。
「四者、天神牽七寶交露車至。
「五者、地中二萬寶藏自然發出。」

「六者、名香妙熏遍布遠近。
「七者、雪山中出五百師子，羅住城門無所燒害。
「八者、五百白象子羅住殿前。
「九者、天為四面細雨澤香。
「十者、其王宮中自然泉水，百味飲食給諸虛渴。
「十一者、諸龍玉女在虛空中，現半身住。
「十二者、天萬玉女把孔雀拂，現宮牆上。
「十三者、諸天玉女持萬金瓶盛滿甘露，住虛空中。
「十四者、天萬玉女手執萬瓶皆盛香水，行住虛空。
「十五者、天萬玉女手執幢蓋而住侍焉。
「十六者、諸天玉女羅列而住，鼓百千伎樂在於虛空自然相和。
「十七、四瀆江河清澄不流。
「十八、日月宮殿停住不進。
「十九、沸宿下侍諸星衛從。
「二十、交露寶帳普覆王宮。
「二十一、明月神珠懸於殿堂光明晃昱。
「二十二、宮中燭火為不復明。
「二十三、篋笥衣被在架上。
「二十四、奇珍瓔珞一切寶藏自然為現。
「二十五、毒虫隱藏吉鳥翔鳴。
「二十六、地獄皆休毒痛不行。
「二十七、地為大動丘墟皆平。
「二十八、四衢街巷平正散花。
「二十九、諸深坑塹皆悉為平。
「三十、漁獮怨惡一時慈心。
「三十一、境內孕婦產者悉男，聾盲瘡痘殘百疾皆悉除愈。
「三十二、一切樹神半身人現低首禮侍。

「是為三十二。當此之時壇場左右，莫不雅奇歎未曾有。

「爾時王后臨產菩薩，承道威神，即於初夜起著服飾，將諸侍女往詣王所，聽我所言：『思入園觀從來久遠，假使大王不以為難，不懷瞋妬，乃敢往詣，在彼寂然思惟法典。』

「時王答曰：『今懷聖人亦可行觀，樹木華實皆以茂盛，宜知是時。既有宮殿好妙屋宅，若干種樹眾果芬華，甚可樂喜，無轉悔心。』

「后聞歡喜。王勅嚴駕及諸侍從，雲母寶車，六千乘，皆共同色，光耀人目；二百白象前導，眾寶明珠垂絡諸象；象皆六牙，悉象中王，盡以紫金雜廁象身，微風吹之，噭噭相和，懸諸繪幡皆勇戰鬪；時世和安無有爭心，眷屬圍繞宿衛王后，隣邇樹下。

「天帝釋梵四王皆共翼從，諸天散華速行案行，宮殿屋宅時還反意，眷屬聞之輒即受教，案行掃除，王后當來，國主當至，還報嚴淨，聞之歡喜。尋入宮宅，是我所喜意中所樂，皆悉平正無有傾邪。可坐禪思，威光輝曜其香芬熏，清涼甘美音聲柔軟，若干奇寶瓔珞其身，莊嚴要妙見者皆歡；諸音樂器筩簫鼓吹，若干種品相和而鳴，諸天玉女聞柔和應；又見王后處一好車，男女大小色像皆同不異，各御車乘，法無殊特，欲使王后不聞惡音。象馬乘步若干種兵，各各嚴飾住於門外。聞大洪音始出門時，百千聲響皆稱萬歲。其車嚴飾行止安詳，天師子座作四寶樹，枝葉華實皆悉茂盛，鳬鷹孔雀暢悲和音。豎幢幡蓋七寶交露車，時諸天人住於虛空，將御此車亦暢和音。」

「爾時王后坐師子床，六反震動三千國土，諸天散華；聖今日生，為在隣邇樹下，為天中天。其四大天王挽王后車，其天帝釋淨治道路；又梵天王列在前導，百千天人頭面稽首；父王覩此心中欣然，則自念言：『是必正真天人之尊，乃使四王天帝釋梵咸來供養，果當成佛，未見三界致是恭敬，天龍尊神釋梵四王，設遭破首亡失身命，當供養聖終不捨去。』」

「爾時王后象馬寶車，步人從者各八萬四千，眾寶嚴飾兵仗嚴整，雄傑勇猛左右重行前後圍繞，六萬姝女前後導從。」

「白淨王親釋種長者，有四萬人皆來侍從，六萬四千國王內伎送菩薩母，天玉女、龍王妻，捷陀羅、真陀羅、摩休勒、阿須倫諸妻室，各八萬四千，各各嚴飾，眾寶瓔珞莊校其身，鼓若干樂音聲各異，咨嗟歌歎菩薩母德；皆共侍送至隣邇樹，修治道路香汁灑地，以散天華，一切諸樹皆生華實，木蜜栴檀香流十方，是諸樹者諸天所化。」

「爾時王后適上寶車，天玉女從，樹木奮光名香好熏，供奉王后；殊妙眾珠雜寶以成，是樹莖節枝葉華實皆香，若干幡綵嚴餅周遍，其地平正廣長無穢，生柔軟草自然布地猶如天衣，承如往古諸佛之法。」

「又諸天人一時咸鼓百千伎樂，侍從王后。王后適至於此樹下，菩薩威神樹躬屈枝，自歸王后；虛空諸天稽首為禮，日月光明清淨無垢，諸天玉女[口*咨]嗟功勳，至於樹下樹神歡喜。何故有是感應？今我等身堪任供養，所往奉敬，從無澤獄，上至上界三十三天，無懈廢者，消生老病死，威光超絕除眾闇冥。今聖人生，如樹茂盛華實芬葩，億萬諸天亦遙稽首，震動天地至乎六反，皆為大明光明清淨，百千伎樂亦同俱作。」

「離欲諸天深大悅喜，今日聖人普愍一切，釋梵四王歡喜作禮，其人中尊德超日月，在於胎中演金色光，光蔽日月諸天梵釋，亦皆覆蔽其百千億諸佛國土；消諸惡趣，眾生普安無復苦患，諸天百千咸共散華，樂處金剛其精進力，從下方界自然出生七寶蓮華。」

「爾時菩薩從右脇生，忽然見身住寶蓮華，墮地行七步顯揚梵音，無常訓教：『我當救度天上天下為天人尊，斷生死苦，三界無上，使一切眾無為常安。』天帝釋梵忽然來下，雜名香水洗浴菩薩，九龍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聖尊，洗浴竟已身心清淨；所在遊居道超具足，生於大姓如正真寶，奇相眾好應轉法輪，若轉輪王處在三界，以一道蓋覆於十方。其白淨王心中坦然踊躍無量。」

「爾時五千青衣各各生子，皆為力士，現大小等給使白王；八百乳母亦各生子；百千象生；白馬生駒，形色如雪毛衣滑澤；黃羊生羔子，即有二萬。交露寶車聖經行時，亦復稽首，今當如行何所施作，德過諸天，然大變化不可限量，生業廣大，由是之故，光明普曜。五千玉女香華自熏，各持油香詣菩薩母，志大乘業；諸天來賀，將無勞倦，五千玉女皆來侍衛，各持華香賀菩薩母，衣被屋宅猶若天上；諸童子等請五百席，詣菩薩母，將無勞倦；重以瓔珞莊嚴其身，菩薩無畏必成佛道。」

佛告比丘：「菩薩生時其母安隱，無有瘡癩亦無痛痒，平復如故。應時前後五千玉女，齋天香薰及持油香，奉菩薩母，長跪問訊將無勞倦。」

「五千玉女奉天醫藥，五千玉女齋寶瓔珞，五千玉女齋天被服，五千玉女齋天伎樂奉菩薩母，各各問訊言：『將無勞倦。』今此天下五通仙人輕舉虛空，忽然來現白淨王前。」

佛言比丘：「菩薩生時夙夜七日，伎樂眾供百種飲食，隣韓樹下奉菩薩母，布施、持戒、忍辱、精進興功立德。」

「時三萬二千梵志，常齋所乏，日日供給充飽所欲，天帝梵王化作儒童，端正姝好在梵志眾，說吉祥偈：

「『寂滅諸惡趣，使眾生普安；
眾生以和安，一切皆無患。
如光消眾冥，諸天光照穢；
德徹諸光明，令蔽不復現。
不見餘業時，亦復不聽聞；
佛光適出現，為世之大聖。
不遇塵勞病，慈心愍眾生；
梵天億百千，來供養無量。
如樹華茂盛，安住於平地；
眾人皆往歸，一切悉採取。』

猶如此世間，游泥生蓮華；
世護明如是，將養治一切。
譬如柔軟衣，熏以天名香；
若有疾病人，當為療醫王。
假使有離欲，在色界和音；
叉手為作禮，則為說眾祐。
若諸天人民，覩天人柔軟；
展轉相敬重，為眾之導師。
若如清淨水，普有所茂盛；
以是正見故，所居常安隱。』』

佛告比丘：「於時菩薩生七日後，其母命終。於比丘意所趣云何？七日命終，菩薩咎也？莫作是觀。所以者何？本命應然。菩薩察之臨母命終，因來下生，懷菩薩時，諸天供養至見生矣，以服天食不甘世養，本福應然。去來今佛皆亦如是，母七日終。所以者何？菩薩生時，母根身具無有[(乖/土)*央]漏，應受忉利天上功祚服食，上忉利天。適昇彼天，未生菩薩時，諸天所送宮殿屋宅，所可住止講堂處所，諸供王后，五千諸瓶所盛香水，五千玉女各移床座，五千玉女手持冠幘，執澡香水在前灑地；五萬梵天各執寶瓶，稱歎萬歲；二萬諸龍寶瓔珞身，二萬白象珠寶珞身，二萬車乘建立幢蓋，寶交露車在後侍從；四萬步兵勇猛傑異，菩薩後行。又虛空中無數億載天人，忽然興立紫金牆壁，供養菩薩母。其夜菩薩降神之時，即夜欲界所可莊嚴無極大殿，二萬魔妻手執寶縷，來侍菩薩母；又二萬人瓔珞嚴身，應時彼夜兩玉女聞，有一姝女非人玉女，若覩面色其欲興隆。

「時菩薩德威神所致，此迦維羅衛大城之中，五百長者皆是釋種，各各建立五百屋宅，入羅衛城，時為菩薩開其城門，身命自歸，白菩薩言：『一切義吉，唯屈入此諸天處所，是清淨處，普眼降此，有大宮殿名護淨華，菩薩應處。』

「諸大梵志豪姓釋種，時白淨王，隨時屈意入其舍宅，用菩薩故，入五百宅功勳和安，修行正真。

「五百車匿各各發言：『我等之身奉事供養新生太子。』或有說言：『太子聖明善制訓教，端正殊妙年幼難及。』

「又今太子轉當長大，誰能養育令長大乎？皆和共議：『唯大愛道能育慈心，推燥居濕飲食乳哺使長大耳。』大愛道者，太子姨母，清淨無夫，是能堪任常不遠離。

「時白淨王，與諸釋種和同共往，詣大愛道說是意故：『太子母終，爾時姨母乳哺令長。』時大愛道則然可之。

「王會釋種欲試問之：『今者太子當作國主？若當出家？欲決此疑。』眾釋啟曰：『竊聞雪山有仙梵志，名阿夷頭，耆舊多識明曉相法。』王大歡喜，因嚴駕白象欲

詣道人，諸天龍神現無數變，導從侍衛。

「時阿夷頭覩諸神變，知白淨王生聖太子，威神光曜過天世人；心懷欣豫欲往親覲。」於是世尊重為眾會，而說頌曰：

「仙梵阿夷頭，見天飛虛空；
形貌紫金色，覩之大歡悅。
天須輪金翅，為真陀是佛；
聞是要句悅，天眼觀十方。
而名稱若干，德如山高峻；
猶樹軟華實，所住三界尊。
普地平若掌，如天悅不迷；
如海王有寶，現法道如是。
如滅惡無苦，若天遊虛空；
聞天柔軟音，三界現寶瑞。
阿夷觀天下，察迦夷白王；
見生福相好，覩之歡悅往。
住於王宮門，覩無數億眾；
視青衣問曰：『善哉王所在？
欲前覲國王。』門吏見仙老，
歡悅入啟白，王勅使令前，
布座速迎之。阿夷聞悅喜，
心中懷飢虛，問尊聖所在，
年朽不數現。王告令就坐，
問何故自屈？『見眾變故來。
生子聞第一，身相三十二；
欲見普吉義，吾身以故來。』
『善來吾樂之，今適寂淨眠；
且待須臾覺，見妙如滿月。』

「於是阿夷心懷愕然，以偈報王曰：

「『從無央數劫，精進積德行；
覺來以久遠，安得復睡眠？
世世行布施，愍傷諸窮厄；
所有無所惱，安得復睡眠？
奉清淨禁戒，護法無所犯；
欲愍濟一切，安得復睡眠？

常忍辱仁和，其心不懷恨；
執心若如地，安得復睡眠？
精進如月初，目前不懈怠；
遊見十方佛，安得復睡眠？
一心常禪思，未曾有亂想；
意定如大山，安得復睡眠？
智慧無不達，聖明踰日光；
無所不開解，安得復睡眠？
常奉四等心，行慈悲喜捨；
如梵無放逸，安得復睡眠？
遵修四恩行，惠施及仁愛；
利人復等利，安得復睡眠？
奉三十七品，意止斷根力；
神足覺八道，安得復睡眠？
常行權方便，隨時而開化；
往反度一切，安得復睡眠？
其心常寂然，定意不放逸；
入此深三昧，安得復睡眠？
觀彼我本末，覩見十方佛；
解之悉本無，安得復睡眠？
常行三脫門，空無相諸願；
有無無所着，安得復睡眠？
大慈無蓋哀，法船遊三界；
度脫諸生死，安得復睡眠？
道德如虛空，為眾故自下；
緣是化三乘，安得復睡眠？
虛空尚可度，海水知幾滯；
草木悉能計，安得復睡眠？
願王聽我言，子德無可喻；
慧過眾塵數，安得復睡眠？
降神於母胎，所度不可量；
非小節所達，安得復睡眠？』

「於是菩薩從寐覺起，大愛道白[疊*毛]裹抱來詣王所；王賜黃金白銀各一囊賜道人，道人不受。

「披[疊*毛]相太子，見三十二相：軀體金色，頂有肉髻，其髮紺青，眉間白毛，項出日光，目睫紺色，上下俱眴，口四十齒，齒白齊平，方頰車廣，長舌七合，滿師子膺，身方正，修臂指長，足跟滿安平正，內外握網縵掌，手足輪千輻理，陰馬藏，鹿腸腸，鈎鎖骨，毛右旋，一一孔一毛生，皮毛細軟不受塵水，胸有卍字。阿夷見此乃增歎，流淚悲不能言。王及大愛道心懷惶懼，拜手而問曰：『有不祥乎？願告其意。』舉手答曰：『吉無不利。敢賀大王，得生此神人！昨暮天地大動，其正為此。如我相法，曰王者生子，而有三十二大人相者，處國當為轉輪聖王，自然七寶千子，主四天下治以正法。若捨國出家，為自然佛度脫眾生。傷我年已晚暮當就後世，不覩佛興、不聞其經，故自悲耳。』

「王深知其能相，為起宮室作三時殿，各自異處；涼時居秋殿，暑時居涼殿，寒雪時居溫殿；選五百伎女，擇取端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數伎，皆以白珠名寶瓔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其殿前；列種甘果樹間浴池，池中奇華異類之鳥，數千百種，嚴飾光明，趣悅太子，意欲不令學道；宮牆牢固，門開閉聲聞四十里。」

佛告比丘：「菩薩生已，大神妙天告諸淨居：『菩薩大士，無數億載積功累德，淨其道場，布施博聞，禁戒清徹，勸修正行，大慈大哀，以是悅護一切眾生，使立大安。』

「菩薩精進堅強無傾，被大弘誓，於過去佛殖大德本，相有百福莊嚴聖體，所作安和與眾超異；心意清明所御無垢，以此淨行立成大慧無極法幢，諸有俗力自然為伏；三千大導天人奉事，建立大祠所導無礙，惟重道德斷生死原，興顯大乘。

「適生墮地在於王家，緣是眾生被蒙弘猷，覺未覺者，宜往稽首嗟歎功德奉事供養。為餘天人不解法者，貢高自大不識至真，顯示大道無極至業，若干菩薩威聖超絕咸來供養；以聞見此，增益國王土地功勳，覩說生時聖慧巍巍，觀其真諦莫不發意，往到彼還，所度無極。」於是頌曰：

「生時德如海， 大神妙說是；
無數劫難聞， 往奉仁中尊。
淨天具百千， 明珠莊嚴身；
悉備威儀往， 自投歸至尊。
諸天長夜護， 住眾德淨門；
莊嚴寶瓔珞， 色好如月滿。
光光不逮聖， 聞不及一步；
無敢越三界， 三界無能當。
身演清淨光， 言和無能違；
識深修善業， 天人莫能踰。」

過名香眾勲，恭敬而奉養；
未曾見太子，承事天中天。
阿夷便白王，相師欲求見；
威儀德神聖，王聞第一喜。
門吏啟王入，人尊以聽之；
手執華歡喜，神入聖屋宅。
其王以見入，即起叉十指；
紫金寶腳床，請仁坐此榻。
即坐四見達，王問所以來；
生子身德具，行真故來見。
聖明相好備，不知所歸趣；
是故煩床坐，唯示嚴相好。
此眾圍遶來，家樂上太子；
奉敬天示之，出門歎未有。
見妙勝導師，紫金覺聖威；
即起覩顏貌，稽首離垢光。
盡壽見歡喜，威德無見頂；
白毛天中蒔，成佛降眾魔。
嗟歎至真德，消除眾塵勞；
寶師子來現，當刈生死垢。
三世三垢熾，從相起毒垢；
法雨療三千，甘露滅塵勞。
慈燈見哀勲，梵音聲柔軟；
教告三千界，口宣大法響。
壞外學邪逕，眾罪所見縛；
因緣不聞空，法勇化小節。
滅癡大火煙，淨眾大聖教；
見世智慧明，滅眾闇冥識。
天人獲善利，及見淨真正；
空蓋興天路，人寶無所諍。
迦維天雨華，奉禮右繞之；
歎佛歎國土，昇虛空還天。」

普曜經卷第二

普曜經卷第三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入天祠品第六

佛告比丘：「菩薩適生，當爾之時，君子梵志長者二萬婦生，二親歡悅，皆奉菩薩給使左右。」

「爾時白淨王，供給菩薩二萬妓女走使所當；諸家親族二萬妓女，貢上菩薩，大臣百官復有妓女二萬，奉上菩薩；尊豪諸釋咸共集會，來至王所，前啟白言：『王當知之，宜將太子至於天祠。』王然可之。皆勅城內掃除衢路，四徼諸道諸曲里巷，莫有不淨不吉之事，瓦石溝坑不淨之地；病疾盲聾勿有惡聲，散華燒香選吉祥音，懸幡繪蓋，莊嚴門戶。王還入後宮，以告大愛道，擁護太子將詣天祠。太子在座即時微笑，面目喜悅，頒宣此言：『吾身和安，何緣相將欲詣天祠？』太子沐浴，重加大笑，即說偈言：

「『初生動三千， 釋梵須倫神；
日月息天王， 來稽頭面禮。
何有天過是， 將吾到其所；
超天天中天， 天無比況勝。
隨俗來現此， 現瑞人歡喜；
若干種奉養， 過聖天中天。』」

佛告比丘：「於時嚴飾諸吉祥業長者梵志，諸郡縣邑尊者居士，妻息侍從大臣散王，門吏令吏親族知識，散華燒香，乘象馬車國王侍臣，俱將太子往入天祠。適入天祠，因住祠上，諸天形像無有想念，日月諸天、息意天王、釋梵四王，各捨本位尋時來下，五體投地禮菩薩足；諸天人民百千之眾，嘿然歎吒稱揚洪音，歎未曾有，歡喜踊躍；天地大動天雨眾華，百千伎樂不鼓自鳴，諸天形像現其本身，禮菩薩足則在前住，於是頌曰：

「『須彌比芥子， 過天龍王變；
日月禮螢耶？ 慧德豈禮敬？
三千界自歸， 芥子比須彌；
牛跡比大海， 上尊喻日月。
若能禮其尊， 功德不可計；
各各得安隱， 德豐無限量。』」

「菩薩入天祠時，三萬二千天子，見顯威德，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以是之故，將菩薩行入於天祠。時有梵志名曰火炎，於是其父與五百眷屬圍繞，執七寶蓋貢白淨王

，口說此言：『以供太子。』王即受之，召五百釋子，五百瓔珞手腳頭耳，臂著瓔珞，沸宿即時來詣王所而謂王言：『宜令太子沐浴澡洗，乃著瓔珞而供養之。』王報之曰：『我為太子亦作瓔珞。太子著之，七十七日吾乃應義。』過此夜已，其日月初有一遊觀，名離垢淨，菩薩出觀，其大愛道抱將來出，八萬眾女來迎菩薩，稽首為禮。諸釋一萬人奉迎菩薩，五千梵志亦復奉迎，其諸釋種作眾瓔珞奉菩薩者，令菩薩著。適被在身，即時闇冥，菩薩威光令無有耀，猶如墨聚在紫金邊。有一長者名曰離垢，服上好妙英住菩薩前。時白淨王及諸釋種以偈讚曰：

「『嚴三千世界，遍佈清淨寶；
皆為紫磨金，不及此光明。
雖有紫磨金，不如一毛光；
明耀消諸光，在聖邊如墨。
以道德莊嚴，瓔珞奄無耀；
日月明珠光，釋梵明不及。
宿相好嚴身，寶英安能勝？
莊嚴莫如佛，蔽嚴不及度。
道嚴淨安明，適生嚴種姓；
演光眾歡喜，長蓋其種族。』」

普曜經現書品第七

佛告比丘：「爾時太子厥年七歲，興顯無數百千吉祥，一萬童子、一萬女子，一萬車乘載若干種饌、具足眾寶，至迦夷國置四徼里，諸街曲頭作眾伎樂；在諸樹間，莊嚴棚閣軒牕門牖，其諸眾女文飾瓔珞，而處其上散華燒香；八千眾女淨治道路，奉迎菩薩。諸天龍神及健沓和，在虛空中各各異形，散華燒香垂珠幡綵，一切眾釋前後導從白淨王俱，行迎菩薩。菩薩乘羊車將詣書師，適入書堂欲見其師，師名選友，時見威神光曜，不能堪任，即僻墮地。兜術天上有一天子名曰清淨，即前牽手令從地起，置於座上，在大眾前，說此偈言：

「『現世釋中生，在俗學伎術；
計校及書疏，無數劫已了。
救眾生故現，博學示入師；
度無數童子，惠眾入甘露。
度世解四諦，了報應因緣；
有成必滅盡，況今此書堂。
於三世最明，天人第一尊；
書堂化若干，無數劫學斯。』

眾生心多念， 真聖專知本；
是色其無念， 立或化貪形。』

「爾時菩薩與諸釋童俱住，菩薩手執金筆栴檀書隸，眾寶明珠成其書狀，侍者送之。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法留而相教耳，無他異書。』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書正有二種。』師問：『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太子答曰：

「『《梵書》(一) 《法留書》(二) 《佛迦羅書》(三) 《安法書》(四) 《曼法書》(五) 《安求書》(六) 《大秦書》(七) 《護眾書》(八) 《取書》(九) 《半書》(十) 《久與書》(十一) 《疾堅書》(十二) 《陀比羅書》(十三) 《夷狄塞書》(十四) 《施與書》(十五) 《康居書》(十六) 《最上書》(十七) 《陀羅書》(十八) 《法沙書》(十九) 《秦書》(二十) 《匈奴書》(二十一) 《中間字書》(二十二) 《維耆多書》(二十三) 《富沙富書》(二十四) 《天書》(二十五) 《龍書鬼書》(二十六) 《撻沓和書》(二十七) 《真陀羅書》(二十八) 《摩休勒書》(二十九) 《阿須倫書》(三十) 《迦留羅書》(三十一) 《鹿輪書》(三十二) 《言善書》(三十三) 《天腹書》(三十四) 《風書》(三十五) 《降伏書》(三十六) 《北方天下書》(三十七) 《拘那尼天下書》(三十八) 《東方天下書》(三十九) 《舉書》(四十) 《下書》(四十一) 《要書》(四十二) 《堅固書》(四十三) 《陀阿書》(四十四) 《得畫書》(四十五) 《厭舉書》(四十六) 《無與書》(四十七) 《轉數書》(四十八) 《轉眼書》(四十九) 《閉句書》(五十) 《上書》(五十一) 《次近書》(五十二) 《乃至書》(五十三) 《度親書》(五十四) 《中御書》(五十五) 《悉滅音書》(五十六) 《電世界書》(五十七) 《馳又書》(五十八) 《善寂地書》(五十九) 《觀空書》(六十) 《一切藥書》(六十一) 《善受書》(六十二) 《攝取書》(六十三) 《皆響書》(六十四)』

「太子謂師：『是六十四書，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時師選友歡然悅豫，棄捐自大，說是偈言：

「『難及真淨尊，在世興悲哀；
悉學一切典，現入書教中。
咸宣諸書名，吾不知本末；
皆達此眾書，故復示入學。
不敢觀其頂，惟覩人禮拜；
云何令大聖，宣諸書眾數？
天中天過天，諸天中最上；
至尊無等倫，在世不可喻。
以是威神故，嚴淨用善權；
誰能及清明，皆度諸世間。』

「時一萬童子，與菩薩俱在師所學，見菩薩威德建大聖慧，分別書字而宣之曰：

「『其言無者；宣於無常、苦、空、非我之音。』

「『其言欲者；出淫、怒、癡諸貪求音。』

「『其言究者；出悉本末真淨之音。』

「『其言行者；出無數劫奉修道音。』

「『其言不者；出不隨眾離名色之音。』

「『其言亂者；出除濁源生死淵音。』

「『其言施者；出布施、戒、慧明正音。』

「『其言縛者；出解刑獄考治行音。』

「『其言燒者；出燒燒罪塵勞欲音。』

「『其言信者；出信、精進、定、智慧音。』

「『其言殊者；出超越聖無上道音。』

「『其言如者；出於如來無所壞音。』

「『其言寂者；出觀寂然法惔怕音。』

「『其言沒者；出消瞋厭諍訟之音。』

「『其言作者；出罪福報從行受音。』

「『其言智者；出一切智慧無壞音。』

「『其言魔者；出降魔力及官屬音。』

「『其言害者；出棄自大邪見之音。』

「『其言逝者；出於正法無憤亂音。』

「『其言止者；出世俗力無畏之音。』

「『其言生者；出度眾苦老病死音。』

「『其言意者；出意堅強獨步三界音。』

「『其言法者；以法等御救濟周旋往反之音。』

「『其言歎者；出隨所願開化諸音。』

「『其言難者；出除八難罪殃之音。』

「『其言盡者；出於盡滅無所生音。』

「『其言處者；出消處所顛倒之音。』

「『其言慧者；出智慧聖無罣礙音。』

「『其言是者；出歸善惡殃福之音。』

「『其言有者；出諸所行三有之音。』

「『其言棄者；棄諸所趣吾我詔音。』

「『其言己者；出己所起善惡業音。』

「『其言我者；出滅身垢愛欲之音。』
「『其言垢者；出諸嫉妬等善惡友稱平等音。』
「『其言數者；出諸所數調無明音。』
「『其言處者；出處不處有齊限音。』
「『其言若者；度若干想眾亂放逸寂希望音。』
「『其言果者；證諸果實無所住音。』
「『其言除者；出不貪己除五蓋音。』
「『其言邪者；出邪疾患除憂惱音。』
「『其言慧者；出布施、戒、博聞之慧無妄想音。』

「爾時菩薩為諸童子，一一分別字之本末，演如是像法門諸音，在於書堂漸開化訓誨；三萬二千童子勸發無上正真道意，是故菩薩往詣書堂，示從師受。

普曜經坐樹下觀犁品第八

「爾時太子年遂長大，啟其父王，與群臣俱行至村落；觀耕犁者，見地新墳蟲隨土出，烏鳥尋啄。菩薩知之故復發問，問其犁曰：『此何所設？』答曰：『種穀用稅國王。』菩薩歎嗟，乃以一夫令民憂擾，畏官鞭杖加罰之厄，心懷恐懼忽忽不安，人命甚短憂長無量，日月流邁，出息不報就於後世；天人終始，三惡苦患不可稱載；五趣生死輪轉無際，沈沒不覺毒痛難喻；入山成道，乃度十方三界起滅危厄之患。

「觀犁者已更入遊觀，時菩薩遊獨行無侶，經行其地，見閻浮樹蔭好茂盛，則在彼樹蔭涼下坐，一心禪思三昧正定，以為第一。時有外學五百神仙，飛行虛空從南至北，欲越叢樹不能得過，定住不前。遙見菩薩，因共歎詠觀身功勳，其德巍巍，猶如須彌大金剛山，如妙明珠安不可動；像閻羅王鬼捷沓和耶？今坐樹下，心如虛空將是定坐，為何吉祥？儻令我等失神足乎？察見愍哀甚大光耀，明顯灼灼，心自念言：『為是神祇毘沙門天大財富者，若是天子上天帝釋，日月之明轉輪聖王也。』時虛空天即說頌曰：

「『色勝息天王，若是離怨天；
若無量金剛，是尊為丈夫。
殊過諸天神，其光如月滿；
在世為最上，是者不可限。
此德不可量，為天捷沓和；
功勳明光光，增此億載行。
常退還神足，將是世千眼；
四方護天王，須倫梵中尊。
而執眾吉祥，此者能堪任；

能坐如是前，觀之無等倫。』

「爾時五百仙人聞虛空天所可歎詠，即下住地。觀見菩薩神思坐定，身不傾動、心不邪念，即大歡喜；察於菩薩功德巍巍不可限量，其德高遠不可為喻，天人之尊未曾見聞，宿命餘福今乃覩耳。以為欣慶，即說頌曰：

「『世興塵勞火，得道滅眾患；
在世如須彌，是能成道法。
得勝除眾色，尊行難如海；
得道染以慧，靡不得蒙度。
解身之繫縛，以逮成道法；
悉當度脫之，不見魔境界。』

「時王群臣及大眾人，各各馳走欲見太子今為所在？遙見諸臣逐之隨後，見闍浮樹下禪思定意。

「爾時日照樹曲覆菩薩身，樹木一切曲躬向闍浮樹而稽首禮菩薩不移。疾往啟王：『其光明相樹不可蔽暉，日照樹傾覆太子身不能蔽相。』時王聞之往詣其樹，即見菩薩威神吉祥巍巍無量，時說偈言：

「『如火在山頂，如月在眾星；
見身樹下禪，威耀無不照。
今復再稽首，禮導師之足；
其初生之時，身自坐禪思。
其身威神光，明徹普遍照；
若見莫不悅，因是得濟度。』

「於是太子啟王：『我適行來在近遊觀，何以相追？』王問：『何故爾行？』答曰：『諸臣欲除眾塵諸妄思想，光明清淨執於相好，坐禪三昧而不動搖，降伏諸魔闍蔽悉除。』王曰：『善哉！善哉！初生瑞應終不虛妄，今皆現矣，十方蒙度。』」

普曜經王為太子求妃品第九

佛告比丘：「時白淨王與其太子及諸釋種，住於彼間。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啟白淨王：『王欲知之，是諸梵志未得究竟，假使太子棄國捐王，成為如來乃得究竟；設不出家，為轉輪王治以正法，號曰法王。然有七寶：一曰、金輪寶，二曰、紺色馬，三曰、白象，四曰、明珠，五曰、玉女妻，六曰、主藏臣，七曰、主兵臣；則有千子端正姝好，猛勇傑異一人當千，能伏怨敵。若作佛者，聖王種斷，唯有散王各各稱号。』白淨王曰：『且當觀之，何所玉女宜應太子妃？』五百諸釋各自宣言：『我當求之應太子妃。』其白淨王謂諸釋等：『今太子妃甚為難得，不知何女而可其意？』皆共集會思議此事，以語太子：『今當思惟。』却之七日菩薩心念：『吾不貪欲不宜處

家，棄兜術來在此人間心無所慕，寂三昧定以權方便而試當之，勤親道場以無蓋哀而勸助之。』即說偈言：

「『王種興致敬， 火生長蓮華；
菩薩養有力， 億載化甘露。
不捨興導味， 無畏德真成；
我心所慕樂， 志無逸清淨。
菩薩本在欲， 善化悉見妻；
不安樂愛欲， 棄害學功勳。』

「爾時菩薩使上工師，立妙金像以書文字，假使女人德義形體面貌若斯，吾乃可之。不用凡庶，如吾所說乃應娉耳！其色顏貌如紫磨金，內外相應身口不違，心淨如空安徐光光，不以放逸希言屢中，慈心無害奉敬道義，沙門梵志布施持戒，乃為我求不嫉無厭；志性仁賢不失時節，質直無諂專敬夫主，不懷他意恒無放恣；不在妊身不卒懷子，捐高自大事夫如婢；不嗜酒，不貪味，不慕聲，不愚冥，消無明根，知法住真諦；不輕舉，無有邪術，常懷慚耻；不惡口，不呴咀，常奉行法；身口意淨言行相應，心如下使多修慈愍；不擗頭首不在愚懾，無有恚恨在眾猶安而不迷惑，所作業善，敬於親友視如世尊；念彼如己，流長名稱，眾善普修，常奉恭恪。如是妻者爾乃可耳！」

「爾時白淨王聞菩薩言，告古梵志：『入迦夷衛遍周諸家，察好玉女誰有是德？君子長者工師細民，有如是比功勳備乎？若可太子乃可迎耳。所以者何？太子不好種姓唯樂德耳。』於是頌曰：

「『君子梵志種， 工師若細民；
其有是德者， 乃可娉取耳！
不喜好種姓， 太子為奇雅；
有至誠功勳， 心乃樂如是。』

「爾時梵志聞是偈教，周旋遍行迦維羅衛家家占之，適入一家覩一玉女，端政殊好如天玉女，容色第一淨猶蓮華，不長不短不白不黑，不肥不瘦正得女容，類玉女寶。於時其女禮古梵志，而問之曰：『梵志何求？』梵志答曰：『其白淨王生真太子，端政無比相三十二，功德威神，自手書偈，形貌女相天人第一乃娉之耳！』於時彼女說此頌曰：

「『梵志所宣偈， 顯意所見色；
梵志欲知之， 我悉有是德。
宜應為我夫， 端正最難比；
白太子此事， 勿與不肖會。』

「梵志聞之，還詣王所宣之如是：『天王省之，將無宜也為太子妃。』問曰：『誰女？』梵志報曰：『執杖釋種家生。』王自念言：『太子形貌與世超異，面色清淨儻不可意，使自擇之。』詣無憂堂皆集眾女，使太子身自己察之，菩薩自察悅者眼向。』

「爾時白淨王，眾寶奇珍作好講堂，皆召羅衛上好妙女，會彼講堂。」

佛語比丘：「於時菩薩往到講堂，坐仁賢床。王遣使者：『菩薩所視顧妙悅者，即來告我。』爾時菩薩會諸媛女，時釋家女名曰俱夷，與諸媛女到菩薩所；却住一面諦視菩薩，目未曾瞬。菩薩普察即時欣笑，執持寶英以遺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慕眾寶瓔珞，當以功德自莊嚴身。』太子還室歎未曾有：『今此俱夷解世無常，不貪世榮。』時王使者，往詣王所啟是本末：『向者太子意趣釋女俱夷。』王聞是語，遣梵志往，媒求此女為太子妃。時執杖釋種言：『我等本性有藝術者，乃嫁與女；太子有術，明知射御手博書數禮樂六藝備悉，乃與女耳。』梵志即還具啟白王。王自念言；王以是法告於菩薩。菩薩啟王：『且止用是為求。』王曰：『何以言止？將無藝術乎？論其正法而言且止。』太子報言：『所可應者皆能為耳。』王問菩薩：『藝術云何？』菩薩曰：『此間寧有奇異妙術與我等乎？將來覩之。』王即時笑：『能現術乎？』菩薩曰：『能！請會一切諸釋親族，當共現術。』王勅侍者：『遍令國中撞鍾擊鼓，却後七日太子現術；諸有藝術皆來集會。』諸釋親族七日之中，五百人會——藝術勝者以執杖釋女而娉與之；戲射手博最第一者當得是女——皆出城門。於是調達手執牽象來入城門，見諸釋集欲現其術，即以右手牽象頭，左手持鼻，撲捏殺之。

「于時難陀與諸等類，共出城門，見於大象當路而死，問：『誰殺乎？』答曰：『調達害之。』即時牽移著于路側。於時菩薩尋出城門，見此死象因往問曰：『誰殺此象？』侍者答曰：『調達害之。』菩薩復問：『誰復移之著于路側？』答曰：『仁賢難陀也。』答曰：『大佳，是象身大，如是臭爛普熏城內。』即右手接擲置城外，去塗極遠。時諸天人無數百千，稱揚洪音皆言：『快哉，快哉！』虛空諸天，而讚頌曰：

「『手執大白象，已死身至重；
擲棄於城外，離塗極大遠。
此必為至聖，平等離俗身；
逮成一切智，以聖力常存。』

「爾時五百釋種宗族，皆至城門，在於寬處集會，欲現伎術。時白淨王與諸大力宗族諸釋，至現術處；時無數眾侍從菩薩欲觀其藝——斯釋宗族前見菩薩，在於書堂嗟歎宣說六十四種書，其師選友覩之甚怪謂未曾有，天上世間無有是術，諸鬼神、龍、阿須倫等無能逮，覩其藝術者此真聖人也，以度無極；一一解字，義理本末無一疑

滯，其聞見是德過釋梵日月諸天，我等目覩道術如是，誰能過者——諸釋宗族報眾人曰：『菩薩雖入書堂，悉知書疏計校眾術，其見者渺。今會大眾一時來集，此中誠勝能為顯雅，眾人觀知為誰勝乎？』

普曜經試藝品第十

「爾時有大臣名曰炎光，釋中大臣也，計校算術最為第一，所度無極，王立此人：『汝且觀之，何所太子為最勝耶？』於時菩薩觀察諸釋及國王子，有數百人，一一擲戲不及菩薩。菩薩報曰：『汝等且待，我當擲之。』時一王子來共擲戲，亦不能及；至五百人皆不能逮。時諸會者舉聲歎曰：『若稱一辭至未曾有，況無數藝，所言殊特言辭談論不可究竟。』炎光大臣雖能計校，言談算術亦不能及。其迦維越樹木藥草，眾水滸數一一可知，擣蒲六博天文地理，八方異術天崩地動，一切諸術不比菩薩。前知無窮却覩無極，六通三達誰能載乎？

「諸天人民虛空天神舉聲歎曰：『三界眾生心中所念，諸可思想善惡禍福，道俗眾事發意之頃，悉知本末無一憤礙，歌舞伎樂無事不博；以忍辱慈道力仁和，從百千劫所作輕便，獨遊三世猶如日光周旋四域，菩薩如是心無疑網。』虛空之中諸天復歎：『是大丈夫無極至聖，汝等雖見在家所為；且聽我言，發意之頃，往來十方無數億國，皆來供養，亦復奉禮十方導師；雖現往來亦無周旋，汝等意謂神足何爾？誰能覩知是無等倫獨行隻步？以是之故，咸皆奉敬菩薩最勝。』諸釋報言：『能解是者，色欲皆淨一切本無。』於是菩薩一意悉見覩其本末。

「時諸釋族種姓悉共集會，欲試手搏。調達在世常自貢高，自謂為可不肯折伏，常與菩薩共諍威力，一切來者覩之超異，右繞稽首歸禮大聖。調達及難陀故欲手搏，於時菩薩安隱詳序，愍念之故舉調達身，在於空中三反挑旋，菩薩大慈無所傷害，徐著地上使身不痛。『卿等貢高不捨自大，咸皆來集，一時與我共行手搏，諸有伎藝悉來集會。』菩薩勢力適以手觸自然墮地，時諸天人無數億千及虛空神，宣揚洪音讚言：『善哉！菩薩超絕無能及者。』雨諸天華，異口同音而重讚曰：『假使十方一切眾生皆為力士，一時伏之，何況斯等。菩薩忍辱如須彌山，過於鐵圍無能動者，若以手持十方諸山，須臾碎之如塵如灰，何況凡夫；今顯此力不足為奇，是為俗力，未為道力最上第一。降伏諸魔及與官屬，必當逮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顯是功德菩薩最勝。』執杖釋種，見於菩薩大德無量，擲象手搏當世少雙。

「爾時國王及諸釋種，更欲試射。時調達豎四十里准，難陀准六十里，菩薩百里。時調達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過；難陀六十里，亦不得越；執杖釋種亦四十里，皆不能過；於時持弓授於菩薩，菩薩張弓，弓即折破。菩薩又問：『於是城中寧有異弓任吾用不？』王即言：『有。』問：『在何所？』王曰：『昔吾祖父名曰師子，所執用弓奇異無雙，身沒之後無能用者，著於天祠。』時菩薩言：『便可持來。』持來授

之，執杖釋種一切諸釋無能張者；以授菩薩，菩薩在坐以手捺張，抨弓之聲悉聞城內，百千國人虛空天子，舉聲嗟歎而說頌曰：

「『不起于座上，即時張此弓；
如是具諸願，必逮成天尊。』

「爾時菩薩執弓注箭，即時放撥，中百里鼓而穿壞之；箭沒地中踊泉自出，箭便過去中鐵圍山，三千大千剎土六反震動，一切諸釋怪未曾有。虛空諸天咸嗟歎言：『至未曾有，如是妙術清淨至真，諸菩薩中最為殊特。』於斯執杖釋種以女俱夷送詣白淨王宮，為菩薩妃；隨世習俗現相娛樂，媛女八萬四千，俱夷為尊。時妃俱夷無增減心，臥常覺寤初不睡眠，在於燕室寂寞思惟：『將無捨我耶？』媛女侍衛恒圍繞之。」於是頌曰：

「數千人侍身，思惟尊在不；
以威德至誠，處中猶在火。
常思護諸根，其意不樂餘；
如日震光明，不用無數問。」

「菩薩在宮媛女之間，開化訓導八萬四千女，發無上正真道意，逮不退轉。爾時兜術有天子，名曰應出家，於無上正真道意而不退轉，三萬二千天眷屬圍繞，往詣菩薩所止宮殿，住虛空中，因說偈言：

「『人師子見生，沒來忍名聞；
隨俗在中宮，在世多教化。
訓無數天人，雖在於世俗；
今日正是時，應當出家去。
眾縛未得解，不貪人見道；
當究所應度，為盲冥現路。
俗慕妻子財，榮祿諸所有；
見尊學習之，必當放出家。
棄四域七寶，娛樂尊豪位；
以見出家業，遊行師子座。
即知行安隱，不樂諸愛欲；
生來以大久，得道為天人。
稽首為歸命，猶如山河水；
當出家為佳，常興殊勝行。
金色雖妙好，端政最第一；
興光應捨國，宜益諸天人。
不以樂五欲，可致於差特；

聖慧能充滿，度世賢聖業。
尊意所慕樂，白淨王宮中；
澍捨如蓮華，思惟當棄去。
塵勞當熾盛，應離諍於獄；
仁威為無上，速立解脫道。
仁了慧界久，覩眾生疾患；
以法為醫藥，建立泥洹安。
為消盲冥路，縛癡種邪網；
疾化諸天人，施智慧道目。
顯示無央數，天龍須倫神；
已得成佛道，還聞無上法。
以濟禽獸王，其光照宮殿；
降伏往稽首，及令四天王。
普為惟歸伏，當欲奉四鉢；
成佛得所願，梵天行寂然。
觀慈大愍哀，勸助人中尊；
喜護於一切，轉無上法輪。
已得至佛道，坐於佛樹下；
觀察極名稱，當覩覺成道。
及餘諸菩薩，宮中見造議；
為眾普告首，為眾最後安。
已宣柔軟音，念定光受決；
至誠無虛妄，暢最勝音響。』』

普曜經四出觀品第十一

佛告比丘：「時諸天人勸發菩薩，父王白淨寐夢覩見菩薩出家，樂於寂然諸天圍繞；又見刎頭身著袈裟。時從夢覺，即遣人問：『太子在宮不？』侍者答曰：『太子在耳。』時白淨王入太子宮，『今觀太子必當出家。所以者何？如我於今所見變應。』心自念言：『太子將無欲行遊觀？當勅四衢嚴治道路，學調伎樂普令清淨，却後七日太子當出，使道平正莫令不淨，勿使見非諸不可意。』即時受教皆當如法，嚴治已竟懸繪幡蓋，兵眾圍繞導從前後。

「爾時菩薩出東城門，菩薩威聖之所建立，於時諸天化作老人，頭白齒落目冥耳聾，短氣呻吟執杖僂步住於中路，菩薩知之故復發問：『此為何人？頭白齒落羸瘦乃爾。』御者答言：『是名老人，諸貌已盡形變色衰，飲食不化氣力虛微，命在西垂餘

壽無幾，故曰老矣。』菩薩即曰：『是則世法而有此難？一切眾生皆有斯患？人命速駛猶山水流，宿夜逝疾難可再還，老亦然矣，不亦苦哉。』一心專精思惟正義。御者答曰：『不獨此人遇苦患也，天下皆爾，俗之常法，聖尊父母親里知識，皆致此老，咸同是業。』菩薩時曰：『不解句義愚人自大，不覺老至自沒塵埃，便可迴還，用是五樂不益於事。』自覩如幻、空中之電，還入宮中思惟經典愍念十方，宜以法藥必療治之。

「菩薩後日復欲出遊，王勅外吏嚴治道路，去諸不淨。菩薩駕乘出南城門，復於中路見疾病人，水腹身羸臥于道側，氣息張口命將欲絕。菩薩知之故復發問，告御者曰：『此為何人？』御者曰：『此名病人，已至死地命在須臾，骨節欲解餘壽如髮。』菩薩即曰：『萬物無常有身皆苦，生皆有此何得免之。吾身不久亦當然矣，不亦痛乎。有身有苦，無身乃樂。』即還入宮。

「復於異日報王遊觀，王勅外吏嚴治道路。太子乘駕出西城門，見一死人著于床上，家室圍繞舉之出城，涕淚悲哭椎胸呼嗟，頭面塵垢淚下如雨：『何為棄我獨逝而去？』菩薩知之而復問曰：『此為何人？』御者答曰：『此是死人。人生有死猶春有冬，身沒神逝宗家別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菩薩答曰：『夫死痛矣，精神憊矣，生當有此老病死苦，莫不熱中迫而就之，不亦苦乎！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是故聖人以身為患，而愚者竇之至死無厭。吾不能復以死受生，往來五道勞我精神。』便迴車還，思度十方。

「復於異日，報王出遊。出北城門，見一沙門，寂靜安徐淨修梵行，諸根寂定目不妄視，威儀禮節不失道法，衣服整齊手執法器。菩薩問之：『此為何人？』御者答曰：『此名比丘，以棄情欲，心意寂然猶如太山，不可傾動；難污如空，屈伸低仰不失儀則；心如蓮華悉無所著，亦如明珠六通清徹，無一蔽礙，慈愍一切欲度十方。』菩薩即言：『善哉！唯是為快，是吾所樂，心意寂靜自愍度彼，善業快利成甘露果。』」

佛告比丘：「父王白淨觀菩薩行，見聞如是，不慕世榮心如虛空，而懷怖懼畏之出家；宿夜將護，高其牆壁深掘諸塹；更立城門，門開閉聲聞四十里；立諸宿衛勇猛之士，被鎧執仗於四城門，皆勅眾兵勿有遺漏，將無太子捨吾出家，於其宮裏亦宿衛之；益眾伎女娛樂，令太子悅不懷憂感。

「又其菩薩宿積智德，在胎中時威神吉祥；夢中所見功勳大祚，十方自然有蓋悉覆三界；還得安隱，開化一切滅諸惡趣；於四衢路有四色鳥，變為一色；見諸不淨，經行其上而不汚足；又有大水汎汎盈溢，眾生欲渡而不能越，心懷恐怖即過渡之；見無數人皆被疾病無有醫藥，即為療治無央數疾，使無諸痛；自見其身坐師子床，天人在上叉十稽首；見在戰鬪降伏怨敵，無數諸天在空中侍，真正聖人夢中見此，清淨吉祥行正具足；天人聞之，心懷悅豫，不久成道為天人尊。

「於是菩薩即作此念：『假使我身不見辭王而出家者，便為不應。』則時靜夜自出宮室入王宮殿，悉觀殿堂而無所畏，光明悉照遠近。王覺見光，即時遣人觀四城門，將無出去，何故大光明照遠近？侍者來白：『天尚未曉日亦未出，自然光明照諸牆壁樹木，飛鳥鳬鴈孔雀鴛鴦相和而鳴，方欲向明；是光第一，柔軟安隱清涼和雅，牆壁樹木永無有影。』至德於是在彼思惟，觀於四方坐見牕牖。

「爾時有諸天人，即起欲去不得自在，顧省其父知之覺起，立啟：『父王！勿懷愁慼，勿以遠慮；諸天勸助今應出家，唯忍過罪安己護國。』父母聞之悲泣垂淚，而問之曰：『何所志願？何時能還？與吾要誓普施志願，吾以年朽家國無嗣。』菩薩即時以柔軟辭而啟王言：『欲得四願，假使聽我還得自在；得是願後不復出家。何謂為四：一者、欲得不老，二者、至竟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神仙五通雖住一劫不離於死，假使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者古今無獲，誰能蠲除此四難者？子如師子勸助愍哀，普度眾生具足如意，所願者得。』於是菩薩自出宮殿，一心住立無有覩見往來周旋。

「爾時父王明旦即起，朝會諸釋以是告之：『太子必出捨國學道，當何施計？』諸釋答曰：『當勤將護。所以者何？諸釋部黨眾多無極，雖復力強何能獨出。』時白淨王，敕五百釋勇多力者，有方便計，使五百兵普學諸術，令大力士住守東城門宿衛菩薩；一一釋者從五百兵，一一車乘五百人從宿衛菩薩，四門俱然；諸四街路里巷諸門亦復俱然；父王己身與五百釋前後圍繞，象馬車乘住己宮門，晝夜不眠。

「爾時大愛道自告侍從：『宿夜燃燈燒香勿得眠寐。今者離垢不樂在宮，必欲出家，悉共遮護勿得使去，作諸伎樂令心樂之。堅閉門戶勿令妄開，嚴諸繪幡彫飾牕牖，林樹果實悉令目覩；假使欲去，慕樂此供或能不出。』」

佛告比丘：「是時二十五鬼神將軍及般闍鬼將軍，鬼子母五百子等，悉共集會各各議言：『今日菩薩棄國捐家，我等咸共侍從供養。』又四天王一時普告諸鬼神：『今日菩薩棄國捐王，汝等慇懃侍從供養。』其鬼神眾皆從五兵，勢力堅強猶如金剛不可毀壞，精進勇猛將護眾生，其身高大如須彌山，將無惡物犯於至德。釋、梵、炎天，兜術天、無慢天、化自在天，各勅官屬，無數百千前後導從，華香伎樂香汁灑地侍從菩薩，釋梵天王侍其左右。

「時有天子名曰寂意：『我當將護迦維越國，一切男女大小勸安和之。』又有天子名曰光音，即自說言：『我身當化一切象馬車乘男女所暢音聲沒使不聞，令心寂靜而無所念。』復有天子名曰清淨：『我在虛空立七較輶，懸垂一切日月明珠照耀光光，設繪幡蓋散花燒香，嚴治塗路侍從菩薩。』伊羅末龍王言：『我當化作三萬八千里交露之車，使諸玉女皆坐其上，作眾伎樂侍從菩薩，而供養之。』

「天帝釋曰：『吾將眷屬菩薩前導。』法行菩薩曰：『吾當興起紫磨金雲，雨栴檀香，皆遍天下。』和隣龍王、摩那斯龍王、散拘龍王、阿耨達龍王、難頭和難龍王

，各自說言：『亦當興起紫磨金雲，當雨微妙栴檀名香。』

「如是，比丘！天、龍、鬼神、捷沓和等，心常懷願，欲得聽省菩薩正道所思惟法，慕樂安隱入於宮內，思念過去諸佛所行，愍傷眾生，本行道時，不捨四願以至純淑。何謂為四：本學道時設我成正覺，逮一切智被弘誓鎧，眾生困厄救眾惱患，吾當濟脫生老病死三界之縛，猗在世俗周旋眾難，使至寂然，令無恩愛，是第一願。眾生沒在無明窈冥，悉無所知，愚癡闇昧生穢濁樹；當為顯示如清淨眼，內外無限，是第二願。眾生在世立自大幢，常計吾我而意貪身，尊己賤彼心存顛倒，處諸邪見無常，不慕聖道，墮於三業；皆當開化令入正真，是第三願。眾生沒在生死之患，輪轉無際滅智慧根，迷惑五趣不能自濟；當為說法令得度脫，是為四願。吾往古時立是四願，今已得之，不可違捨，以故出家，成就正覺度脫十方。

「爾時法行天子、淨居天子，來入宮殿自現形像，娛樂之形無常之變，住於虛空，時為菩薩說此偈言：

「『天子在空歎， 覺蓮華寂明；
云何在五欲， 大聖當捨家。
受我所勸助， 當觀於後宮；
覩諸迷惑眾， 如在死人間。』

普曜經卷第三

普曜經卷第四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出家品第十二

「爾時菩薩普觀眷屬，視眾伎女猶如木人；百節空中，譬如芭蕉中無有實；亂頭倚鼓，委擔伏琴，更相扶枕，臂脚委地，鼻涕目淚口中流涎，琴瑟箏笛樂器縱橫；鳩鵠鴛鴦驚怖之輩，皆悉淳眠而臥。菩薩遍觀顧視其妻，具見形體，髮爪腦髓，骨齒觸體，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是革囊中有臭處，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華綵，猶假借當還，亦不得久計；百年之命臥消其半，又多憂患其樂無幾，淫泆敗德令人愚癡，非彼諸佛緣覺真人所稱譽也。故曰：『貪姪致老，瞋恚致病，愚癡致死，除此三者乃可得道。一切所有皆如幻化，三界無怙，唯道可恃。』於是頌曰：

「『見彼興慈愍，歎息發大哀；
是世毒痛難，何因樂愛欲。
懷憂憐愚冥，欲苦反謂安；
捨貪樂智慧，不捨不得安。』

「於是菩薩以斯法門察於後宮，興發大哀而為雨淚，心甚愍之；癡人有三十二害於眾生；愚者迷惑，為此所害生於八難，所見惡染猶如畫瓶毒滿其中，愚者不解謂之甘露，愚者或中，駛水漂象；愚者樂之如飲毒水，愚人處是如犬咬骨，愚人墮此如人入烟，愚人貪惡如墨塗衣，愚人厄此如鳥墮網，愚人見勉如屠柵畜，愚人近此不見來難，愚人沒此如老牛溺泥，愚人投此猶若破船沒於大海，愚人墮此如盲投谷，愚人不得限如淵無底，愚人燋此劫燒天地，愚人迷此如輪無際，愚宛轉此生盲入山，愚馳逸此若狗縛頭，愚人消此冬燒草木，愚人日損如月十五日後，愚人服此如諸小龍遭金翅鳥，愚人遭此如摩竭魚吞於大舟，愚人惱此如賈遇賊，愚人懼此如大樹被斫，愚人憂此如遇毒蛇，愚人樂此如蜜塗刀與兒舐之，愚人惑此火燒枯樹，愚人遇此嬰兒捺矢，愚人為此轉如鉤撻象，愚盡德本如博失財功祚消化，愚人見棄如放逸賈墮於姪鬼，是為三十二事。觀於後宮，察諸妓女不淨之想，自罵己身，坐身受害勿復貪身，莫念是意，入於空淨，心無所著。於是頌曰：

「『從頭觀至足，察之無一淨；
勿得貪其身，是為罪福田。
以故當遠身，淚涕唾惡露；
由此莫戀之，行淨如蓮華。
棄若干不淨，興平等調定；
以知諸毛孔，如蟲不可慕。』

其身猶如象，骨髓肉血合；
筋脉皮裹之，髮毛諸爪齒。
有八萬種蟲，夙夜食其體；
若有明智者，終不計有身。』』

佛告比丘：「菩薩觀身心思若斯。諸欲界天住於虛空，皆見菩薩所可思惟。法行天子遙白菩薩：『唯然大聖，何以稽遲？時已到矣。』於時菩薩察於後宮，見其心意諸根無常，知身不久猶如流水逝而不返，俗人所行計有吾我，何有吾我？執取深奧無極道眼乃為第一，觀正境界慕樂聖安，計吾我者自謂尊貴，心無所倚乃應行道。法行天子又復白言：『不以是行得成至佛，現在行道所修甚難，當察己身等之山谷，是則究竟菩薩大士一生補處。』

「爾時菩薩——所作暢達其心堅住，覺意已了思惟心悅，咸來奉事，捨眾垢塵，永無恭恪，其順道訓念念安隱，淡若淨水——即從座起，心中悅豫觀察前眾，則以右手披寶交露帳，上講堂上叉其十指，念十方佛而遙禮之。觀虛空中諸天百千，皆來圍繞散華燒香，雜香[打-丁+鳥]香，衣服幡綵手執幢蓋諸供養具，曲躬作禮；見四天王、鬼神、羅刹、健沓怛等、諸龍王眾皆被鎧甲，棄不吉祥，淨諸惡行，垂珠瓔珞，稽首菩薩；日月宮殿諸天子等，住其左右，各執華香幡綵幢蓋，夜已向半。

「爾時菩薩告車匿曰：『車匿！速起嚴被白馬，今日人尊宜吉祥時，應當出去。』車匿聞之心懷憂感，淚下如雨：『所行平等光明清淨，猶若師子，今欲若行願見告示。』面色端正如秋月滿，顏貌和悅無有瑕短，所覺清淨猶如蓮華，音聲和雅明珠火光，眾曜晃煜寶瓔珞身。心如虛空如鹿中王，行如鷹王獨步無難，眾皆從之今欲若行。於是菩薩復告車匿：『欲得白馬，宿本所行當致上尊；妻子恩愛，財寶重業，則是牢獄；古來遠之身所不樂，惟欲護戒、奉行忍辱，修精進力、禪定、智慧，是心所樂；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所可奉行，志慕成道，斷生死源，智慧巍巍開化眾生，從是已來不樂榮祿，惟志大道。』

「爾時車匿聞大聖言：『初生之時，天帝釋梵上帝自下，示現稽首。即時決此，王問云何？阿夷答曰：「今是太子一相百福，威神光明無能逮者；若在家者為轉輪王，主四天下；若不樂世棄捐國土，作沙門者則成佛道，斷生老死，以法教化無有放逸。」』車匿白曰：『唯如聖教，爾時寧聞五欲樂乎？』答曰：『不也！從天尊意造無量行，我生愚冥無所識知，畜養鬚髮為身作患，增益罪蓋強忍勤苦。』菩薩告曰：『諸天世人皆持香華，現在目前悉來集會，立神足力以用侍吾。』

「車匿白曰：『今此園觀常生花實，若干品鳥相和而鳴；其浴池中青蓮芙蓉，蓮華清淨街路平正；諸寶樹木修治莊嚴，八行交道寶交露帳，夏月快樂遊戲其中，奇巧異樂歌戲相娛，悉奉禁戒所言至誠，從太子生常順其意，不越其教；年既幼少面色光澤，頭髮正黑能可人意，惟當樂此。生世如是，何為捨去？』於是菩薩復告車匿：『

車匿且止，是欲無常不可久保，如是別離猶如川流逝而不返；不可久保是誑惑業，猶如空拳欺於嬰孩；羸弱無固，猶如泥坯不可恃怙，如空中電須臾已滅。又此境界無有真實；愚冥之士以此為安，而見侵欺，如水上泡適起便滅；處在顛倒，亦如聚沫幻化臥夢；五樂無足，猶海吞流渴飲鹹水增其疾患；欲之無常，惟智能覺，愚人不解猶盲投谷。車匿當知！欲泥無淨，餓鬼、畜生由不善行，失清白品增魔境界；怨結鬪諍憂惱苦患與姪鬼會，覺者捨斷，明者遠之，達者消之；無智習之，如雜毒食，諸佛所毀，智習聖教。』於是頌曰：

「『捨如棄惡瘡，刈之如去糞；見斯故興欲，棄捨常快安。』

告車匿被馬品第十三

「於是車匿白菩薩曰：『雖曉了是不貪世榮，尚可願意，慕念瓔珞諸寶交飾，濟脫自在不復觀察，名德遠照，絲竹衣樹音聲和雅，箜篌數千鼓眾伎樂；好施危厄，音如哀鸞，降如真陀，須曼青蓮及思夷華，馨香甘美；燒諸名香雜香塗香，甚快微妙飲食饌饌，蘇蜜石蜜百味之供，云何欲捨五樂之欲？是吾所欲猶如天上，常在永安為釋尊位。』菩薩告曰：『從無數劫棄捨此事，愛欲之本，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數數往返天上世間，厭樂豪貴，為轉輪王，千子七寶遊四天下，榮位無常如夢所見；處後宮中嬌女之間，以用不甘，還上諸天及兜術宮，不果吾志；故捨彼來，況此弊欲而貪之乎？今自察之，住在苦惱生死眾難不淨之中，所行無度而有眾患，生老病死酷毒恐怖；積累功德每生自責，建立法船，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心如金剛，已成大舟矣。以度生老病死四瀆之難，愁念眾生迷於貪欲欲令永安，不與欲貪使無罪害；濟諸有漏將護一切，眾邪異見令得悉度，救諸下劣使住彼岸無生老病死。』

「爾時車匿益悲，白菩薩言：『故當住此決了進退。』菩薩告曰：『聽我決了，愍傷眾生欲度脫故，其心堅住如須彌山而不可傾。』車匿又問：『正士云何？』菩薩答曰：『強如金剛，所行清淨，勸修顯曜，假使大棒破壞我頂，終不退還慕於世榮。』應時諸天在於其宮，聞此言教舉聲歎曰：『善哉！善哉！』而雨天華，第一最上得勝，為眾船師人中之尊，心無所著亦無恐懼，消除闇冥塵勞烟熏，無邪境界也，其心永安若堅牢船必度彼岸。」

佛告比丘：「寂意天子、耀淨天子，虛空中住，城中男女聞菩薩決疑如是，悉共悅豫，歎曰：『善哉！』皆自還去。

「爾時菩薩見城中人皆悉眠寐，察欲夜半即便起立，拂星適現知時可出，即勅車匿：『起被白馬捷陟。』菩薩適宣說此言，即時四天王聞菩薩教，尋時便至迦維羅衛大城中庭住，供養菩薩。提頭賴吒與無數億百千捷沓和，稽首被甲冑，從東方來，住東方界，稽首菩薩，鼓眾伎樂在於虛空。毘留勒叉天王與無數億百千鳩刀，皆被鎧甲

，從南方來，住南方界，稽首菩薩，鼓眾伎樂在於虛空。毘留羅叉天王與無數億百千龍俱，各垂寶瓔，從西方來，住西方界，稽首菩薩。北方毘沙門天王與無數億百千閻叉，手執焰光明珠威耀晃晃，身被甲冑，從北方來，住北方界，稽首菩薩。天帝釋梵與無數億百千諸天，手執華香雜香[打-丁+鳥]香華蓋幢幡，來住虛空，稽首菩薩。

「爾時車匿聞菩薩言，流涕交面白菩薩曰：『惟賢聖子知時識義，今夜非時也。』菩薩告言：『今正是時。所以者何？吾從久遠長夜求願，為諸眾生顯示道跡，今可樂時當度眾生，適得閑靜。』於時頌曰：

「『天王住虛空，天帝釋亦然；
炎天及兜術，無慢化自在。
和輪耶斯龍，海龍阿耨達；
咸來欲供養，見佛時出家。
色界諸天人，修寂常行禪；
是等來供養，三界普自歸。
開士十方來，等昔以造行；
欲見勝出家，隨時而奉事。
無極大功勳，金剛常住空；
被鎧力精進，心堅動海水。
日月諸天子，善住其左右；
覩寂然出家，叉十指為禮。
勸喻諸天子，其大精進興；
察眾苦惱法，當演清和音。
諸吉皆諧偶，憇恭時已到；
吾亦與尊俱，無礙必善住。
沸星已出現，已化微妙體；
力勢眾住前，皆欲共侍從。』

「菩薩從座起，則住空中猶如鴈王；城中男女皆疲極寐；鳬鴈鴛鴦孔雀赤觜，異類眾鳥亦疲極寐；不見眾色，象馬騎步諸釋族姓，兵仗宿衛諸師寮屬，亦皆熟寐。

「爾時梵聲其音柔軟，響若哀鸞；夜已至半，重告車匿言：『善哉，車匿！疾被捷陟，敬奉吾身勿復稽留。』車匿重悲淚下如雨：『今人中尊為欲所至，門關下鑰誰能開者？』天帝念知即時開門。車匿見之心歡悅豫：『乍悲乍喜誰為我伴？當作何計？復如何行？』於時四神即捧馬足，其四部兵力勢難當。『嗚呼大王！太子已去，何以不覺？明日俱夷當復辛苦，吉祥微妙今不現矣。』

「爾時菩薩思其本宿，謂車匿言：『善哉，車匿！』已被白馬，箜篌樂器俱時而作。車匿觀空，離垢諸天來無央數，諸菩薩眾而供養之；察天帝釋，自然開門；覩諸

鬼神及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自然開門。車匿聞諸天語，即報天言：『今見菩薩衣毛為堅，猶如師子體紫金色，當將功勳等如江海。此諸天力禪思未久，以見勸許即當出去，是其本願所與吉祥，施安眾生成已道義。』

「爾時其地六反震動，面滿如月從空坐起，道德名稱解心清淨；天帝毘沙門天王而在前導，放大淨光明普照天地，滅眾惡趣眾生安隱，消諸塵欲而雨眾華，億百千樂諸天[口*咨]嗟，前後導從。有天名最上淨，在大聖前叉手自歸，舉蓮華目而啟談言：『哀度眾生，甚為巍巍，本性明冥，悉以空虛，吾無所樂多所哀念。眷屬後宮不復重聞吉祥之音，其無量音今已逝矣。不覩天眾，不察最勝，不復聞香。皆以消愛欲棄塵勞山，無復眾垢，逮得究竟。本無宮殿今無欲想，奉行慈心，離眾罪蓋，無復殃釁。懷抱精神一切具足，不慕眾香，今日光光身心平等，妙如神仙。言說本來，在家聖王，令弱者強，顯真名稱，斷是王種而復亡失。無極釋姓消大福祚，願今我尊在所至趣，離垢無塵愍慈行哀，觀見宮殿妙音已逝，不復還入迦維羅衛。無有放逸，盡生死源不復坐起。經行國中惟詣佛樹，無老病死，至甘露道。』於是菩薩既出家去，為眾生故又無所行，亦無所住，不慕妓女，為得大勝，是大福田為功祚地，當行慧藥，無數億劫積累德行，布施持戒博學廣聞；菩薩慈行禁戒清淨，行無所犯，不志愛欲，忍辱仁和段解身不以懷恨；愍哀眾生精進無懈，無數億劫積集道業；祠祀百千，恒修禪定，心意寂然消眾塵垢，自伏其心慧無罣礙，而無想念。其心解脫濟脫億載，行慈愍哀已度無極；奉行清淨分別喜護，是為真正天中之天，應奉事之。清淨無垢，心如明珠擁護怨難，天眼無極，厄者受歸，病者為醫，在諸國生為大法王，千眼中帝照諸迷惑，身意休息興道威燿。捨心怨結，勇消眾塵，在眾最勝無能逮者；如師子步而無所畏，如龍調心降雨以時，導眾如牛以棄怨結，如月盛滿光明遠照，如日始出，猶如大炬消滅眾冥，喻如蓮華不著泥水，德香微妙不動如山，道眾瞋恨，降伏身魔、死魔、天魔；為大導師，迷失路者說八正道，不久成佛斷生老病死，度諸闇冥，療眾惡瘡，嗟歎正真不可限量，顏色光澤建立功勳，所嗟歎德令我如佛。

「於是菩薩稍進前行，覩五道神名曰奔識，住五道頭，帶劍執持弓箭，見菩薩來，釋弓投箭解劍退住，尋時稽首菩薩足下，白菩薩曰：『梵天之際天王見勅，守五道路不知如之，愚不敏達惟告意旨。』菩薩告曰：『雖主五道不知所歸；源所從來，五戒為人，十善生天，慳墮餓鬼，[烈-列+(角*豕)]突畜生，十惡地獄，無五趣行使歸人本；不慕五趣，以無五陰三毒六衰，則是泥洹。不處生死不住泥洹，便不退轉受菩薩決。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悉無所生。卿持俗刀，五兵宿衛，吾執智慧無極大劍，斷五趣生死皆至本無，無終無始永安無形，奔識心解逮不退轉。』無限天神皆發道心。

「於是菩薩勇猛捨家，適出城門，迦維羅衛一切群眾知太子去，各各共談而歡悅喜。俱夷明日從寐起已，遙聞眾言，覺知已去；聽大聲響即察求之，不見菩薩。宣大

音響，及馬車匿。王心感絕自投於地，舉聲稱怨：『嗚呼！一子勸化宮中，大小歡悅。捨無數眾，今為所到永絕我望，何所恃怙？四域天下當何所依？』俱夷從床宛轉在地，自拔頭髮，斷身寶瓔：『何以痛哉！是我導師依怙如天，而棄我去，用復活為？恩愛未久便復別離。』淚下如雨不能自勝，嗟歎太子顏貌殊妙，心淨無垢清如深淵，內外明好莫不敬重，訓教真正靡不吉祥；咸同歸命，今捨我去為何所至？未曾放逸，不為馳騁，為天地主執正真道。釋其沐浴莊嚴天服，遠近慕路興立行業，不見菩薩無不懷感。國中樹木尋時虧落，無諸華實。諸清淨地悉生塵垢無復眾好，仁尊所見，眾音伎樂柔軟聲響象馬車乘，其虛空中，莊嚴香瓶華香伎樂繪綵幡蓋，至德已逝，悉不復現。柔軟至誠第一難遇，俱夷歎息淚下交集。人中之尊，宿世積德悉達本末，欲度眾生生老病死。又彼大聖修百千德，慧不可喻。

「於時車匿夜送菩薩，菩薩脫身寶瓔奇珍以付車匿：『持是還國，啟白父王及以舍妻，吾身棄國不慕世榮，不好天地惟道是本。若成正覺當復來還，宣是經典以法相度，使心寂靜，不慕世榮。』車匿聞之淚下如雨，稽首作禮：『人中聖慧願以告我。』白馬跪地舐菩薩足。車匿白言：『王及妃問，將大功勳為何所至？當報云何？』菩薩答曰：『是卿所覩復何所問。』與車匿辭，菩薩悅豫，與恩愛別，辯慧無量。遂進前行逢兩獵師，心自念之：『吾已出家不與俗同。』脫身所服貿鹿皮衣，著之而去。

「車匿取衣及寶瓔珞，牽白馬還；至遊觀園，園監見之悲喜交集，不覩辯才寂然之故。今此車匿取太子衣眾寶瓔珞及白馬還，不當復憂。其王聞之與諸群臣，眷屬圍繞行至園觀，亦懷悲喜。瞿夷心望菩薩當還，不覩行來，心疑不信菩薩當去。聞車匿言，菩薩啟王及以舍妻，得佛道已乃還相見。王覩寶衣車匿白馬而獨來還，不見太子自投墮地：『嗚呼，阿子！明曉經典，眾奇異術無不博達，今為所至棄國萬民。車匿說之，我子菩薩為何所遊？誰為開門？其諸天人供養云何？』車匿白曰：『惟王聽之！我在常處晏然臥寐，城門已閉。於時菩薩以柔軟音，告我言：「車匿！疾被白馬。」城中萬民時皆眠寐，悉不聞語；我時悲泣，被馬牽授。天帝開門，其四天王告勅四神，捧其馬足，諸天百千天帝釋梵以侍送之，嚴治道路校飾莊嚴，演大光明散華燒香；諸天伎樂同時俱作，踊在虛空，諸天圍繞以侍送之。去是極遠，脫衣寶瓔，及白馬遣我還國，啟王謝妃，必至成佛乃還相見，勿令愁憂。』

「於是瞿夷聞車匿言，益用悲哀抱白馬頭，以哀歎曰：『太子乘汝出，何以獨來還？念前娛樂百種嗟歎，懷感歎言，嗚呼痛哉，莫不離別，勢力堅強顏貌殊妙，在於眾中如月盛滿，相好莊嚴威神巍巍，須臾相仰便復別去。聖無等倫云何相捨？功勳難量名稱普至，咸共奉敬。聖住如山，伏諸怨敵，音聲柔軟猶如哀鸞過於梵天，積功累德無能喻者。遠近嗟歎，聖眾神仙莫不悲戀，生憐憐樹為第一上。口演甘露音聞十方，雖在眾欲無所染著，猶如虛空，所施清淨柔軟如乳，白毫天中聖體滑澤，淳和安隱手足柔軟，嚴好巍巍猶如金色。以德嚴身莫不奉敬，在於中宮妓樂盈音。華香飲食不

以為悅，心無增減。嗚呼車匿無有仁慈，將至所在而獨來還。』

「瞿夷一口獨歎菩薩，無數千言重歎菩薩：『導化一切云何獨去？誰復將行出此國土？何故與諸天俱？我獨辛苦。車匿無狀，挑我兩目令孤盲冥。車匿當知，一切諸佛決報父母，尚捨親近，況我賤室子女樂乎？毒哉恩愛何一速疾，不能久在須臾間耳，恍惚不現猶如聚沫，思想所縛墮眾見網，雖依人間奄不知處；本曾說之，現行不真，安須臾間苦多無量，所願使果早成佛道。』

「王勸瞿夷：『人生有終合會有離，四時忽變，天地日月皆不常在。太子初生天地為動，行至七步，口自宣言：「天上世間我為最尊，當度三界生老病死，令至無為。」天帝來下稽首供養，四王接身置金机上，九龍浴體；未生之時豫現瑞應三十有二，阿夷相之：「若在家者為轉輪王，捨家為佛所知博達，力勢無限，三界特尊無不稽頰，必當成佛度脫十方。」來還不久，且自寬思勿復憂愁。』王雖說是，心中隔塞，悲哀歎言。

「爾時車匿，見王瞿夷所說辛苦，益悲流淚沾襟衣裳，諫言：『善哉！瞿夷！願聽我言，勿得復悲。我於中夜見一城中，男女大小悉淳眠寐，百福至聖與我談語，欲使被馬。適聞其言，心中隔塞遙視尊妃，極復淳熟寐，稱揚大音而舉聲呼：「速起！速起！聖尊欲去。」天接音聲令沒不聞，舉脚踰地，拍手撾鼓，無聞聲者。爾時虛空日月光光，無數億千釋梵四天，諸大尊神稽首為禮，又十自歸供養至尊。諸鬼神、龍、閻叉、捷沓和、魃魅害鬼，其四天王神足勅鬼，奉舉馬足，散青蓮華芙蓉莖華，清淨無垢，聖百福相威光巍巍，雨眾天華地六反震動，華遍佛國。但聞天言：「促促開門。」門自然開，無數億天前後圍繞，咸共供養不自舉身，忽已過去。世護所說：「兄弟妻子諸天部黨上及天王，志好所趣令歸佛道，不念眾惡默然不言，以能咨嗟菩薩大德。」捷沓有力施暢音聲，天護軟響，捷沓負載世之大聖，速疾勿動，無有恐怖惡趣之難。世護乘汝，一心歡喜捨畜生身，不毀導師。導師光明光為一切故，汝必得度勿得展轉。復有色處，百千億天宛轉足下，見捷沓馬在於虛空乘負菩薩，嚴治塗路極好無限，作寶欄楯若干品事，燒天名香。捷沓本福，忉利諸天圍旋太子在邊，天樂自娛。瞿夷勿愁安心欣然，覩之不久，人中之上當成佛道，諸天圍遶，於夜所告皆應道法，今勿復悲。百福威曜超絕群眾，察是歡喜不當懷憂。夙夜七日歎其功勳，不能究竟。尊人出時諸天共進不可盡極，妃今利義不可稱載，曾奉事斯光顯至真聖，於是移成無極道念，妃不久亦當復成人中之上。』

「王念菩薩不捨心懷，適欲請還，念：『阿夷相之：「在家為轉輪聖王，七寶自然，主四天下，千子勇猛；若復出家學道，必成正覺無上大聖，以七覺意寶，訓化十方三界愚冥，悟諸不覺。」必不肯還。當遣侍衛供養護人。』普召大臣諸明智眾：『卿等在家長子抱孫共相娛樂，不念吾憂；吾有一子奇相聖達，十方超異，當居四天下。一旦別離入名山谷絕無人處，苦厄寒暑飢渴窮危，無能知者。擇取卿等大臣子弟五

人，追而侍之，若中來還滅汝五族。』

「既奉王教，入山求侍之。菩薩遂進深入名山，五人追之不能及逮，心自念言：『是為逸人，行不擇路，何道之有也？若欲還歸，必滅我種，不如住此。』五人所止，甘果美泉悉具滋茂，樹木豐盛悉無所乏者。

「菩薩捨國威聖無限，心自念言：『欲作沙門志在寂靜，威儀禮節遊行至山水邊定止。』天王知心，飛天奉刀來，帝釋受髮則成沙門。肉髻在家不知，菩薩嚴飾衣被第一顯現；手執應器，思惟無念，入羅閱祇欲行分衛，容色光光猶紫金曜，巨身丈六相三十二，萬民咸來觀之面像，目視無厭，所行周旋，眾隨逐之——往古以來未曾見聞如是聖達至真神人，光曜普照，天人興念思其本末布施饋饍——不知菩薩不樂居家若干品業，眾人惟察人中之尊與天不異。往告瓶沙王：『大王欣慶今獲善利，梵天自下詣國分衛。』或復言曰：『是天帝釋。』或復說曰：『是焰天王。』或復說言：『兜術陀天，無憍樂天。』或言：『化自在天王。』或復說曰：『是日月王，維摩神王。』王聞是言，歡喜無量，即遣使者觀於菩薩何所至趣？

「無供養者不得分衛，即便出城。使者追察坐山水邊，威神吉祥如紫金山。使者尋還啟瓶沙王曰：『坐山水邊。』時王聞之勅外嚴駕，與諸群臣詣山水邊；遙見菩薩威神光，光喻於日明，尋便下車，恭恪叉十稽首禮足，觀菩薩形猶如須彌，結加趺坐加敬歸命，遜辭下意而與言談。王曰：『太子！生多奇異形相炳著，德喻乾坤，當王四天下為轉輪王，四海顚顚冀神寶至，何棄天位自放山藪？假令太子不樂本國，願以鄙邦貢上處焉；訓誨黎庶各得其所，五樂自娛唯當納受，不距至懷。』

「菩薩答曰：『吾久達此一切無常，棄天地位無可慕樂，是故出家行作沙門；觀諸幼少皆歸老耄，顏色損落面皺皮緩；國土財寶一切如化，情欲多難猶如雜毒，墮入地獄餓鬼畜生，智者所惡愚者所貪，吾除貪欲如棄涕唾；身如樹果不久則墮，亦如浮雲須臾則滅，微不覺之，忽然已過，有毀壞憂，不得久安。夫人樂欲以自燒身，貪欲無厭，若飲鹹水從致苦患，愚人不解自以為樂；明智觀察欲如聚沫，聖賢無漏唯樂法念，充於智慧乃厭愛欲。貪習俗者不見本際，不了本淨。王觀此身無有堅固，所至到處常自迷惑，不能分別，身無吾我。我身棄捐百千玉女，心無所貪，不慕世榮，第一思惟欲成佛道。希有好德如好色者，唯有聖達視色如糞，察道真實，雖有父母君子梵志長者居士及與妻息，身有重疾，不能分取令無苦患；國土高位金銀七寶，何益於己？日照天下，不益盲者。吾觀三界一切無常，樂少苦多，身非我有，世間猶寄難可久居。吾見若茲，是故出家，而為比丘不慕世榮。迦維羅衛者，邦土第一轉輪王處也，風雨順時萬民滋茂，最和安隱，吾不慕樂，捨家為道。』

「王曰：『善哉！我得善利乃見至聖，吾志於俗不識至義，因欲相請於無欲人。假使得佛惟見愍念，以為法主當見度脫。我遇十力宿有餘慶，得覩大聖投身自歸。』前禮菩薩足，右繞三匝，與群臣俱，嚴駕還國。

普曜經卷第四

普曜經卷第五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異學三部品第十四

「於是菩薩遊在山間，往至尼連水邊，樂於閑居心意寂然，慈念十方欲益天人。」

佛告諸比丘：「菩薩遙見欝頭藍弗，為諸弟子所見奉敬，達知圖讖算術天地災變，為眾最師。菩薩心念：『今者此等自以己身，計知算術星宿災異，為眾人師，所見奉事。吾往其所，問其所行能知殊勝，爾乃降伏講有無法，一心脫門三昧正定超其所學；以權方便觀其本末，自覩此等所當行者，世俗定意，然後為說深奧之定，無為三昧乃歸大道。』於時菩薩思惟是已，往詣其所。問言：『賢者！所事何師？誰為說法而學此業？』欝頭藍弗答言：『吾無有師，自然達之。』又問：『今所達者，為何所獲？』答曰：『獲有想無想定。』菩薩報曰：『寧可從人得學是定乎？』答曰：『善哉！從志所樂。』

「時菩薩起在於屏處結加趺坐。菩薩適坐，功福殊特聖慧無匹，宿世所行卓然有異，入諸定意一切正受；獨步無侶靡不通達，百千定意一切備矣，猶如照鏡而得自在，而無罣礙。於時菩薩從三昧起，重詣藍弗所，復問：『寧更有定踰無想乎？進至道耶？』答曰：『無也。』菩薩自念：『藍弗無信，獨吾有信；藍弗無精進、念、定意、智慧，獨吾有之。』

「思惟是已便捨之去，詣迦羅無提所，問之曰：『誰為師主？從何受法？』答曰：『無師，自然暢之。』又問：『暢之何所獲乎？』答曰：『獲無用虛空三昧。』於時菩薩三昧正受，最為殊特。即復說言：『此業善哉，我所歸趣仁亦趣此，俱共在斯，與是眾人而為眷屬。』菩薩答曰：『今此業者不至滅度，不離於欲，不達無為，不至寂然，無有沙門，不至正覺，非是泥洹。』

「於時菩薩與彼藍弗及此迦羅反覆相難，知之不及便捨之去。轉復前行見三梵志：一曰、憂為迦葉，次曰、那提迦葉，次曰、竭夷迦葉，兄弟三人有千弟子。菩薩過候，問：『何所事乎？』曰：『奉事水火及於日月，上至梵天。』菩薩答曰：『是不真正，水不常滿，火不久熱，日出則移，月滿則缺，梵天無常雖久必終，唯有無為無終無始能無窮極。』所論適竟，因捨之去，還歸本處。」

佛告比丘：「於時菩薩心自念言：『今吾處在五濁之世，值下劣眾外學熾盛，各墮異見九十六徑六十二疑，貪身愛命蔽塞愚冥，染慕情欲懷傷害心，不受訓誨不向清淨，志慕飲食愛戀土地，常行非義不志微妙，不樂慧施愛財貪嫉，志不存此道品之義，不在無礙馳騁情態，住於十惡不離自大，不救眾厄放逸不定，難可開化。殺害恣意飲酒無節，唯慕樂之；或事水火日月梵天；或事山神社神虛空天神，海水泉池樹木之

神；或服果蔬，入山服食，或一日一食，二日三日或至七日一食；或日一揣，二日三日七日一揣；或十五日乃至一月一食，淨修梵行四禪四等，上仙梵天不逝生死；或有裸形，或服鹿皮；或事鬼神羅刹阿須倫神，不免惡趣，不能成道，謂之自達不可軌則，無以開化世俗眾邪異學。今我寧可示現清行，以用攝取外學之等，顯正真業使捨迷惑，所當應行，欲界色界不從彼教，來入佛道。』」

六年勤苦行品第十五

佛告比丘：「於時菩薩作是思惟，六年之中示大勤苦精進之行。以何等故名勤苦行？是事難及人所不逮，是故名曰勤苦行矣。眾生之中，若天世人不能修行、成辦此業，唯有究竟一生補處菩薩，乃能行之，故曰難辦。斯勤苦行，因是現行四禪之法，數出入息令解其意，無想不念無所慾望，在所至奉心無所猗，不貪是四，其像本末宿世所學，無學緣覺菩薩所行，是則名曰周遍虛空。無作非作靡所不作，彼則名曰普護一切，以等如空行禪定事，是亦名曰去無所至。」

「於時菩薩欲現世間開化外學，若干品業訓誨諸天示其罪福。外學異術，計死斷絕神無所生；或言有常云何罪福。為分別說功德之報，現身口心當行清淨，日服一麻一米，六年之中，修立難及勤苦之行，宿命不債。菩薩六年之中結加趺坐，威儀禮節未曾進退，常存露精亦無覆蓋，不避風雨，不障頭首塵土之患，不起左右行大小便，亦無涕[涅-日+乖]，不屈申俯仰，亦不傾側，身不倚臥，或興雲大雨電雷霹靂，春秋冬夏菩薩默坐，值此眾難未曾舉手以自障蔽，諸根不亂不生恐怖；丘聚村落男女大小，牧馬牛羊擔薪負草，過邊興塵不相念之，不以為患，無所汚難。」

「彼時菩薩，眾人怪之羨之所行，取其草木投著耳中，耳不痛痒，著之鼻中鼻亦不[口*血]，亦不棄去。諸天、龍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目自覩見菩薩功勳道德巍巍，來往其邊供養奉事，稽首菩薩。」

「爾時菩薩定坐六年，現勤苦行，教授開化十二載天人，立之三乘，以是之故，坐六年耳。於是頌曰：」

「菩薩前出家，其功勳真正；
厥心常寂然，顯是愍眾生。
在五濁之世，由下劣俗故；
生此閻浮提，於世現罪福。
邪學業熾盛，諸見六十二；
故立此精進，逼困身畢罪。
浴池諸泉源，日月眾光明；
樹木巖石山，厭鬼地神禮。
自然行精進，建立難及行；

修成勤苦業，為眾示現此。
身力如金剛，禪思不可動；
用若干義故，亦復現緣覺。
若諸天人民，異學亂見喜；
亦化此等故，示勤苦之行。
而結加趺坐，在地無坐具；
日進一麻米，示現而服此。
示出息不出，亦無還報息；
六年甚堅強，禪思不缺漏。
無念無不念，不念所可行；
心猶如虛空，禪思不傾動。
不覆蓋身上，亦無所障蔽；
不移動如山，禪思不增減。
不避其風雨，亦不障頭首；
不失威儀節，禪思無進退。
村落諸男女，牧牛馬猪羊；
擔薪及負草，行邊興塵土。
不淨坋其身，若干品諸難；
無念不迷惑，禪思無進退。
身肉為消盡，唯有皮骨存；
腹背表裏現，猶如箜篌形。
諸所造天行，須倫龍沓和；
目覩總功勳，皆其咸供養。
五體禮受教，令疾得成就；
使我得致是，如心懷愍哀。
欲降外異學，闔蔽眾邪業；
因是現罪福，其身坐口言：
『是佛道難得，髡頭何有道？』
行無央數劫，六年畢其罪。
以是化天人，其數十二載；
是故人中尊，坐禪不進退。」

佛告諸比丘：「菩薩修勤苦行竟六年已，心自念言：『雖有神通聖明慧力，今吾以是羸瘦之體，往詣佛樹，將無後世邊地諸國有譏者乎？謂餓得道。吾身寧可服柔軟食，平復其體使有勢力，然後乃往至其樹下，能成佛道。』時有丘聚名曰修舍慢加

，有長者女，日日飲食八百梵志，見知菩薩造勤修行，常願奉供。大聖菩薩，即夜往樹下坐。時長者女，始出嫁時，有願生男子者，必當與作甘美餚饍，祠山樹神。時長者女，生得一男心中歡喜，[(土/口)*妥)/牛]千頭牛展轉相飲，取其淳乳用作乳糜，欲祠樹神；即便遣婢先往掃除。婢見佛坐，不識何神，還啟大家掃除已竟，樹下有神端正殊好，非世所見。

「時女聞喜欲取糜往，糜跳出釜高一丈餘不可得取，女甚怪之。時八百梵志中師見之謂女：『今此乳糜非凡夫所應服者，唯臨成佛，服食此飯乃消化耳。』天於虛空而出聲曰：『今日女欲興立大祠，有大菩薩在於精思勤修苦行，已從坐起，汝本有願當先飯之。食之充滿，爾乃逮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便說此意勿違本願。』時長者女聞天神言，即取乳糜盛滿金鉢，手執賓乾與八百梵志，俱往尼連水邊。」

佛言比丘：「菩薩知之，即以神通慧力，還江水邊，忽然而度，隨其習俗示現入水而自洗浴。時八萬天子各按樹枝供養菩薩，菩薩牽枝出在岸邊，其身輕便清淨無垢。菩薩適住，時兜術天子號離垢光，尋取天衣袈裟僧迦梨，化沙門形奉上菩薩，於時菩薩即取著之，靜然而住。時尼連江水中龍妻從地化出，以微妙床貢進菩薩，菩薩即坐。時修舍慢加村落長者女與諸梵志，奉美乳糜詣菩薩所，稽首足下右遶三匝，以賓乾水灌菩薩手，以美乳糜進奉上之。菩薩愍哀女故輒受食之，氣力得充心無所戀，持金鉢投之江水，具足千龍即攝取之而供養鉢，於時奉床龍妻得之，用立神寺勤心供養。諸天百千億載，悉取香水和泥起寺，其欲供養菩薩鉢者，各現宮殿咸共奉事。於時村落長者女等，佛與髮爪得之起塔供養。」佛言比丘：「菩薩適服此乳糜以成福願，身遂充滿容色光光，踰於日月。於是頌曰：

「『時世尊精思，勤心自念言：
身神通慧力，往詣樹王下；
成一切智慧，以逮諸通慧。
便行普愍哀，最後救眾生；
我寧可服食，令身得充滿。
往到樹王下，成聖一切智；
不以少薄福，得致天人安。
不得成明眼，還身力甘露；
至說宿功德，決斯安隱祠。』」
其心思如是，天聞告村落：
「金鉢盛乳糜，往詣江水邊；
奉上心踊躍，逮得道甘露。」
所行百千劫，諸根悉寂定；
諸天龍神往，大聖至水岸。

適施度無極，入水自洗浴；
以洗除心垢，愍傷於世俗。
億千天歡喜，各齋華[打-丁+鳥]香；
世寂適入水，人中上洗浴。
念知是菩薩，建立行無垢；
仁賢適洗浴，百千天奉事。
其身無垢穢，天子奉袈裟；
身即著衣服，著衣服已竟。
龍妻尋歡喜，奉之好床座；
寂定意便坐，為世之道眼。
修舍女奉食，金鉢盛乳糜；
稽首禮足下，大通即服之。
服此得充滿，投鉢著水中；
諸天奉真誠，來供養於佛。
如來適飯竟，乳糜極甘美；
其身氣力充，行詣佛樹下。
適到佛樹下，行身不動搖；
強如帝釋步，建立菩薩行。』

「於是菩薩飯食已充，愍念十方救濟危厄，欲坐樹下現成佛道度脫眾生。十方諸佛，咸示威變，顯其瑞應，五百化鳥自然來現，往詣其所邊菩薩身，暢悲哀音，歎其宿世所行無量積累功德，為一切故，欲化五趣故現五百，令去五陰，消除五蓋，拔五道行，逮五神通，化去五五二十五事，所處甚難，存處道場，住無所住，本無定慧。於是頌曰：

「『從無數劫來， 積德行六度；
四等心四恩， 護三界之將。
大慈無蓋哀， 欲脫癡聾盲；
今當成大道， 具三十二相。
隨俗而現身， 說苦空非常；
使了悉本無， 入佛三寶藏。
俗人罪所蓋， 十二因緣障；
不達無上真， 生死沈沒亡。
若解一切空， 不犯五陰行；
陰衰已消滅， 心淨如法王。
至真無上慧， 莫能限度量；

光明踰日月， 所濟無有疆。
須彌尚可稱， 虛空可度量；
不及大智慧， 大聖無極行。』

「歎此頌時，無數天神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也。」

佛告諸比丘：「菩薩江水邊洗已飯食乳糜，知氣力充，往詣佛樹；佛樹王下修如法行，皆無所動堅住如山，不詔蔽行，不逼短氣造立清淨，不動搖行而不相振，以不強項性不卒暴，所行高下自然平等；演光明王晃晃灼灼，至真善行消垢下意；法過去佛清淨正行，至師子床不壞性行；斷眾惡趣思念永安，棄魔力勢令不堪任；度眾邪行受正法業，滅冥樹塵生死之本；使無部黨，釋梵四王行無所處；一心勇猛恐伏怨難，所遊獨步達一切智，心意無雙斷終始滋，捨欲諸貪使滅四難，無為無畏度於彼岸；如是行者，菩薩德行功勳皆成。詣江水邊至佛樹下，欲行天人化其道路，弘廣無際，又斯道路左右七寶欄楯，悉令嚴正，高四丈二，上有交露行諸臺閣，亦眾寶成天蓋幢幡，處處交飾，七寶樹木高大妙好，諸寶樹間琦珍為繩；交絡諸樹兩兩樹間，有一浴池，池底金沙中生青蓮芙蓉莖華。其樹四邊寶為欄楯，明月瑠璃雜廁其間，鳬鷇鴛鴦遊戲其中，八千玉女香汁灑地掃道令淨，二萬玉女垂諸寶瓔，散諸天華。其樹間地七寶合成，八萬玉女各持供養，名香木蜜諸雜琦異，執金香瓶著寶塲上；一一塲上有五千玉女，鼓天之樂。」

佛言：「如是，比丘！菩薩欲詣佛樹下時，嚴治道路巍巍如是。至江水邊，諸志大乘亦入此路。其夜菩薩當成佛時，千梵天王告梵天眾：『其福功德顯耀清淨，皆修道跡，慈悲喜護禪定神通，從千劫來奉行大道，今詣佛樹，吾等當共往供養之，所修令吉以能歸命，無有恐懼，終無所畏，無八難患，生天上人間十方佛前。』在梵天宮，梵天聞之，六年苦行今詣佛樹，皆共善心當懷悅豫，供養菩薩大千世界之法主也。天帝釋梵、日月天王，詣江水邊皆往奉迎；在億載佛國，皆心念之，今詣佛樹下，當降伏魔，無能見頂，上至梵天，亦無能覩。今尊身相甚妙，莊嚴其身三十有二，言辭柔和清淨無垢，音聲雅妙過踰梵天，今坐樹下當共供養。其忍辱力，釋梵知之忽然安隱，悉斷一切塵勞結縛，若有聞者，致甘露跡成緣覺業；若逮佛道，普世界眾生皆來供養。」

佛告比丘：「有一梵天名曰三千建立，覩此三千大千佛國，平等如掌悉令照明，化於此地生軟青草，在其左右猶如天衣，如是草比遍大千佛國，而於眾生無所妨害，莊嚴此國。東方釋梵及四天王，諸菩薩眾不可稱計，諸佛國土諸菩薩眾，皆來供養。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國土無央數眾，釋梵四王莊嚴供具，皆來貢上。一一佛土若干莊嚴，鐵圍、大鐵圍一切諸山，是諸佛國忽然不現，悉不知處，唯覩一切諸菩薩身普周佛土，諸天子等又有十六人侍從菩薩。其名曰：轉進菩薩，無進菩薩，施與菩薩，愛敬菩薩，勇力菩薩，髮猛菩薩，善住菩薩，總持菩薩，照曜菩薩，華鬘菩薩，法

英菩薩，吉恐菩薩，不害眼菩薩，大淨菩薩，淨嚴菩薩，戒淨菩薩，眷屬圍遶，是諸天子等，悉不退轉逮得法忍，供養菩薩莊嚴道場，平治其地三千二百里，周匝圍遶有好七重欄楯，七重行樹，七重交露縵縵，七重寶樓，皆悉紫金諸雜校飾。若干種品諸寶蓮華自然化生，燒眾名香；上虛空中立一寶蓋，覆於十方諸佛國土，生諸寶樹，諸天人民，其樹華果悉現道場；其十方界水陸眾華，悉現道場。十方佛國菩薩道場，所可莊嚴不可限量。功德聖慧清淨之業，亦現道場。佛樹如是，諸天子等眷屬圍遶，莊嚴佛樹極令清淨。一切諸天龍鬼神乾沓和，所可莊嚴宮殿室宅，若干品妙悉遙目覩，咸共歎曰：『善哉，善哉！功德福報應不可思議。』

「彼佛樹神有四天俱嚴治道樹，一、名足跡，二、名邊豆，三、名善意，四、名布精，莊嚴佛樹供養菩薩。其樹根莖枝節諸葉華實，皆悉茂盛圍遶佛樹，廣長極妙高八十里，巍巍無量欄楯樹木，交露眾帳亦各七重，七寶合成周匝圍繞，猶如忉利畫度之樹，若有見者而無厭極。三千國土，國土堅彊猶如金剛不可毀壞，自然現彼菩薩坐樹當成佛道。」

佛言比丘：「是菩薩身演大光明，普塞惡趣，滅除八難，病者得愈，恐怖得安，繫縛得解，聾盲瘡癆皆悉解脫，貧者大富，塵勞熱者悉彼療治，飢渴飽滿，懷妊得產，老耄強健；當爾之時，悉無欲縛，無姪怒癡，不想患厭，無有諍訟。當爾之時，一切眾生相視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皆懷慈心。於是頌曰：

「『其至無擇界，現於地獄中；
諸有苦惱者，咸得入安隱。
畜生自然和，各各相愛念；
皆共懷慈心，逮得無所畏。
至於餓鬼處，諸飢渴窮厄；
皆獲得食飲，因菩薩威神。
八難皆閉塞，消滅諸惡趣；
眾生悉安隱，快樂如天上。
諸有聾盲者，眾根不具足；
應時悉視聽，其身皆備悉。
姪怒癡塵勞，眾生被熱惱；
諸塵得休息，皆悉念正真。
貧者得財富，皆得生天上；
病者悉除愈，繫縛得解脫。
無厭及瞋恚，無有諍訟者；
爾時咸相敬，皆共起慈心。
如父母一子，展轉相愛念；

眾生等如是，相愛如父子。
時菩薩光明，普照曜佛土；
猶如江河沙，普遍四方界。
不礙諸鐵圍，通過諸黑山；
一切諸佛國，悉現如一土。
見羅列諸寶，平正如手掌；
莊嚴諸佛土，以供養菩薩。
十六諸天子，圍遶佛道樹；
莊嚴其道場，三千二百里。
諸所可莊嚴，不思議億國；
菩薩威神故，皆現彼佛樹。
諸天龍鬼神，真陀摩休勒；
各各起宮殿，遙望悉見之。
以見此清淨，諸天人欣喜；
善哉福之報，所作今悉見。
眾口意所行，所可修平等；
諸利義悉吉，心所願輒得。
如宿世所行，所願悉具足；
諸所罪福報，所獲亦如是。
莊嚴殊道場，四天子交飾；
猶如畫度樹，佛昇忉利天。
因緣不自在，悉說諸功勳；
菩薩清淨業，如本所作行。』』

迦林龍品第十六

佛告比丘：「菩薩身光照迦林龍王宮，龍蒙佛光身心悅豫，消諸塵勞，普獲安隱，面目欣怡。爾時龍王見斯光明，目即得開，與眷屬前而讚歎曰：『我已曾見拘留秦佛，從來久遠，亦見拘那含牟尼佛并及迦葉，光明所照。覩諸法王光明無垢，必當有佛，相好愍哀慧明興世，故照我宮，金色光光不妄晃昱，明踰日月火焰明珠所不能逮，天帝梵光自然遠邊，阿須倫明亦不能及；宮殿常冥今忽大明，覺了離垢身得安隱，心懷踊躍體無眾患，無熱清涼，無數億劫精進不疑。詣道樹下，善哉！共取華香衣服寶瓔珞琦珍，名香搗香箜篌樂器，當往供養，執有功勳。』

「龍后聞之，歡喜悅豫出觀四方，遙見菩薩如須彌山，威光莊嚴，百千億天而圍繞之，釋梵奉敬心中踊躍，見其塗路。時龍后喜詣度世所，投身作禮叉手前住。於是

大悅，供養華香眾雜名香鼓樂，而嗟歎曰：『功勳真正，見尊善哉，如月盛滿，化眾度世，覩前至聖所見瑞應，今見亦然等無差別。今必降魔逮得滅度，猶賈脫難，宿曾布施如所願得，逮致忍辱，所求精進，樂於禪思，然智慧燈，本所行願今悉具足，必成最勝。猶如有樹華實茂盛，致佛滅度，如千泉源汲水無盡。』其心歡悅，普悉興雲而雨遍至虛空：『今必成道，體紫金色光周遍佛土，一切惡趣悉致弘要。其三千國諸豪尊位，令三世醫必當詣佛，燿於天下猶安明山不可傾動，如明智人覩四大海尚可枯竭，詣樹王下無能蔽障不成佛道。』』

佛告比丘：「於是菩薩心自念言：『諸過去佛，為在何坐得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正覺乎？』復更念言：『過去諸佛坐於草蓐成最正覺。』虛空之中無數百千天，覩菩薩心即時報言：『如大聖意，過去如是，皆坐草蓐成最正覺。』」

佛語比丘：「於時菩薩見路右邊，有一人名曰吉祥，刈生青草柔軟滑澤，整齊不亂好若天衣。時菩薩見，即便越道詣吉祥所，以慈和心與共談語，而謂之言：『敷演善教而勸助之，言辭溫雅無有龐獷，其心安和而無惡意，除姪怒癡演哀鸞音，釋梵八聲甚深難及，如師子吼猶若雷震。十方佛國眾生蒙化，皆得安隱。有所講說，百千法音無能制止，以一法音普入諸聲，皆相安和至於解脫。普悅眾會，一切諸佛所說應時與慈仁語。吾欲得草，吉祥與我！今日欲得，當伏邪力成無上覺。無數劫來所施調意，棄捨諸想奉行禁戒，今應獲之。忍辱精進智慧功力，聲名智力禪定神通，脫門道力今當獲之。』於是吉祥，聞導師說清和之辭，歡喜踊躍，身和意悅奉柔軟草，興大功祚度於無極：『吾成甘露，吉祥施座當得佛道。用施草故，吾無數億劫修勤苦行，奉若干業，智慧功德善權方便，心意堅強然後得佛，必成正覺如我今也。若至道場當教餘人，果得所願，知吾得佛分別甘露，當來聽法逮最賢聖。』適施草座地則大動。天在虛空皆共叉手合掌歎曰：『今日降魔及官屬力，乃逮甘露無上正真。』」

佛語比丘：「往詣樹時，諸天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心自念言：『當令菩薩坐此嚴淨成最正覺。』又諸佛樹華果茂盛，或淳香樹高四十里，或有佛樹七寶校成高八千里，或四千里，或高百千由旬，一切佛樹具足八萬；若干天衣而布其上，或布蓮華若干種品，以為床座。菩薩座上，有三昧名曰淨燿定意正受，適以是定三昧正受，一切佛樹皆菩薩坐，相好嚴身；一一天子，念知菩薩坐我座上不在餘座。淨燿定意威神之故，地獄、餓鬼、畜生皆得休息，諸天人民、五道所生眾生之類，皆自目覩菩薩大士坐我佛樹下，不見在餘也。其下劣眾大薄福者，見於菩薩身坐草蓐，詣菩薩所右遶七匝。」

「爾時菩薩則坐自然師子之座，力勢堅固猛過龍象，豪尊自在無能及者。名稱普聞，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福祚妙達，能降魔怨故，現坐於草蓐。其身直坐心意正定。有德之人，時見菩薩坐師子床，如月盛滿照於十方。菩薩自誓：『使吾身壞肌骨枯腐其身碎盡，不成佛道終不起也。從無央數億垓載劫，勤為苦行

今乃得之，終不迴還。』」

佛語比丘：「爾時菩薩坐佛樹下，有大光明號班宣道場，放斯光明普照十方無限佛界，遍虛空際照諸佛土。爾時東方離垢世界，無垢光如來佛國，有一菩薩名燿嚴光，光往勸照，與無央數菩薩眷屬往詣道場，適詣佛樹。南西北方四隅上下十方佛國，盡虛空界所有佛土，皆見菩薩坐一道場樹下，咸悉覩焉如近相見。五道眾生展轉相視，皆見菩薩如觀手指。云何大聖微妙如是？彼諸菩薩見其面像，說是偈曰：

「『無塵勞瑕疵， 拔除眾垢濁；
身光照十方， 超越諸威曜。
其福慧定意， 積累無數劫；
彼最勝能仁， 普遍一切方。』」

「於時南方寶焰如來佛國，最淨世界，菩薩名現寶積蓋，光往勸照，與無央數諸菩薩俱眷屬圍遶，往詣佛樹供養菩薩；執一寶蓋皆覆道場，釋梵四王展轉相謂：『獲嚴淨蓋為供養誰？』時寶蓋中出是偈言：

「『百千那術載， 以施無等倫；
常懷弘慈心， 此有殊特相。
鈞璫演光明， 今至佛道場；
力勢難可及， 故來供養此。』」

「於時西方思夷像佛土，華嚴神通如來世界，菩薩名無著光明，其光勸照，與無央數諸菩薩俱往詣道場，寶交露帳；十方天、龍、鬼神、健沓和，展轉相謂：『此嚴淨光為從何來？』寶交露帳，說此偈曰：

「『寶車及寶衣， 高上至三界；
寶稱樂寶眼， 被鎧而精進。
今當得佛道， 眾菩薩皆至；
致此寶交露， 供養彼最勝。』」

「於時北方日轉世界，蔽日月光如來佛土，菩薩名淨王，光往勸照，與無央數諸菩薩俱往詣道場；十方世界所有德淨，皆現高座，時菩薩眾皆說此言：『誰今致此若茲嚴淨？』其普嚴淨，演是偈言：

「『其身清淨者， 無數功德慧；
所行口清淨， 彼宣斯法目。
斯心常清淨， 久發慈悲心；
今至樹王下， 供養釋尊人。』」

「於時東南方德王世界，德明王如來佛土，菩薩名德音光明，其光勸照，與無央數諸菩薩俱，往詣道場供養菩薩；持交露臺中有高座。其交露臺，演此偈言：

「『其功勳德普，須倫鬼休勒；
彼德王福稱，以奉上道場。』

「於時西南方樂成世界，寶林如來佛土，菩薩名寶光明，其光勸照，與無央數諸菩薩俱，來詣道場供養菩薩；致無量寶交露之臺，中有高座。其交露臺，演此偈言：

「『彼善意恭敬，施無數珍寶；
講堂及軒窓，捨身及車乘。
嚴交露華蓋，微妙好園觀；
惠頭及手足，由是坐道場。』

「於時西北方雨氏世界，雨香王如來佛土，菩薩名積雷雨音光明，其光勸照，與無央數諸菩薩俱，來詣道場供養菩薩；致眾香交露臺，中有高座，雨眾名香散高座上。其雨香音，演此偈言：

「『雨法遍三界，具解脫光明；
雨離欲甘露，至滅度無為。
消一切眾塵，悉斷結縛毒；
禪思神足力，造三品華香。』

「於時東北方樂帛交露世界，寶蓋起光如來佛土，菩薩名嚴帛帳光明，其光勸照，與無央數諸菩薩俱，來詣道場供養菩薩；其交露帳以寶為地，化作菩薩相好嚴淨，是諸菩薩各各執持天華香，卑身低頭說此偈言：

「『瞻大眾恭敬，嗟歎億載佛；
所說如梵天，稽首詣道場。』

「於是下方普明世界，普現如來佛土，菩薩名寶藏光明，其光勸照，與無央數諸菩薩俱，來詣道場供養菩薩；焰光高座紫金蓮華自然現矣，彼蓮華上化有天像，則以右手執寶瓔珞垂繪幡綵，卑身低頭說此偈言：

「『其身恒恭敬，常禮佛弟子；
禮佛捨自大，吾禮德功勳。』

「於是上方虛空世界，無限眼王如來佛土，菩薩名虛空藏光明，其光勸照，與無央數諸菩薩俱，來詣道場供養菩薩；十方佛土如虛空界，合集諸華名香搗香，衣服華蓋幢幡，金銀眾寶，象馬車乘，樹葉花實，男女大小，捷沓和、真陀羅、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時放大雨，使諸眾生想歡喜悅，其有恐懼令無畏難。於是頌曰：

「『好談如菩薩，奉愍傷得道；
莊嚴淨應度，德踰大威神。
或上雨虛空，垂百千寶瓔；
或上香寶鬘，現垂軒華香。
或地師子吼，演空無相願；

或空揚大聲，古未見此華。
或在空上界，現己千億寶；
遍空故吉祥，歎菩薩福祐。
應時放光明，覆蔽魔宮殿；
或現寶幢英，最福詣佛樹。
明珠停虛空，光曜月善月；
或心化須曼，雨道場佛樹。
或頭面稽首，天子念造敬；
或可如須彌，虛空手散華。
或至四方澤，燒諸好名香；
手執持寶杖，遙覩見菩薩。
或現寂梵像，澹泊寂然住；
毛出柔軟香，等慈悲喜護。
或如天帝釋，億載天圍繞；
往詣佛道場，叉手散明珠。
或至四方域，健沓鬼真陀；
雨光果須曼，此諸神歎勇。
或受持華香，樹葉華香散；
佛子現半身，卑已散華香。
或受分陀利，青蓮若干華；
住相三十二，歎尊無所著。
身大如須彌，在虛空自投；
幢幡及華香，見三千佛國。
目覩天地燒，悉見諸合散；
念入法門行，聞天不與欲。
或暢真陀音，顏色妙具足；
莊嚴如玉女，觀天人無厭。
身如剛無壞，心行棄自大；
或來口說義，浴身光去垢。
或寶場寶掌，辦百千幢蓋；
雨寶華名香，眾生苦立安。
出地大寶藏，毛說億載經；
辯才令意覺，解眾生迷惑。
持無畏如山，化亂第一安；

十方億載國，今日覺甘露。」」

佛告比丘：「菩薩嚴淨如是比像，國土自然，去來今佛諸佛國土，菩薩道場所作嚴淨，皆以普現交露臺閣。菩薩如是坐此高座，其斯欲界諸天之中，計魔波旬最為豪尊，今吾應義當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當感致魔令到於斯，緣斯降伏。因斯攝化諸欲界天子，具足得本，及魔界天，見師子吼降伏一切，成最正覺，爾乃發起三界眾生。」

召魔品第十七

佛告比丘：「於時菩薩有光明，名消魔宮場，演斯光明普照三千佛國，靡不周遍，曜魔宮殿皆使覆蔽。從其光明使魔波旬聞此像教，大清淨土從無數劫，積功累德棄國捐王，愍哀正真欲成甘露。在佛樹下，己身已度當度餘人，己越三界當脫他人，己身已安當安一切，己身寂滅滅度他人，處在閑居護諸惡趣令無有餘，為天世人一切師父。神通已達，永離諸惡趣令無有餘，為天世人一切師父。神通已達永獲大安，以甘露安安於一切。當空汝界加縛卿頸使無勢力，失眾眷屬，心中隔塞不知何計。當興法雨，潤澤一切。」

佛語比丘：「時魔波旬聞是頌教，臥寐夢中見三十二變：一、見宮殿闇冥不明；二、見宮殿污泥不淨；三、見宮殿毀壞破散而生荊棘；四、見恐怖衣毛為豎馳逸散走；五、見迷惑失道入於邪徑荊棘瓦石；六、見其後園所生樹木無有華實；七、見池水枯竭無諸蓮華；八、見鳬鴈鴛鴦孔雀哀鸞百鳥禽獸皆無羽翼；九、見其大鼓箜篌樂器破壞斷絕棄捐在地；十、見捨所愛敬妻子眷屬別異處寐；十一、自見己身床上墮地破傷頭面；十二、見諸魔子威神力強，皆來稽首歸命菩薩；十三、見魔四女迷失時節化為老母；十四、自觀己身衣體污泥垢塵；十五、自見牆壁軒窓臺閣門戶傾危；十六、自見軍眾鬼神、閻叉、厭鬼、捷沓和、天龍眷屬，一切手脚，其身及頭皆墮在地；十七、見欲界諸天、天帝釋、焰天、兜術天、無憍樂、化自在天，各自捨去不從其教；十八、見魔宮殿所居止眾裏覆頭首；十九、見大自在今不由己；二十、自見眷屬不為歸伏；二十一、見頭冠幘珠璣瓔珞火自然燒；二十二、見魔宮殿自然震動；二十三、見諸樹木而截墮地；二十四、見諸可意業都不復現；二十五、見其水決沒壞宮殿；二十六、見河水崩潰灌民居舍；二十七、見一切天王皆來歸命菩薩瞻其顏色；二十八、見身床臥自然出外；二十九、見其餘眷屬而捨遠去歸於菩薩；三十、見吉祥釜竈皆悉毀壞；三十一、見諸梵王諸魔官屬宣傳不吉；三十二、覩見十方一切眾生歸命菩薩而從受教。」

佛告比丘：「魔於夢中見是諸變，時從夢起心中恐怖，衣毛為豎，召會大臣及諸兵眾，為告說此夢中所見。魔有智臣，名師子安，王問此大臣及諸會者：『我於夢中，聞於空中自然出聲，釋家生子身相眾好，六年之中修勤苦行，詣佛樹下當成正覺。』

從夢覺已心自念言：「今此菩薩度無央數億載人民，必空我界令無有餘，當禁制之。有德如是，輒成佛道，名曰法王普往歸之。以何方便斷其徑路令不成就？」以大兵眾而往伏之。』於是頌曰：

「『以將大兵眾，共行害除之；
便就其樹下，危殺此沙門。
將四部之兵，其欲愛敬我；
與我共戰鬪，急速往遣之。
緣覺及羅漢，遍滿於天下；
滅除我眾兵，使無有力勢。
如是當成佛，天地之法王；
部黨甚熾盛，為佛無斷絕。』

「於是魔子導師，為魔波旬說此偈言：

「『大人面何變，顏色不如常；
如忉利天人，其身不和調。
今何所見聞，疾告今欲知；
常觀正本末，療治其疾患。
聞天人所言，臥寐見惡夢；
若皆眾中說，聞者自投身。』

「魔子導師自詣啟父：『我會大眾雖宣音聲，令無所勝，使無非惡，眾庶心生，或有所生，或無所生，如是服響自於樹下，今現瑞應則為吉祥，不見輕慢也。我察必安具眾吉祥，善與少事令罪不生。我見寂然所可導御，不起幻術，不以吾我，行成吉祥正真導師。』導師復言：『若有威力而不成功，自然羸弱有生勇士慈行得勝。假使螢火滿三千界，有一毫明，必能普照十方天下，其心懷穢妄道習惑，輕於明智彼病難治，無能動移億佛不療。』」

佛告比丘：「於是波旬不用導師之言，即召千子——其五百子導師之等，信樂道德歸於菩薩，住菩薩右；其五百子隨魔教者住菩薩左——時魔波旬告諸子言：『汝等一心共立建謀，以何力勢勝菩薩乎？』其右面子名導師者，答父波旬而說偈言：

「『令諸子諍豈為好，自任訟理欲斷根；
小蟲欲與師子戰，勇如是行豈勝佛。』

「其左面子，名曰惡目，以偈報答：

「『適覩我身力便傷，如樹墮地拔根枝；
於今沙門察我住，以得視息復欲喘。』

「其右面子，名曰軟音，以偈報曰：

「『欲興恐懼消大海，所行顛倒求安和；
斯觀菩薩之面像，吾不謂父為奇訝。』

「其左面子，名曰不淨，以偈答曰：

「『自見一己欲得勝，卿作沙門默然退；
見我兵眾無數千，皆共猛勇害汝形。』

「其右面子，名曰善意，而說偈言：

「『象大鉤鎖所有力，勇執金剛密健人；
建得忍力藏柔軟，使諸剛強永無力。』

「其左面子，名曰強威，重說偈言：

「『雖菩薩身光消病，我入於彼悉破壞；
受持善根如劫燒，我身當害於菩薩。』

「其右面魔子，名曰善因，以偈報曰：

「『山尚可動空可墮，其大海水尚可盡；
虛空盡可行在地，不得甘露不捨樹。』

「其左面魔子，名曰所入變，復以偈答曰：

「『日月光明猶可蔽，魔宮殿住能隱水；
豈取一滴盡江海，將兵迴還勿雷吼。』

「其右面魔子，名曰德悅，復以偈報曰：

「『日月可滅明，鐵圍可不淨；
菩薩之清淨，己一無能當。』

「其左面魔子，名曰求便，即時頌偈答曰：

「『無兵無黨名純淑，其面妙好無鎧仗；
未見無兵欲戰鬪，如我今日必相害。』

「其右面子，名曰德嚴，以偈報曰：

「『不可從己而獨言，心懷忍力精進強；
行三脫門智慧財，德力為兵相降伏。』

「其左面魔子，名曰不還，以偈答曰：

「『當還害之如燒草，正使吉呪不免箭；
呪以成者破山還，不令太子住不馳。』

「其右面子，名曰法樂，以偈報曰：

「『虛空可盡令有形，其眾生界可一同；
柔軟風冷尚可獲，菩薩樹下不可移。』

「其左面子，名曰澹怕，以偈答曰：

「『我父境界供自然，眾人所欲皆有之；
皆當破壞害其命，就樹下危乃捨去。』

「其右面子，名曰一切吉，以偈報曰：

「『假使三千滿中物，皆成為毒不能傷；
姪怒癡毒大恐難，皆欲加聖終不能。』

「其左面魔子，名曰樂貪，以偈答曰：

「『百千玉女自莊嚴，鼓於無數伎樂音；
受喜數受樂欲好，從是致安諸所慕。』

「右面魔子，名曰法行，以偈報曰：

「『以法所樂而自娛，慕敬禪定好甘露；
度脫眾生受以慈，誰復有心樂於欲。』

「左面魔子，名曰好跋，以偈答曰：

「『月行虛空有所至，除去闇冥故清明；
我等今日得沙門，毀滅所行諸覺業。』

「其右面子，名曰師子吼，以偈報曰：

「『無數野狐而鳴呼，不如一勇師子吼；
百獸聞音懷恐懼，戰慄驚怛奔四方。
今者卿等亦如是，不聞人尊頒宣法，
自強廣遠妄所說，聞聖師子吼降伏。』

「其左面子，名曰念惡，以偈答曰：

「『今來眾會無數變，云何觀此諸頭首？
愚人覩是不捨走，言降伏之乃訛言。』

「取要言之，一切魔子，清白部，又黑冥部，各各說偈。於時有一將軍，名曰賢天，為魔波旬說此偈言：

「『是君之所知，釋四王真陀；
阿須倫迦留，叉十稽首禮。
何況所不惑，梵天及光音；
淨居諸天子，普亦自歸命。
今所生諸子，從尊受教令；
斯等敬菩薩，至此皆稽首。
今斯魔軍眾，三千二百里；
恭恪悅意觀，心中懷踊躍。
覩之面和悅，百千天雨華；
無數神供養，諸天下賓王。』

諸魔眾所作，憤亂鼓不鳴；
能還者為智，必不得其勝。
佛樹為吉祥，鳬鴈皆孔雀；
不畏而悲鳴，不勝不如還。
魔眾所住處，雨墨及塵土；
道場雨眾華，唯聽願迴還。
魔眾所住處，溝坑布[金*疾]鑠；
道場于香熏，智覩當還逝。
前所夢見瑞，目覩何不還；
為欲奈之何，處所已破壞。
其濫衍化人，瞋於凡大仙；
精進極歎頌，雨雷不生草。
精進仙人還，應儀能合偶；
不害眾生故，頭首得自在。
天王不聞乎，身相光遠照；
出國無所異，成佛降塵勞。
其身如是淨，仙人奉敬之；
當往詣至尊，莫不啟受教。
眉間白毫毛，若演其光明；
覆蔽億國土，蓋魔宮不現。
無能見其頂，極察不能覩；
無能堪任觀，成就正真覺。
猶須彌鐵圍，日月天帝梵；
土地諸道場，樹木山稽首。
福力有智力，聖力精進力；
忍力禪思力，魔力消無力。
猶如坏為器，必當疾毀壞；
師子比禽獸，螢火比日月。
求比無等倫，師子廸同耶；
比察於菩薩，不見有等類。』

普曜經卷第五

降魔品第十八

「於是魔波旬心中憤亂，恐怖色變強顏不去，不欲退還故作訛言：『我所為是，告其兵眾，卿等併心皆共和同，所可見知諸天鬼神逼迫菩薩莫使縱逸也，當共伏之爾乃捨去。』

「爾時波旬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見從：『汝詣佛樹惑亂菩薩，嗟歎愛欲之德，壞其清淨之行。』女聞魔言，即詣佛樹，住菩薩前，綺言作姿三十有二：

「一、曰張眼弄睛。二、曰舉衣而進。三、曰[言*口][言*口]並笑。四、曰展轉相調。五、曰現相戀慕。六、曰更相觀視。七、曰姿弄脣口。八、曰視瞻不端。九、曰嫋嫋細視。十、曰互相禮拜。十一、以手覆面。十二、迭相撏握。十三、正住佯聽。十四、在前跳蹀。十五、現其髀脚。十六、露其手臂。十七、作鳬鴈鴛鴦哀鸞之聲。十八、現若照鏡。十九、周旋出光。二十、乍喜乍悲。二十一、乍起乍坐。二十二、意懷踊躍。二十三、以香塗身。二十四、現持寶瓔。二十五、覆藏項頸。二十六、示如閑靜。二十七、前却其身遍觀菩薩。二十八、開目閉目如有所察。二十九、俾頭閉目如不視瞻。三十、嗟歎愛欲。三十一、拭目正視。三十二、遍觀四面舉頭下頭。

「菩薩心淨，猶明月珠而無瑕疵，如日初出照於天下，猶如蓮華在於泥水而無所著，如須彌山不可移動，其德高遠諸根寂定，其心澹泊而無增損。

「爾時魔女善學女幻迷惑之業，往欲亂道，而重言曰：『仁德至重諸天所敬，應有供養，故天遣我。我等既好年壯盛時，天女端政優鉢華色莫喻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

「菩薩答言：『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瓶中盛臭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淫惡不善自亡其本，死則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形，欲脫致難。汝輩故來亂人善意，非清淨種，革囊盛臭而來何為？去

，吾不用。今阿母等不安天上，何為橫來？』其魔王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即還魔所而說偈言：

「『禁戒清淨不樂觀， 所視恭敬無瞋恨；
所察威儀無愚冥， 其身微妙審詳序。
快說女人之瑕穢， 已離愛欲無所戀；
天上世間無等倫， 不見真行如是者。
所在進止覩女像， 本淨謹慎妙巍巍；
堅一其心無瑕穢， 猶如安明不可動。』

察福威神及功勳， 從無數劫護禁戒；
清淨梵天無數億， 頭面稽首真人足。
必當降伏我魔兵， 輒成道德如前佛；
以故我等不可爭， 逮得尊業療一切。
所觀如空明珠寶， 億載菩薩往恭敬；
若干雜形如妙華， 迦留須倫山樹木。
有所思惟無想念， 咸來供養於十力；
其面眉間功勳光， 斯明極曜遍照遠。
所行之處無求便， 所受根本無所失；
無瞋無塵無有所， 舉動作事常少欲。』

「於是樹神，覩其威神即懷恐懼，承佛威力，所言至誠悉共和同，以十六事嗟歎菩薩：今清淨人極妙巍巍，如十五日月盛滿時；其明普照，猶如日出曜於天下；如樹華茂無不芬葩，奇相眾好金色從容；諸根寂定，猶如蓮華處於浴池；所演有威，猶師子吼而有殊特；猶念菩薩，在林樹間獨步無畏，所造習行人中獨尊，譬如安明山峙于大海超絕獨顯；平等堅固，如鐵圍山出眾山上；尊人功勳普聞遠近，若水具足攝持天地；其意恢廓而有殊特，斯心無限猶如虛空；其心正住曜無等倫，譬如天地眾生所仰；其心清淨而無穢濁，萬民悅豫至無有餘；其意清明無能覩者，一切眾生所可慕樂；有所度脫而有超異，悉斷一切諸所想念；尊力無上猶如鉤鎌，莫不為伏；所行精進志性堅固，諸狐疑者眾結悉解；退降魔眾捐棄于兵令還歸宮，尊人善利致得十力，力勢無雙。如是比丘，樹神以十六事，嗟歎菩薩功德無侶，聞者莫不欣喜。」

佛告比丘：「淨居諸天以十八事，嗟歎菩薩，毀訾魔眾。何謂十八？」

「魔以見棄猶如羸老不能得勝，一。」

「波旬劣極如朽牆壞，二。」

「波旬大聖一己勇猛至願而降伏卿，三。」

「波旬無侶如病無養，四。」

「波旬無力猶門戶破，五。」

「波旬今見遠棄如失娛樂，六。」

「波旬今日住於邪徑如賈失路，七。」

「波旬疾棄如病不除，八。」

「波旬愚癡所在不安，九。」

「波旬不孝不知報恩，十。」

「波旬馳走如師子吼小獸馳逸，十一。」

「波旬見擯如眾斥棄，十二。」

「波旬不知時節福盡無餘，眾所捨除如滿器土，十三。」

「波旬已見縛束，勇猛巧言自憮怕擯，十四。」

「波旬失眾力如失頭髮手足，十五。」

「波旬無意如狂失志，十六。」

「波旬迷惑不知家處，十七。」

「波旬奔馳如狂逸走，十八。」

「如是，比丘！淨居諸天以十八事毀訾波旬。」

佛告比丘：「宿衛佛樹諸天，以十六事覆蔽於魔。何謂十六？」

「今日菩薩降伏波旬及諸官屬，一。」

「今日菩薩總以大勢力攝取波旬令自然羸，二。」

「今日菩薩使魔波旬不知處所，若日光明噎於熒火，三。」

「今日菩薩以佛大權過諸天威拔惡根本，四。」

「今日菩薩以佛大威神師子之力，消伏波旬若小獸縮，五。」

「今日菩薩墮魔山谷，如有力人斫截樹木，六。」

「今日菩薩懊惱波旬，如大怨家見逐曠野，七。」

「今日菩薩得波旬降，猶如大海和於牛跡，八。」

「今日波旬妬於菩薩，如獄囚得脫故有賊心，九。」

「今日菩薩迷惑波旬，如豪貴之人牽掣貧匱，十。」

「今日菩薩棄捐波旬，如非法王失於故土，十一。」

「今日菩薩勝於波旬，如猛毅士屈伏劣弱，十二。」

「今日菩薩令魔憂惑，如破壞人不知所奏，十三。」

「今日菩薩令魔訛言如海船壞，十四。」

「今日菩薩令魔消除，猶如劫盡燒諸草木，十五。」

「今日菩薩毀落波旬，猶如大勢壞諸異學，十六。」

「如是，比丘！宿衛佛樹諸天，以是十六事，覆於魔波旬。」

「於是時弊魔聞諸天人至誠分別，決了本末教令還歸。魔毒益盛，謂菩薩言：『疾起奔馳，我眾兵仗十八億眾，皆共併勢，如是勢相，若斯度已而危仁身。是我眷屬眾兵相越，我終不言當復相救，速疾起走。』」

「菩薩答曰：『如須彌山不可動搖，一切十方諸會眾多尚可墮地，萬物草木皆為眾生無能傾心，若有一意尚竭大海不損吾心，不得佛道吾終不起。』魔復說言：『我生欲界，一切四天王、天帝諸釋、阿須倫、健陀羅、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在中為主屬我無餘，仁亦屬我，今者自恣耶？』」

「菩薩答曰：『卿欲界尊自謂威神，必非是尊，非法尊也，道法尊者乃謂為尊。不但欲尊，地獄、餓鬼、畜生於中罪尊，非道正真無上聖尊也；必當成佛，降伏弊魔。』」

。』魔復報曰：『今日沙門獨在林岫，欲得是願致為甚難，欲立應行今且壞失，何因得道？』

「菩薩報曰：『以失義理，告何從來？不違禪定神足功德，不亡威力能大勤修，乃名曰為精進力也，不成佛道終不起也。魔何所恚在前而住，宣麤惡辭？』『或謂已止。一己獨身在於曠野，猶如一日滅十方闔眾光炬明，今與大眾，乃在吾前而現顏貌。吾當相逼速起出去，必相危害已興眾變，遇眾苦難。鬼神所在能立郡縣，猶是所作能成自在，眾形無數天人逼卿。』

「菩薩報曰：『空尚可盡，風尚可握，男女大小，其月無垢光滅眾冥，尚可墮地。光亦可冥，無能移吾退樹下去。要成道德，雖興勢力不捨兵眾興麤害心，吾常仁慈柔和為本，咄咄小子，如斯毀壞不察本變，不捨兵眾，吾在眾中若紫金山，猶大寶藏靡不咨嗟，如妙華鬘今日必勝，化大亂眾善毀魔兵，鬼神種靡不歸伏。』音越梵天聞於十方，聲如哀鸞。『諸神惡鬼此眾伴侶，天神來現住在目前，遍虛空中皆集勇猛，來詣樹下欲得壞卿。』『假使大千滿中諸形若干種變皆執金剛，不能動吾，雖懷惡心執持五兵，吾不畏之。』魔持刀劍：『沙門速起盡力馳走，今以刀刃段段解截。』『假使三千土地所有境界，皆滿中魔各各執劍如須彌山，不能搖動吾一毛矣，況欲害乎。吾心堅強終不傾移。』神通之曜巍巍無量，體紫金色如火中金。魔王益惱，召四部兵大來集會：『無極大力當往戰鬪，自古迄今未見有此，汝等併勢當討滅之。』

「爾時四部十八億眾，各各變為師子熊羆、虎兕象龍、牛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稱言；蟲頭人軀，虺蛇之身，龜鼈之首，一面六目，或一項而多頭，齒牙爪距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攬戈矛戟。菩薩慈心不驚不怖一毛不動，光顏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自前與佛相詰難，其辭曰：

「『比丘何求坐樹下？ 樂於林藪毒獸間；
雲起可畏窈冥冥， 天鬼圍繞不以驚。』
『古有真道佛所行， 澄泊無畏除無明；
其成最勝法滿藏， 吾求斯坐決魔王。』
『汝當作王轉金輪， 七寶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最無比， 斯處無道起入宮。』
『吾覩欲盛吞火銅， 棗國如唾無所貪；
得王亦有老死憂， 去此無利勿妄談。』
『何安坐林而大語， 委國財位守空閑；
不見我與四部兵， 象馬步兵十八億。』
『以見猿猴師子面， 虎兕毒蛇象鬼形；
皆持刀劍攬戈矛， 跳躍哮呼滿虛空。』
『設復億垓神武備， 為魔如汝來會此；

矢刃火攻如風雨，不先得佛終不起。』
『魔有本要令我退，吾亦自誓不虛還；
今汝福地何如佛，於是可知誰得勝。』
『吾曾終身快布施，故典六天為魔王；
比丘知我宿福行，自稱無量誰為證。』
『昔吾行願從定光，受荊為佛釋迦文；
恐畏相盡故坐斯，意定必解壞汝軍。』
『我所奉事諸佛多，財寶衣食常施人；
仁戒積德厚於地，是以脫想無患難。』
菩薩即以智慧力，伸手按地是知我；
應時普地轟大動，魔與官屬顛倒墮。
魔王敗績悵失利，惛迷却踞前畫地；
其有曉心乃了悟，即時自歸前悔過。
『吾以不復用兵器，等行慈心却魔怨；
世用兵器動人心，而我以等如眾生。
若調象馬雖以調，然後故能會復生；
若得最調如佛調，以如佛說無不仁。』
亥天見佛擒魔眾，忍調無想怨自降；
諸天歡喜奉華臻，非法王壞法王勝。
本從等意智慧力，慧能即時禳不祥；
能使怨家為弟子，當禮四等道之證。
面如滿月色從容，名聞十方德如山；
求佛相貌難得比，當稽首斯度世仙。』

普曜經行道禪思品第十九

佛告比丘：「菩薩坐佛樹下，以降魔怨成正真覺。消荊棘根三毒之源，無諸緣起陰蓋衰種；永無微曠，眾想以定淨如虛空；勇猛無難，豎其大幢顯示一切，招來十方度脫三界。默坐樹下示現四禪，為將來學顯道徑路；以縛諸我神通微妙，棄欲惡法無復五蓋，不受五欲眾惡自滅，念計分明；思視無為，譬如健人得勝怨家，意以清淨成一禪行。心自開解却情欲意，無惡可攻不復計觀，寂然惔怕如聖賢行念思以滅，譬如山頂之泉水自在中出盈流於外，谿谷雨潦無緣得入，靜然守一專心不移成二禪行。又棄喜意惟見無欲，外諸好惡一不得入，內亦不起，心正體安，譬如蓮華根在土中華合未開，根莖華葉潤漬水中，以淨見真成三禪行。棄苦樂意無憂樂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無苦樂志正在其中，如人沐浴潔淨覆以鮮好白繒，中外俱淨表裏無垢，喘息自滅

寂然無變，成四禪行。

「譬如陶家，和埴調軟中無砂礫，在作何器。精進開發無所不能，已得定意建立大慈不捨大悲，智慧善權究暢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所謂：四意止、四意斷、四禪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終而復始。以曉三脫得三達智，去來今事無所罣礙。變化現法所欲如意，不復用思身能飛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億萬無數，復令為一。能徹入地石壁皆過從一方現，俯沒仰出如出入水，能身中出水火，履水行虛身不陷墜；坐臥空中如鳥飛翔，坐能及天手捫日月，其身平立能至梵天，出沒自在；眼能徹視，耳能洞聽，豫知諸天人龍鬼神蛟行蠕動之類身行口言。念於所念悉見聞知，諸有貪婬無貪婬者，有瞋恚無瞋恚者，有愚癡無愚癡者，有愛欲無愛欲者，有大志行無大志行者，有內外行無內外行者，有念善無念善者，有一心無一心者，有解脫意無解脫意者，一切悉知。

「菩薩觀天上、人中、地獄、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一分別。一世十世百千億無數世事，至于天地成敗空荒之時，還復成時。能知一劫十劫至千億劫無數劫中，內外姓字衣食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展轉所趣，從上頭始諸所更身生長老終，形色好醜賢愚苦樂，一切三界皆分別知。見人魂神各自隨行生於五趣中，或墮餓鬼，或墮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貴富樂家者，或生卑鄙貧賤家者；知眾生惑五陰自蔽色痛想行識皆習五欲，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受心法為愛欲所牽，惑於財色思望安樂。

「從是生諸惡本，從惡致苦。能斷愛習，不隨婬心大如毛髮，受行八道則眾苦滅。何謂為八？正見、正念、正言、正業、正治、正方便、正意、正定。譬如無薪無火不然不滅，是謂無為度世之道。

「菩薩自知以棄惡本，無婬怒癡，生死以除，種根以斷，無餘災[十/(阿-可+辛)/女]，所作以成，智慧以了。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真道，為最正覺。

「爾時得佛十種神力，四無所畏，十八之法。佛十神力者：

「佛悉見知深微隱遠是處非處有限無限，明審如有。一力也。

「佛悉明知來今往古所造行地所受報處。二力也。

「佛能現化禪定脫門正受。三力也。

「佛悉分別天人眾生彼此異念。四力也。

「佛知眾生若干種語及度世語。五力也。

「佛悉了知世間雜種無量情態。六力也。

「佛知欲縛知縛解要在所宜行。七力也。

「佛智如海善言無量，追識一切宿命所更。八力也。

「佛天眼淨，見人初死神所出生，善惡殃福隨行受報。九力也。

「佛漏已盡無復縛著，神真叡智自知見證，究暢道行所作能作，無餘生死其智明審。是為佛十神力也。

「佛四無所畏者：佛神智正無不知見。愚人惑言，佛未悉知；至諸梵魔眾聖，莫能論佛之智故，獨步不懼。一無畏也。

「佛漏盡智悉知。愚惑相言，佛漏未盡；至于梵魔眾聖，莫能論佛之智故，獨步不懼。二無畏也。

「佛說經戒天下誦習。愚惑相言，佛經可遍；至于梵魔眾聖，莫能論毀佛之正經故，獨步不懼。三無畏也。

「佛現道義言真而要能度苦厄。愚惑相言，不能度苦；至于梵魔眾聖，莫能論佛正真故，周行不懼。四無畏也。

「佛十八不共：從得佛至于泥洹，一、無失道。二、無空言。三、無忘志。四、無不靜意。五、無若干想。六、無不省視。七、志達無損。八、精進無損。九、定意無損。十、智慧無損。十一、解脫無損。十二、度知見無損。十三、古世之事悉知見。十四、未來之事悉知見。十五、今世之事悉知見。十六、攬眾身行化以本際。十七、攬眾言行化以本際。十八、攬眾意行化以本際。是為十八不共之法。

「佛得道意一切知見，坐自念言：『是實微妙難知難明，甚難得也。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苞天地，細入無間。昔鋌光佛時荅我為佛，名釋迦文。今果得之，從無數劫勤苦所求，適今成耳。自念宿命諸所施為，道德慈孝仁義禮信，忠正守真虛心學聖，柔弱淨意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行四等心慈悲喜護，四思隨時，養育眾生如愛赤子，承事諸佛積德無量，累劫勤苦功不唐捐，今悉獲之。』喜自歎曰：

「『今覺佛極尊，棄姪淨無漏；
一切能將導，從者必歡豫。
天福之報快，妙願皆以成；
敏疾得上寂，吾將逝泥洹。』

普曜經諸天賀佛成道品第二十

「於是欲行天王女見如來坐於樹下，神通以達所願具足，降魔怨敵，豎大幢幡，無極大仁為大醫王療眾疾患。無極師子若於恐懼衣毛不豎，調和心意滅除三垢，成三達智越於四瀆；執一道蓋救護三界，清淨梵志為棄眾惡，則為比丘除諸愚冥。何謂沙門？越於六徑，廣學無限，名曰博聞。德消塵勞，成為勇猛度於彼岸。所謂力者，總十種力具足法寶。見如來坐於樹下。以偈讚曰：

「『今在佛樹下，降伏魔官屬；
難動如須彌，無畏無所捨。』

從無數億劫，施戒學智慧；
合會進道義，亦無數億劫。
所行蔽釋梵，本發求佛道；
無數劫行忍，堪任眾苦惱。
故光紫金色，精進無數劫；
超越生死難，以故降伏魔。
從無數億劫，行禪神通慧；
奉事無數佛，是故眾供養。
從無數億劫，至誠博智慧；
將護億眾生，是故速得佛。
以降於身魔，亦離於死魔；
除去欲塵魔，故得無憂患。
是為天中天，諸天所奉事；
三界所敬養，為無量福田。
悉消諸音響，值佛成眾祐；
無能望覩者，乃至坐道場。
眉間相照曜，無數億佛土；
悉曠日月光，使眾逮道明。
端正中殊妙，顏色最第一；
相好愍念眾，三界所奉事。
其眼甚清淨，覩無數諸佛；
國土眾生身，心中所懷念。
其心甚清淨，聞無數音聲；
諸天人民言，佛教法之響。
今得廣長舌，知時言柔軟；
當聽斯正法，至無為甘露。
以見魔兵眾，自悅心不憊；
又見諸天人，不歡如須彌。
覩魔諸兵眾，不動亦不搖；
雖懷其害心，勇力降伏之。
在坐不移轉，其身不傾動；
不喜亦不瞋，當時無所難。
諸天世人民，則為得善利；
乃逮聞正法，輒奉行至誠。

常立在功勳，蒙最勝福德；
所行輒速成，寂然人中英。
人中尊導師，以逮成正覺；
震動億垓國，降伏眾魔官。
其聲如梵天，亦如哀鸞音；
聲香為第一，瞿曇說是言。
福報為最安，除一切惱患；
所願者必成，其人有功德。
疾逮得佛道，便降伏魔眾；
輒得歸清涼，以恬怕滅度。
是故何福人，興立行有厭？
以聞甘露法，誰當有懈倦？
處在林藪間，誰當有退意？
饒益於萬民，當奉行精進。
其從菩薩行，為人乃歸命；
所行造供養，各成己國土。
平如掌明鏡，輒等住其地；
百千葉蓮華，自然出暉暉。
百千億諸天，來覩佛道場；
皆由己功勳，如海無限量。
降伏魔力勢，逮甘露法門；
皆稽首作禮，歸命於如來。
以若干清淨，各各執香蓋；
以覩見師子，佛威神變化。
則發菩薩意，所住無能動；
所言有名稱，如海不可量。
強如須彌山，為諸山中王；
十指叉為禮，從空出梵聲。
人中聖亦然，處於師子座；
百千諸樹木，曲躬向道場。
其光明百千，震動億國土；
盡滅諸惡趣，諸難皆閑靜。
無能越度者，病者皆得療；
是人中至真，坐於師子床。

佛威神變化，猶如明珠火；
自然有光曜，猶如日月明。
眉間演大光，當時所奮明；
普曜於三界，無能見佛頂。
人中勇如是，坐於師子床；
所顯神足變，來者靡不覩。
坦然奉敬佛，地六反震動；
假使不捨兵，善權多所感。
若不捨兵仗，當致眾毒惱；
尊師子如是，在座現感應。』

「於是淨居天、梵世迦夷天、善梵天，及敬道魔子，往詣佛所執大寶蓋，以貢上佛，即叉十指以偈讚曰：

「『仁尊現目前，精進禪慧力；
在魔顯大辯，聖以降伏之。
一切義吉祥，無數億魔來；
不起身不動，稽首普世尊。
若干如恒沙，不及於至尊；
無所能動搖，猶如恒沙劫。
祠若干億千，所設為道故；
無敢毀能人，所行不可逮。
有曾施妻子，男女及僕使；
菟園以國邑，王位諸莊嚴。
手足及其頭，身中諸所為；
用行道之故，仁慈不迷惑。
如口所可說，言辭終不變；
佛無著大度，當度無數眾。
億載越汎流，禪定神足力；
降伏淨正法，願具度眾生。
施世盲冥目，普令一切和；
一心願普智，合集歸尊導。
其志無限量，靡不嗟歎者；
如是降魔官，覺成一切智。』

「如是魔子嗟歎佛已，却住一面。

「於是化自在天、無惱樂天、兜術天、焰摩天、忉利天，及四天王、虛空天、地神天，供養世尊普悉莊嚴。一切天地散華燒香，豎諸幡蓋歸命至尊，以偈讚曰：

「『其化自在天， 無惱樂兜術；
焰忉利四王， 皆來供養佛。
堅固如金剛， 住在三千國；
志強不可毀， 正住佛道場。
正使肌皮消， 骨髓盡無餘；
若不成佛道， 終不起于坐。
仁師子辭正， 一切三千國；
盡誓立威神， 草木皆為兵。
興大無極哀， 來至菩薩所；
我領億刹土， 坦平無有難。
余等地諸神， 咸來得善利；
及使最尊人， 舉足履我上。
其在世勇猛， 麋所不照明；
將護三千界， 何況於一身。
下方億百千， 皆為一品類；
普度諸眾生， 所可作基業。
我等護是地， 普及三千土；
皆使得上願， 隨樂得服食。
若有越境界， 所在使安隱；
其諸佛之子， 瞽曇諸聲聞。
班宣道法時， 若復聽聞者；
一切諸德本， 皆勸助佛道。』

「梵天、化自在天、無惱樂天、兜術天、焰摩天、忉利天、四天王、虛空天、地神天，地神天，供養歎佛已，却住一面。」

普曜經卷第六

觀樹品第二十一

佛告比丘：「以成正覺，諸天皆來，嗟歎佛已；如來正坐一心觀樹，目未曾瞬，禪悅為食、解慧為漿，永安無橫；宿夜七日觀道場樹以報其恩。過七日已，欲行天人各共齋持萬甕香水，色行天人俱亦如是，往詣佛所香水洗之，若干種香初沐浴佛。諸天、龍神、健沓惄、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所用香水如來浴身，香水溢流皆灑此等，蒙香之恩悉發無上正真道意；是時眾生皆蒙香熏香不離體，時諸天子還入宮殿不聞餘香。」

佛告比丘：「有一天子，名曰普化，投佛足底，起坐叉手，前白佛言：『佛坐樹下七日之中，坐三昧定，其定何名？』世尊告曰：『定名悅食，如來以是悅食定意，晝夜七日觀樹不瞬。』時普化天子，以偈讚佛：

「『常奉行諸行， 悅寂句威力；
使魔失徑路， 自投稽首佛。
歸命佛足下， 以歡悅之心；
於時諸天子， 說是散諸意。
寂定諸天人， 若知是種姓；
則盡姪怒癡， 智慧無有底。
消除天人疑， 何故有十力？
曉了解十方， 諸法度無極。
愍傷常七日， 盡意如虛空；
堅坐不動移， 觀樹眼不瞬。
其師子之尊， 何故坐七日，
而觀察此樹， 所以寂然跡？
本造所立願， 師子為一切；
本願之所致， 坐樹不時起。
施以世尊心， 現在所住安；
如是十力尊， 奉行諸訓教。
知天人本末， 前世之所願；
聞經典之教， 常奉行訓誨。
其十力如是， 無畏願具足；
是故坐七日， 而不起于座。
勇猛能觀之， 悉降伏一切；

平等坐道場，滅除眾塵勞。
清淨而極遠，以是安眾生；
由斯當出家，奉行正真法。
得離諸瑕穢，永無所畏懼；
是故成聖眾，不造非法行。
能忍恩愛有，及諸無明行；
斷眾結根本，察之如埃土。
見於遠時節，以是計吾我；
遍處在陰蓋，我知斷除盡。
吾久積此行，迷惑之業律；
究竟諸陰蓋，以慧除吾我。
其斷欲恚恨，眾生處愚冥；
如水中之月，吾伏令無餘。
是行無所亂，意中自解耳；
往古以降之，一切悉斷滅。
是卿等現在，邪癡墮火獄；
佛拔令無餘，不復更歷此。
以去諸陰蓋，施與滅蓋本；
消滅四顛倒，療除使無餘。
此眾相念垢，其知經法本；
師父令滅盡，迴轉使無餘。
身苦六十五，過有三十垢；
現在有四十，道場悉斷此。
所生有十六，現處十八教；
是則二十五，於道場斷此。
賢聖財十二，人畏二十八；
吾以越此業，精進力超度。
以覺是不還，分別五百事；
吾以悉暢達，往古百千法。
是諸結永盡，九十八根源；
諸可有處所，眾生所倚受。
斷疑諸所習，愚冥邪見網；
竭四塵勞河，令不得自在。』

「世尊說法班宣言教，當棄諛詔吾我貪故。曠然其志愍傷塵勞，以律正教拔一切貪，是諸足下消除邪行。奉行真正除眾音響，精進滅度得其邊際；今無吾我，禪定功勳懷來定意，度四瀑流，憂結自大放逸之業，降伏此事皆使永盡。以真正故，懷來定意制眾塵勞，消諸妄想猶拔樹根。意越彼岸悉使無餘斷其處所，便師子吼其力甚大，三界自在而無有主；皆滅境界，以禪明智割除怨難，猶如天帝，使其羅網眾罪悉盡。用三十六精進之行，在於地中，智慧兵力斷絕無愛；是諸根源塵勞結著究苦毒本，以慧明力欲令永盡，以是智眼善治本淨。真正人等，明藥威力療其無明，癡樹廣遠令無根源，於斯界中行至誠矣。用心毀散瞋恚死蛇，心意這異則為怨賊，吾以枯竭十二諸海，以滅境界思想烟火顯耀三達。滅眾塵垢然熾之焰，樂於脫門消諸瑕疵，是故教訓也。慰勞一切去荊棘想，空無音響，曉了精進求於清淨，猶如攢木出其火光，又如泉源其心寂然。以智兵力劫心塵垢，懷來定意是謂執幢，奉持訓誨自能曉了。降伏辯事懷來慈心，以是五欲而知豪富。住於眾行棄捐諛詔，從本起塵，是為眾結之所罣礙。其鬪不和，吾悉究暢致三昧定。悉知內事建立慚愧，有想無想，從是得致悉獲是行。究暢所有，捐諸思想一切縛結，如是行者棄捐無餘，以精進力而降伏之。三達脫門，以是之故，不以無緣想於下劣，苦樂無常但謂吾我，而造想求六衰之本。在佛樹下，悉斷除此一切無常是廣大荒穢濁之事。以聖明達消諸愛欲，過於日月其懷愛欲；在於虛空，解於三達，顏貌無量，以度生死濟斷大海，精進力故越姪怒癡。以微妙行斷於吾我，六度無極消億塵勞，生死徑苦愍之息意。於是慕斷前後而無二坎，等於平等所度無極，眾邪異學逮得甘露，而無有餘盡生死根。其無四大亦無諸入，求諸智寶得無央數，道寶之明致無所畏，是無量佛於內得安，少求如化分別根源。

「前世所行是吾曉了，所以億載劫，審施珍寶無數甘露故暢斯學，樂柔軟行聞世億垓諸法言教，亦復剖判緣起悉起悉空。心發意頃了如野馬，此吾清淨其目明好，超越十方一切眾生，察如手掌如本所殖生樹果實，宿世所更得解了斯。諸度無極億載劫中，悉解念夢若干品覺，過去諸天所可諍念顛倒之業，有彼如是，此亦若茲。於時吾往無死藥業，所以十力行慈心者，愍念眾生故行慈力。今是我父處於甘露，所以十力行愍哀力降化一切，是以使吾處甘露間。常行護力降伏一切，由是化之入無死地。所以行喜普行悅故，以是喜力降伏一切，是故建立處甘露間。憶念十力邊恒沙劫，見過去佛而供養之，以是之故處甘露間。吾本所誓心口所說，不降伏魔，不化邪見，不從坐起，無有放逸，度於彼岸；壞癡羅網，從無數劫住智金剛，以逮十力得無所著，降伏諸漏令無有餘，不捨其力乃從坐起。具足洗浴濁垢使淨，於時世護十力自在而度無極三千世界，猶如金剛常修等行，億千垓天供養無量，及諸玉女不可稱載。佛子如是皆有因緣，處賢聖座受大自在，寶囊千枚若干香水洗於護世，三千世界由是自在。佛子如斯皆有因緣，所以宿夜七日不從座起，常觀察樹。彼七晝夜觀於佛樹，化七千億人令發道心，思惟寂然。地六反震動，時佛乃從師子座起，其心和安其身柔軟，所行

知時在佛道場，觀其道樹猶如師子而無所畏，禪思脫門賢聖之行。

普曜經商人奉妙品第二十二(有本云四天王上鉢品)

「爾時提謂波利之等，與賣人俱五百為侶，於時樹木華實茂盛演佛之音，七日不動不搖。時有梵天厥名識乾，住于梵天，見佛新得道，快坐七日，未有獻食者。『我當求人令飯上佛。』即使五百賣人皆躡不行。識乾先世五百賣人之知識也，欲度之故，故使然矣。提謂波利怖還，與眾人共議。天即時而讚偈言：

「『如來成佛道， 所願已具足；
汝等貢上食， 因是轉法輪。』

「時五百人詣樹神所，梵作樹現光光像分明，言：『今世有佛在拘留國界尼連禪水邊，未有致食者，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獲大福。』賣人聞佛名皆大喜言：『佛必獨大尊，天神所敬，非凡品也。』即和妙蜜俱於樹下稽首上佛。佛念：『先古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鉢，不宜如餘道人手受食也。』時四天王於頗那山上，得四枚青石之鉢，欲於中食。時有天子名曰照明，謂天王曰：『今者有佛，名釋迦文，應用斯鉢，非仁之器，今當受食，可往奉之。』於是四王則與天子，華香伎樂幡蓋并鉢，如屈伸臂頃俱下詣佛，四天王各取所持之鉢共貢上佛。佛念：『取一不快餘人，意當悉納之。』提頭賴王先以獻佛，佛即受之，而為說偈言：

「『今授世尊器， 當獲尊法器；
自得寂然鉢， 心意無忘失。』

「時毘留勒王，次復奉鉢，佛尋受之，而說偈言：

「『若授如來器， 其心未曾妄；
四天王安護， 乃至清涼覺。』

「時毘留羅叉王，次復奉鉢，佛尋受之，而說偈曰：

「『其施清淨器， 淨心授如來；
身心常輕便， 天龍神所歎。』

「時毘沙門王，次復奉鉢，佛即受之，而說偈曰：

「『佛戒無缺漏， 授完牢之器；
信施無亂心， 使德無缺減。』

「佛受鉢已，累左手中，以右手按上，即合成一令四際現，而復歎曰：

「『吾前世施鉢， 故有是果報；
今獲斯四器， 四王神足致。』

「佛歎偈已，即以其鉢受賣妙蜜。呪願賣人言：『今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家世世得願得壽、得色得力、得瞻得喜，安快無病，得辯才慧，終保年壽，眾邪惡鬼不得嬈近，以有善意，立德本故；諸善鬼神常當擁護，開示道地得利諧偶

，不使逆蹇。無復難患，人有見正，以信喜敬，淨潔不悔。施道德者福德蓋天，所致轉勝吉無不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常隨護助。四天大王賞別善人，東提頭賴、南維啖文、西維留勒叉、北拘鈞羅，當護汝等令不遭橫。能有慧意研精學問，敬佛法眾，棄捐眾惡不自放恣，終受吉祥。種福得福行道得道，已先見佛一心奉承，當為從是致第一福。現世獲祐快解見諦，常受富樂自致泥洹。』聞呪願已，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佛食畢竟擲鉢虛空，有天子名善梵，即接取之無罣礙鉢，齋上梵天，億千梵天皆共供養右繞奉事。於是世尊無等倫德歎其功勳，以是德本於將來世，諸賈客等當得作佛，名曰蜜成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於時導師授無限決，然後化於無數菩薩，受其決者在於佛道而不退轉。聞佛授決欣然踊躍，時諸兄弟叉手自歸，共持身命奉上如來。」

佛告比丘：「如來具足成正覺已，便以神足移坐石室；自念本願，欲度眾生，思惟生死本從十二因緣，緣從法起便有生死，法滅者生死乃盡，以自作是故自得是，若不作是是便休息。一切眾生意為精神，精神窈冥恍惚無形，自起識想隨行受身；身無常主，神無常形，神心變化燥濁難清，自生自滅未曾休息；一念去一念來，如流草木，若水中泡，一這滅尋一復興；至于三界欲色無色，九神所止皆係於識，不得免苦，昧昧暗冥然不自覺，故謂之癡，莫知要道。夫道至妙虛寂無念，不可以凡世間意知；世間道術九十六種，各信所事孰知其惑，皆樂生求安貪欲嗜味，好於聲色故不能樂佛道。佛道清淨無所有，計身萬物不可得常有，設當為說天地無常，世間皆苦身非我所，空無所有誰能信者？意欲默然，不為世間說法，便入定意。」

「佛眉間光上照天帝，天帝知佛不欲說經，悲念三界皆為長衰，以不得知度世之道，死即當墮三惡道中，何時當脫？天下久遠乃有佛耳，佛難得見若靈瑞華，今我當為天下人請命，求哀於佛令說經法。即將般遮識下到石室。佛這定意，教般遮識鼓琴，歌佛本願之德，以歎頌曰：

「『聽我歌十力，棄蓋寂定禪；
光徹照七天，德香喻栴檀。
上帝神妙來，歎仰欲見尊；
梵釋齋敬意，稽首欲受聞。
佛所本行願，精進百劫懃；
四等大布施，十方受弘恩。
持戒淨無垢，慈軟護眾生；
勇慧入禪智，大悲敷度經。
苦行積無數，功勳成於今；
戒忍定慧力，動地魔以降。』

德普蓋天地，神智過靈皇；
相好特無比，八聲震十方。
志高於須彌，清妙莫能倫；
永離姪怒癡，無復老死患。
惟哀從定覺，愍傷諸天人；
為施法藏寶，敷慧甘露珍。
令從憂畏解，危厄得以安；
迷惑見正道，邪疑覩真言。
一切皆願樂，欲聽受無厭；
當開不死法，垂化於無窮。』

「於是世尊隨世習俗，心自念言：『是法甚深所入無限，成最正覺，寂然微妙難逮難知，非心所思非言所暢，非是凡聖所能逮及；一切訓誨不可得習，存其本原至滅度矣。一切所遇最無所著，乃至清涼無生無極；不得處所悉無所有，越度六界；無想不願無獲無言，無有音響，無有教訓，無有無集，寂滅諸行，至於無斷無為之業。吾設為說斯義本末，萬物無常有身皆苦，身非為身，空無所有；眾人不解唐苦疲勞，所有親戚家屬悉非人所，正言似反誰肯信者？不如默然耶！』於時世尊。即說偈言：

「『深奧恬怡，曜明無垢；
吾已逮是，甘露無為。
我今說之，眾人不解；
如吾今日，不如默然。
除去言辭，無思無得；
如是自然，猶如虛空。
心思法意，神識以脫；
無念第一，能知他人。
此不可以，文字說之；
以入道義，不入專精。
過去諸佛，皆為眾生，
其斯知識，從其因緣，
計於此業，悉無有法；
彼亦無有，若有若無，
皆從因緣，而興生老。
彼亦不念，若有若無，
億百千劫，不可稱限。
吾前世時，自從諸佛，

未曾逮獲，如是法忍；
無我無人，亦無壽命。
假使以逮，得是法忍；
亦無有生，眾生無命。
是謂本淨，無吾我法；
時定光佛，授我此慧。
吾時愍哀，無限眾生；
不令眾生，來相勸請。
今眾生故，感動梵天；
使彼勸我，乃轉法輪。
今我如是，清淨正法；
梵天來下，以相勸助。
轉於離垢，微妙正法；
眾生因覺，乃解神識。』』

梵天勸助說法品第二十三

佛告比丘：「於時如來演眉間相光明威神，又彼光明名照生，百萬梵王使發其心，斯光普遍三千大千佛國。時識乾梵王，承其聖旨如佛心念，世尊默然不肯說法。梵天心念：『今我寧可往詣佛所，勸請如來轉正法輪。』于時識乾梵王與六萬八千梵天眷屬圍遶，來詣佛所稽首足下，退住一面，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天地無祐今欲毀壞。所以者何？如來至真已逮無上正真道，為最正覺。寂然定意不肯說法，眾苦沈滯沒於三界，願轉法輪悉教眾生。』於是頌曰：

「『願賢聖財，淨於眾生；
誰當勸安，億載黎庶。
布施以慧，聽覺蓮華；
班宣正觀，除眾逆賊。
隨時撻擊，無量法鼓；
因其吹此，無極法珂。
當建立斯，高顯法幢；
誰當興發，大法光曜？
必當興雲，降大法雨；
願常流布，大聖眾坐。
當療治是，大痛處所；
惟滅塵勞，眾火之熱。』

為其示現，寂然之道；
安豐無熱，無憂之業。
無為之道，導化趣真；
常興愍哀，和眾諍訟。
必當開通，解脫之門；
說至誠義，無恚恨本。
為盲冥者，開目視瞻；
療治令淨，得上法眼。
非是天世，及梵天宮；
非鬼犍沓，阿須倫民。
無能治滅，眾熱之病；
惟有聖尊，人中日月。
是故吾今，勸請法王；
今立造勝，一切諸天。
以是功德，自勸如來；
唯當轉講，無上法輪。』

「時佛世尊默然可之。識乾梵天見佛默然，愍傷諸天、世間人民、阿須倫、龍、鬼神，欲使度脫。時梵天王見佛可之，以栴檀雜香而散佛上，忽不現。時佛樹神名曰法明，又名法樂，又名法意，又名法持，往到佛所前白佛言：『今佛世尊，當於何國而轉法輪？』時佛告曰：『在波羅奈仙人之處鹿苑之中。』樹神白佛：『波羅奈國仙人之處鹿苑之中，人民渺少不可說法。』佛告樹神：『勿說此言。所以者何？我宿命時在中建立法祠，六萬億載在中供養六萬億諸佛世尊，及若干種仙人，學遊居其中。波羅奈國諸天龍神所共嗟歎，無極大法稽首歸命，千億諸佛悉念本末，在此神仙樹木之間，應轉法輪。寂然惔怕，不覩無智暗冥之黨，以此之故，在此神仙樹木之間而轉法輪。』」

佛告比丘：「於時世尊所作已辦無復餘患，斷眾墨礙淨眾塵勞，諸垢已盡，降伏魔怨成一切智；普見十方，獲十種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慧明聖達無所墨礙，以佛道眼普觀世間，今當為誰第一說法？何所有人易化受教？姪怒癡薄為先說法？佛即念知欝曇藍弗三垢渺，今為所在？佛念即知，物故已來已復七日；第二學仙今日壽終。時虛空中天神白佛：『唯然世尊，如大聖教皆悉壽終。』佛復念言：『昔者父王遣五人俱侍衛我，經歷勤苦有大功夫，我今寧可為是先說經法而開化之。』」

佛告比丘：「於時世尊從樹下起，尋時舉聲告於三千大千世界，皆使知之。從次前行至波羅奈神仙鹿苑，詣五人所。於時五人遙見佛來，轉相謂言：『今者汝等寧復遙見沙門瞿曇來不？迷失無定，所志不獲奉行經戒，多所熏修違忘道業，假使來者慎

莫為起亦勿迎逆。』彼時五人遙見佛到，觀察如來威神巍巍，不能堪任無上聖德，不安所座，各從座起，前行奉迎各口發言：『善來聖尊！』有執法衣，受鉢器者，前布座者，稽首作禮取水洗腳。佛時問彼五人曰：『卿曹持意何不堅固？為我之故，長夜不安遭勤苦患，今當報功；又卿五人咸當知之，吾成正覺逮一切智，覩見十方，獲清涼樂無復諸漏，遊得自在，於一切法無所罣礙，當為說法度生老病死。』於時五人稽首佛足悔過自責：『吾等愚冥不識正真，憍慢無伏。』恭敬自投甚自尅責。

「於時世尊放身光焰，其明普照三千大千諸佛世界，靡不周遍。其光自然，暢此偈言：

「『其兜術天身，來下降母胎；
在林微尼樹，墮地行七步。
即時師子吼，四天王帝接；
其音超梵天，三世為最尊。
消滅諸惡趣，出家行學道；
造立勤苦行，往詣佛樹下。
降伏魔力怨，逮無上正覺；
今於仙人處，當轉正法輪。
梵天哀勸請，宣無上法典；
能仁然可之，愍傷一切故。
建立誓堅固，波羅奈鹿苑；
當轉大法輪，最上無能勝。
欲聽聞法者，宿億載積德；
速疾來至彼，以時聽經典。
人身甚難得，佛世亦難遇；
尊法不可值，捨八惡眾難。
今日正是時，開信值佛興；
皆棄諸患難，聽受尊法教。
億載劫不聞，希可值遇法；
今日當得聽，不當放懈怠。』」

佛告比丘：「地神暢音，佛之聖旨，立大高座當轉法輪。其大聖佛以己口宣：『我最為尊十方第一，降伏魔兵盡眾苦源在佛樹下。時能仁尊道德寂然，裂壞勞怨所願具足無復餘結，百劫所行欲度眾生，所轉法輪無所慕樂，安住光明，勸化千億佛土無數百千諸佛真子威神足力，若干諸佛所可造化，現大柔軟如來音聲，至真功勳，勸助大哀愍念眾庶，覩其威耀察諸方便，於百千劫揚大雷吼，為諸眾生雨八味水，滅諸所受，根、力、覺意、禪思脫門，定意正受增益道性；從無數劫如所聞法，己身立行積

累道法，分別諸藥曉眾生業，又斯病者當療治安，久遠塵勞皆令無想。佛為法醫度脫眾生，因轉法輪所度無極，其間神足從來歷載，道品之法普至微妙，一切德行積善法施，曉了醫藥充無限願，雖在貧匱無所貪樂隨顛倒財。諸佛導師常轉法輪，無有財利金銀思想；樂清淨乘，華香雜香擣香，宮內愛子躬身不好，不以歡樂，棄於天上天下之欲，志求佛道轉於法輪。布施救眾，戒無所犯，善將護禁而無缺漏；百劫之中常行忍辱；精進勸修，不懷怯弱無有增減；志存禪定觀于神通；智慧興隆具足所願，轉於法輪消于惱熱，乃應道法。』

「於是菩薩發意，轉法輪歎說此法，超諸俗寶，一切眾寶道寶為上，甚好巍巍嚴飾清淨，其千光明悉照天下，自以要誓華香幢幡，俱共叉手，帳紫金色，香水滿瓶弘誓洗浴，清心眾垢造立吉祥。」

「爾時世尊，則轉法輪而勸助之，復叉手指供養世尊，而偈歎曰：

『其定光如來，
當得佛道意。
在彼立所願，
以得佛道時。
入若干品業，
在眾生之類。
勸助諸種族，
叉手自奉事。
其在佛樹下，
若行清白業。
一切皆住立，
具一切人中。
三千大千界，
諸天阿須倫。
諸天越音聲，
一切者歡悅。
梵天得自在，
百千巨億載。
無數億劫中，
時釋迦文佛。
苦空非我有，
耳鼻不能久。
頭首亦自然，
授聖清淨決；
人中師子尊。
行法是色像；
因勸助道法。
常以一切故；
濟十方來會。
宣布道法輪；
投身稽首禮。
清淨諸天人；
奉供最能仁。
請說大法輪；
歎德不可盡。
周遍虛空中；
天下皆稽首。
須臾無信者；
皆觀如來尊。
暢雷雨之音；
咸皆共來會。
善行正真業。
與拘倫談論，
說其眼非常，
自然為恍惚。
諸根無常聚；

以如是觀者，無我無壽命。
是一切諸法，皆從因緣生；
若離是諸見，覩之如虛空。
無見無有作，亦無覩眾生；
若淨不淨緣，亦不得捨離。
五陰無所起，起者大苦患；
興起恩愛渢，其行遂增減。
以能等觀者，得正真道義；
致究竟盡法，便能覺了盡。
從發思想念，不慎行致之；
常修明智行，遵行如是道。
在於因緣行，而無所造立；
雖處於神識，不與因緣合。』」

拘隣等品第二十四

佛告比丘：「爾時如來為頒宣諸法，說十二因緣根本所起，從無明有行，從行有識，從識有名色，從名色有六入，從六入有更，從更有痛，從痛有愛，從愛有受，從受有有，從有有生，從生致老病死大苦患合。無明以盡行便盡，行已盡識便盡，識已盡名色便盡，名色已盡六入便盡，六入已盡更便盡，更已盡痛便盡，痛已盡愛便盡，愛已盡受便盡，受已盡有便盡，有已盡生便盡，生已盡老病死皆盡，則無五陰大苦之患。從緣則有，無緣則無。如來解是六情因緣十二之本，是故自在達皆自然無有根本。其外異學不及知此空法自然，如是法者，過去諸佛所可解達，為諸眾生分別說之，曉了是法乃得寂然，是故敷演十二緣起而轉法輪。拘隣知之，拘隣者知本際也，以滅盡者則成三寶。佛、法、聖眾是三寶名，暢布天下音徹梵天，如來今日轉於清淨法輪，護世至真興顯三寶，世難可致。拘隣之等五人比丘，六十億天得法眼淨，復八十億色界天人得法眼淨無上正真，八萬世人來會觀者亦法眼淨，皆度眾苦。」

「時佛音響徹聞十方，虛空天神聞柔和音，是釋迦文十力世尊，仙人之處鹿苑之中，敷演法輪說十二緣，咸使知之。十方諸佛聞其音者皆悉默然，諸天、龍神、阿須倫，諸佛侍者各白其佛：『分別諸法普聞其音，善哉世尊！速決其意，何故默然？先世之時寂然精進，以其道力習於道法，越無央數百千菩薩，自致得佛。今此十力勤修得佛，轉其三合十二法輪，其三合十二法輪者，無去來今三世之心也，是故一切聞是音聲。』億百千人興發慧力建立大道，各自念言：『吾等當學彼佛精進威神勢力，使疾獲致三世之尊施世道目，皆使逮致無上正真之道。』

「於是諸天子等悉來集會：一、名神妙，二、名天妙，三、名歡豫，四、名加歡，五、名栴檀，六、名大悅，七、名寂然，八、名寂律。如是等類八淨居天，從千天子悉來集會，聽受世尊所轉法輪。彼時大聖告大神妙天子：『今此經名曰《普曜大方等法》。諸菩薩所以娛樂，諸佛境界所入普照，其身精進自致得佛。如來所說，是故受持諷誦奉行，為眾人說。』」

普曜經卷第七

十八變品第二十五

佛告比丘：「如來於是轉法輪已，化彼五人拘鄰之等，念：『此間有優為迦葉等，大有名稱，國王黎庶咸來奉之，與五百弟子俱。欲往先開化令解道法，然却彼後當次伏焉。』即往從之。迦葉見佛來，起迎讚言：『大道人！善來相見，自安隱乎？』佛報曰：『無病最利，知足最富，有信最友，無為最安。』迦葉曰：『有何勅使？』佛言：『欲報一宜願不瞋恚，煩借火室一宿之間。』曰：『不愛也，中有毒龍恐相害耳！』佛言：『無苦，龍不害我。』重借至三。迦葉曰：『往。』佛即澡洗前入火室，持蓐布地。適坐須臾，龍即瞋恚身中出烟；佛亦出烟。龍大瞋怒身皆火出；佛亦現神身出火光。龍火佛火於是俱盛，石室盡然，其炎烟出如失火狀。

「迦葉夜起相視星宿，見火室盡然。『咄！是大沙門端正可惜，不用我言，為火所害。』佛知其意，於內以道力降龍，龍氣力盡則自歸伏。佛告龍曰：『汝意伏者當入鉢中。』龍即入鉢中，佛時置于鉢中。迦葉惶懼，令五百弟子，人一瓶水就持滅火，如一瓶著更盛一火，師徒益恐，皆言：『咄！咄！殺是大沙門了矣。』

「明日佛持鉢盛龍而出之。迦葉大喜：『大道人乃得活耶？器中何等？』佛言：『然，自安隱耳！龍是器中所言毒龍為害者也，今者降之，已受降伏，令受戒矣！』迦葉自以得道，顧謂弟子：『是大沙門雖神，不如我以得羅漢道也。』

「佛復移近迦葉所，止坐一樹下。夜四天王來下聽經，四王光影明如盛火。迦葉夜起占候見火，明日詣佛所曰：『亦事火乎？』佛言：『不也！昨夜四王自下聽經，是其光耳。』佛止樹下，時天帝釋復下聽經，帝釋光影甚明踰前。迦葉占候見光益大，心念沙門續事火也。明日問曰：『得無事火乎？』佛言：『不也！昨天帝釋來下聽經，是其光耳。』後夜梵天復下聽經，梵之光明倍於帝釋。迦葉占候見光晃晃。明日問曰：『想亦事火也。』佛言：『不也！昨夜梵天來下聽經，是其光也。』

「迦葉五百弟子人事三火，合事千五百三火。明日然之，火了不然，怪而白師。師言：『是大沙門所為也。』即行問佛：『我所事火，今然不然。』佛言：『欲使然乎？』曰：『願欲使然。』佛言：『當然！』火即然矣！火然之後，迦葉欲滅之不可得滅。五百弟子共助滅之而不能滅。念言：『是復沙門所為。』即往問曰：『火既然矣，今不可滅。』佛言：『欲使滅不？』答言：『願欲得滅。』佛言：『當滅！』應時即滅。迦葉白佛：『願仁留意不須遠行，我自給飲食。』還勅家內供設餚饌，曰：『以時至請佛。』佛言：『便去，今隨後往。』

「迦葉適去，佛以神足上忉利天，取畫度果；神足至東弗于逮界上數千萬里，取閻逼果；南至閻浮提界上，取呵蠶勒果；西至拘耶尼界上，取阿摩勒果；北至鬱單越

地，取自然粳米。各滿鉢還，每先迦葉歸坐其床上。迦葉白曰：『從何道來？』佛言：『卿每去後，吾至四域及上忉利天，取此果米香美可食，卿可食之也。』

「佛明日自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念欲澡漱。帝釋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用之。迦葉向暮彷佯村中，見水怪之：『何緣有此？』佛言：『吾朝食已意欲澡漱，帝釋指地令出此水，汝當名此為指地池。』佛還樹下，道見棄弊衣欲取浣之。帝釋知意，即到頗那山上，取成治四方好石，上佛浣衣。佛欲曬衣，帝釋復行取六方石，來給曬衣。迦葉見於池側有兩好石，問佛：『云何而得此石？』佛言：『吾欲浣衣曬之，帝釋奉上使吾用之，是以然矣。』佛後入指地池澡浴竟，欲上無所攀；池上迦和之樹，自然屈枝就佛，佛牽得出。迦葉見樹屈下垂條，怪而問佛。佛言：『吾入池浴，出無所持，是以樹神為我屈之。』

「時摩竭國王及諸臣庶，以節會持禮謁迦葉相樂七日。迦葉念：『佛聖達踰我，眾人見之，必當捨我普往事之，使其不現快耶。』佛知其念，即隱不現。眾人還已，迦葉念曰：『我有節會餘食甚多，得大沙門飯之快耶。』佛即知之，至迦葉所。迦葉驚喜：『來何一快？何以不現？』佛言：『用念卿故。』曰：『何以念我？』佛言：『前卿意念：「是大沙門道德巍巍相好紫金，萬民見者必當捨我共奉事之。」是以不現。今卿相念，故復來耳。』

「時迦葉五百弟子適俱破薪，各一舉斧皆不得下，慄而白師。師言：『復大沙門所為。』即往問佛：『我諸弟子向共破薪，斧皆舉而不下。』佛言：『當下！』應聲得下。既下之後，斧皆著薪而不可舉，復行問佛。佛言：『可去！自當舉耳。』即舉得用。

「時尼連禪水長流激疾，佛以神通斷水令住，使水壞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行其中。迦葉見之，畏佛為水所漂，即與弟子俱乘船索佛。見水隔斷，中央揚塵佛行其中，迦葉呼言：『大道人乃尚在耶？』佛言：『然！在耳。』又問佛：『欲上船不？』佛言：『大善！』佛念：『今當現道令子心伏。』即從水中貫船底入，無有穿迹。如是變化凡十八焉。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即神矣，然不如我已得羅漢也。』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不知道證，胡為強顏不知為耻，虛妄自稱我有道德。』於是迦葉心驚毛豎，慚愧無顏自知無道，即稽首言：『今大道人，實妙神聖乃知我意，願得從大道人稟受經戒作沙門耶？』佛言：『且還報汝弟子共和益善，卿是耆舊國內所敬，今敬學道可獨知乎？』

「迦葉受教，告諸弟子：『汝曹知不？我自所見意方信解，當除鬚髮被服法衣，受佛禁戒而作沙門。汝等意欲何趣？』諸弟子曰：『我等所知皆大師恩，師所尊信必不虛妄，願皆隨從得作沙門。』於是師徒脫衣裘褐及水瓶革屣，諸事火具悉棄水中，俱共詣佛稽首白言：『今我五百人皆有信意，願欲離家剗除鬚髮作沙門。』佛言：『善哉！諸沙門來。』迦葉五百人鬚髮自墮皆成沙門。

「優為迦葉有二弟，次名那提，幼曰竭夷，二人各有二百五十弟子，舊舍水邊。見諸梵志衣被什物、事火之具隨水下流，二弟驚愕，恐兄五百人為惡人所害大水所漂，即合五百弟子逆流而上。見兄師徒皆作沙門，怪問大兄：『年百二十智慧高遠，國王吏民皆共宗事，我意以兄為是羅漢，今反捨梵志業學沙門法，佛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言：『佛道最尊，其法無量，我雖世尊未有得道，神智如佛其法清淨，我見慈心度人無極，以三事教化：一者、道定神足變化自然，二者、智慧知人本意，三者、應病授藥。』二弟各顧語弟子：『汝欲何趣？』五百人俱同聲言：『願如大師。』即皆稽首求作沙門。佛言：『比丘來！』二弟及五百弟子，鬚髮自墮袈裟著身，即隨佛後成為沙門。佛便有千沙門，俱到波羅奈夷縣叢樹下坐，諸弟子皆故梵志。佛為弟子現神變化：一者、飛行，二者、說經，三者、教誡。諸弟子見佛威神變化，莫不歡喜，悉皆羅漢。

佛至摩竭國品第二十六

「爾時世尊，在波羅奈說經已竟，與千羅漢優為迦葉兄弟三人等，悉舊辯髮，神通已達，生死已斷，行出三界，欲至摩竭流布道訓開化愚冥。時摩竭國瓶沙王，聞釋種王子身有奇相三十有二、八十種好，巨身丈六體紫金色，棄國捐王行作沙門，得自然佛，號名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講宣道義上中下善，義達微妙所演具足，淨修梵行戒禁具足，定成、慧成、解成、度知見成；成就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通三達，諸天釋梵皆奉事焉，莫不蒙濟。

「時瓶沙王聞之，欣然大悅：『吾本共要得佛相度。』勅諸大臣長者梵志國中吏民，嚴治道路散華燒香，持諸幢蓋，王乘羽寶之車，大臣百官前後導從，千乘萬騎，長者梵志萬二千人欲出城迎。忽大風起閉其城門，王怪所以：『今行迎佛，當有吉喜快善瑞應。』時城門神。即謂王言：『快無不利，王往前世與八萬四千王，治寺起塔，誓於來世一時見佛諮詢受道教。今有一人閉在刑獄，違其本誓故城門閉；當放大赦，獄中人出，同時見佛諮詢受訓誨，城門乃開。』王聞乃達，速勅諸方，大赦境土獄囚得出，一時往迎。

「時佛入國，有大社樹名曰遮越，佛與比丘共坐樹下。王遙見佛與比丘眾，如星中月，猶如日出天下大明靡不照曜；亦如帝釋梵王聖帝處於本宮，如樹華茂晃若金山，威神特顯光明巍巍超絕無侶。王心踊躍下車步進，去五威儀，除蓋履扇冠幘刀仗，前稽首佛足，自稱其號：『我是國王瓶沙身也，久服聖尊飢虛積時。』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實如來言，是王瓶沙也，諸佛天神皆護王身。』王曰：『蒙祐。』退坐一面，群臣百官稽首遷坐一面，前者作禮，中者低頭，後者叉手。皆却坐訖，王及臣民覩優為迦葉，在山學仙耆舊來久，怪之佛邊，心自念言：『佛是優為師耶？優為是

佛師乎？』佛覩心念，即告優為，為說偈言：

「『云何卿優為？ 本可所事神；

祠祀歸水火， 日月眾梵天。

事來為幾何？ 夙夜精進學；

心中不懈廢， 寧盡致神仙。』

「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已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值佛乃安寧。』

「王及群臣國中萬民，爾乃別知優為迦葉是佛弟子。佛告優為迦葉：『汝起。』迦葉即起，長跪叉手佛前。佛言：『現汝羅漢神通。』輒受佛教踊在虛空，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還雨其身而身不濕；身下出火，火無所傷；飛行虛空猶如飛鳥，七現七沒行於水上，猶如履地。不礙牆壁須彌山地，若如入水。從東方來，沒佛前地忽現西方；西來沒佛前，忽然現南；南沒北現，北沒南現。變化已訖，還在佛前長跪叉手，而白佛言：『我是佛弟子，佛是我師。』王及臣民爾乃重明優為迦葉是佛弟子。

「佛告王曰：『天下有眼未必色故也，觀色無常；痛痒想行識亦復無常。無常苦空非身之義，非我非彼，未有好道如樂色者。明士達之，色如聚沫，痛痒如泡，思想如芭蕉，行亦如夢，識喻如幻，三界如化，一切無常不可久保。』佛告王曰：『造宮殿來為幾何年？』王白佛言：『七百餘年。』『為更幾王？』王曰：『更二十餘王。』佛問王曰：『悉識諸王不？』王曰：『不識！唯知吾父耳。』佛言：『現地有常，人物一切皆歸無常，天地雖現常不可久，三界無怙唯道可恃，絕禍於未萌，殖福於未然。滅盡五陰眾患之難，如消炬火，積德日進如月之初。』

「佛言王：『猶如母人懷子在胎，相祿各異，或豪貴貧賤、智明愚冥、盲聾瘡瘻，父母豈知？子生長後，乃別禍福，非二親過。是其宿殃所作善惡，非父母咎也。身行惡業，口宣龐言，心念毒惡，誹謗賢聖，壽終身散魂神墮惡地獄之中；身口心善，不犯十惡，修行十德，壽終生天。十方佛前，若在人間，豪貴富樂其命永長。』

「佛言：『雖有是禍福言辭，未必純一。所以者何？皆從緣起，緣合則生，緣散則滅。從無明緣則有行，從其行緣則有識，從其識緣則有名色，從名色緣則有六入，從六入緣則有所更，從所更緣則有痛痒，從痛痒緣則有恩愛，從恩愛緣則有所受，從所受緣則有所有，從所有緣則有生矣，從所生緣則有老病死憂悲苦惱大毒患合。以除無明、行、識、名色、六入、更、痛、愛、受、有、生、老病死憂愁苦惱大毒患，滅眾罪，毒患自然消滅，乃至無為無窮之業，無三界神。十二緣起之根株，坦然無

迹猶如虛空，無心意識無所存立，與大道同分別本無，逮得法忍獨步無雙，度脫十方眾生蒙恩。』

「佛說此經時，八萬四千諸天世人，萬二千遠塵離垢諸法眼生，無央數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時瓶沙王得法眼淨，心中欣然前受五戒，大臣百官國民皆前歸命亦受五戒。受五戒時，人馬車乘咸悉寂然不暢音聲。王前白佛：『吾國多事欲退比更親奉。』佛言：『善哉！勞屈大王群臣民庶。』王稽首禮，遶佛三匝，重禮而去；群臣百官人民次禮而還。大臣賀王：『前時諸王悉不見佛，今獨王見，宿福祿厚故乃爾耳。』王益欣踊，亦賀諸臣：『卿等本德值是世尊。』王還宮中，勅夫人媛女大小及國吏民，歲三月六齋守禁法施戒博聞。王適歸宮，時天帝釋將八萬天，散華佛上歸命作禮而去，言：『南無佛！』尋皆悉度得法眼淨。

「時摩竭國有一長者，名迦陵，見佛入國，天人所奉而無精舍：『我有好竹園欲用上佛。』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佛愍一切如視愛子，棄轉輪王不慕世榮，今無精舍，有一竹園去城不遠，願以奉佛可作精舍。』佛受呪願，佛及聖眾遊處其中，是故名曰迦陵竹園。

化舍利弗目連品第二十七

「佛未入摩竭國時，國民豐富饒美飲食，作樂倡伎常歡不廢，夙夜遊戲。佛適入國，羅閱祇城晝夜寂寞，誦聲濟濟，齊戒讀經，捨世俗樂如棄糞除，唯佛是尊，聽經行法不捨三寶。佛有沙門名曰安陞，遭行宣法開化未聞，五濁之世人心荒迷不達至真，入城分衛，衣服整齊威儀禮節，不失常法行步安詳，因是使人見之心悅。時舍利弗，本字優波替，而遙見之心中欣然。自心念言：『我學來久，未曾覩此沙門，衣服禮節安詳齊整，不失儀節。試往問之，所奉何道？吾常意疑當有異聞，殊妙之道未必齊此。』往問比丘：『所事何道？誰為師主？願聞其志？』比丘知意，即說偈言：

「『吾師三界尊，
有三十二相；
等不存有無，
度眾十二門。
我年既幼稚，
學根近薄渺；
豈能宣至真，
如來無極業。
一切諸法本，
從緣悉本無；
若能及本源，
乃名曰沙門。
志根一道業，
虛寂無所為；
遊神安靜寢，
修善與冥期。』

「安陞沙門答曰：『吾所事師，從無數劫奉行六度無極之法，四等四恩行無蓋哀，奉無極慈欲度一切，積功累德不可稱載。一生補處在兜術天，降神現存，寄迦維羅衛國夫人之胎。如日現水，生行七步，天地大動，瑞三十二，稱己聖者，三界皆苦

，吾當度之。釋梵四天王咸來啟受，九龍浴身，其德無量，粗舉其要，非吾螢燭所歎能得究悉，亦非心口之所言思，是吾大師天人之尊。』於是頌曰：

「『吾師天中天，三界無極尊；
相好身丈六，神通猶虛空。
化訓去五陰，拔斷十二根；
不貪天世位，心開淨法門。』

「時舍利弗欣然大悅，如冥覩明，口言：『善哉！昔來抱疑，又吾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靡不周綜，行遍天下十六大國，自謂已達，今乃聞異無上正真，得吾本願。今佛所在？』答曰：『在迦陵竹園。』將諸弟子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問訊至尊：『身墮愚冥迷惑歷載，不得諮詢，今乃奉聖無極大道，願聽出家得為比丘受成就戒。』佛言：『善哉！』呼：『比丘來！』頭髮自墮袈裟著身，佛為說經分別諸法，十二根本坦然意達，漏盡意解得無著果。前白佛言：『吾有同學，俗字拘律，今名目連，少小相順，要有至真以相開示。今已蒙濟，彼沒塵垢未得拔出，承尊聖旨往開示之。』佛言：『善哉！宜知是時，勿得稽留。』

「時舍利弗稽首佛足，辭出入城求目犍連。遙見目連與諸弟子遊行城裏街曲里巷，舍利弗趣之。目連覩見體改服變不與常同，問之所以：『被服變改，有何異見？』答曰：『學人無常唯從大明，吾學積年不值大聖，今乃遇之無上大道，欣慶無量故來相求，同其道味累劫無窮。』目連答曰：『是非小事，善共思惟。』舍利弗曰：『無須重言，吾厭從事不復欲聞，假喻言之，人有珍妙施，有得大寶如意明珠及獲寶英，復欲反求帛祠為珠，非身所欲。』目連答曰：『仁智勝我，常兄事卿，必不相誤，便當同志將吾受訓，稽首至尊。』

「時舍利弗與目犍連俱，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叉手白佛：『違曠侍省沈沒塵垢，今乃奉觀，願為沙門啟受法律。』佛言：『善哉！』即除澡瓶鹿衣杖具。佛呼：『比丘來！』頭髮自墮袈裟著身，為說正諦漏盡意解，所作已辦成無著果。佛言：『此二人等往古世時，誓供養我，待吾道成侍衛左右，今乃相值。』本有千弟子，得舍利弗、目連二百五十人，合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一時所度。

「時王遙聞子得佛道已來六年，王念佛已心中悲喜，飢虛欲覩。有一梵志名優陀耶，聰明智慧，本侍菩薩常得其意。王告優陀：『往請迎佛。問訊：「別闥以來十有二年，夙夜愁感不捨其心，思一相見如復更生。」』優陀耶受教，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具以王意白佛。優陀耶見佛，諸天釋梵歸禮一切受命，前白佛言：『願得出家以為沙門。』佛言：『呼比丘來！』頭髮自墮便成沙門，得羅漢道。佛時所度，其餘前後得道不可稱計。佛自念曰：『本與父王要得佛道爾乃還國，當度父母，今正應還。設若還國無所感動，於事不宜所化甚渺，先遣神足弟子比丘優陀耶往，顯示神足知佛欲往，乃解道尊咸共渴仰，發起道心所度乃多。』

優陀耶品第二十八

「爾時世尊告優陀耶：『佛本出家與父母誓，若得佛道還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當還國不違本誓。汝以神足經行虛空現其神變，乃知吾身已成大道，弟子尚爾，況佛威德巍巍無量，爾乃信受。』優陀受教，神足飛行經遊虛空，往到本國迦維羅衛。城上虛空現無數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水不濕身，火無所傷，七現七沒，從東沒地出於西方，西沒東出，南沒北出，北沒南出，行空如鳥，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王及臣民莫不欣喜，乃知道尊。於是頌曰：

「『佛從本所行，生死無數變；
常愍蜎蟺類，憇苦無量劫。
時坐佛樹下，還致本宿願；
歡喜當聽說，難得數見聞。
適成佛道時，輒降魔官屬；
即壞生死本，消愛欲無餘。
佛念本生地，意欲見親族；
今聽王頭檀，所說甚可悲。
比丘名優陀，姿性能悅人；
佛遣使令行，孚致消息來。
還入父王國，以入宣佛意；
今王太子顧，意欲還至宮。
優陀聞佛教，即聽受奉行；
因時於佛前，變化隨地形。
其身忽不見，神足來入城；
乃至大王殿，父王所坐前。
比丘優陀耶，進現悅頭檀；
變化若干品，踊出父王殿。
淨譬如蓮華，泥土塵不生；
父王見恐怖，即問斯何靈。
「將無是神祇，地出何怪爾；
此形姓為誰？本從何得來？
願以開吾意，令心疑結解；
從生至於今，未曾覩是變。」
「太子本棄國，求道度眾生；
恭憇無數劫，於今乃得成。」

今王莫恐畏，且寬意悅豫；
我以壞眾惡，為王太子使。」
王聞太子問，淚下如雨星；
「十二年已來，乃承悉達聲。
今從吉祥至，思寤如更生；
太子捨國位，成道號何名？」
「出國坐六年，精進現成佛；
號曰天中天，三界尊第一。」
「本時在我國，為作眾寶殿；
刻鏤諸妙飾，於今室何如？」
優陀耶答曰：「佛之真正微；
常坐於樹下，諸天來歸趣。」
「吾子在宮時，茵蓐布綻綻；
皆以錦繡成，柔軟有光澤。」
「龍妻奉寶床，天帝貢袈裟；
不以好衣喜，其心無增損。」
「在國好美食，甘膳滋其味；
今所服食者，安身何等類？」
「執鉢行分衛，福眾無麤細；
呪願布施家，世世令安隱。」
「悉達寐臥時，不敢妄呼覺；
鼓琴發歌音，爾乃令寤起。」
「如來三昧定，夙夜無眠覺；
釋梵來勸助，皆現稽首受。」
「在家雜香浴，若干種眾馨；
香香遍室中，今用何所香？」
「八解三脫門，洗浴除心垢；
其心淨如空，普安無惱憂。」
「悉達在家時，擣若干雜香；
香熏其衣服，清淨無垢障。」
「戒定慧解度，以為道德香；
熏于八難處，世世度十方。」
「四品好床座，以若干寶成；
重疊布眾具，以臥起其上。」

「四禪為床座，意定無憒亂；
清淨如蓮花，不著淤泥水。」

「在宮無數兵，諸臣而宿衛；
左右常擁護，目不見惡穢。」

「諸弟子眾俱，千二百五十；
菩薩無央數，皆來稽首習。」

「本在家未出，有四品好車；
象馬牛羊步，遊行觀四方。」

「五通為驂駕，徹視洞聽飛；
覩本見眾心，遊觀度生死。」

「子出行往返，幢旄羽鵠飾；
前後諸導從，各執諸兵仗。」

「四等慈悲護，恩慧仁愛慶；
普覆眾厄難，以嚴飾眾生。」

「出時雜伎樂，椎鍾及鳴鼓；
觀者悉墳路，前後不相容。」

「樹下波羅奈，椎鳴不死鼓；
拘鄰等得道，八萬四千天。

九十六道伏，其音聞三千；
眾生莫不悅，啟受心皆明。」

「所領何國土？人民為多少？
所化有幾人？悉為歸伏不？」

「領三千大界，訓化諸群生；
十方不可稱，莫不蒙濟度。」

「在國思正法，助吾治萬民；
動順禮節訓，莫不承教聞。」

「佛解空本無，捨于四顛倒；
靡不歸伏者，神靜無為業。」

佛與世無讐，博無不備達；
汝言何不返，一切皆自歸。

正天下滿人，一人頭若干；
一頭若干舌，舌解無數義。

合集恒沙人，嗟歎佛功德；
恒沙劫不暢，況我螢燭明。」』

「王聞益悲喜歎曰：『善哉！善哉！阿夷言不妄說。佛當來不？何日當至乎？』優陀報曰：『却七日到。』王大踊躍，即勅群臣國中萬民：『吾往迎佛。』導從威儀法轉輪王，平治道路掃除令淨，香汁灑地懸繪幡綵，豎其幢蓋周遍國內，其所修治光飾盡宜，千乘萬騎出四十里，往奉迎佛稽首歸命。優陀耶前報王曰：『本受佛教奉命見王，宣其意故，今還宣命，說王意旨，飢虛無量，欲見至尊稽首受法，并化萬民咸蒙福慶。』王曰：『宜知是時，勿復稽留。』

「爾時優陀耶還來詣佛所，稽首足下以申王意。世尊及諸弟子，自期七日當還本國。王及臣民莫不欣悅，別來積年夙夜相念，飲食不甘，寢不能寐，飢虛日久計日度時；須世尊到已竟七日。於時大聖告諸弟子：『明日當發至迦維羅衛見於父王，皆嚴整衣服携持應鉢。』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侍送，天雨香汁散華燒香，豎諸幢蓋，四王諸天皆在前導，梵天侍右，帝釋侍左，諸比丘眾皆隨佛後；諸天龍神華香伎樂，追於上侍。佛適進路先現瑞應，三千國土六反震動，百歲枯樹皆生華實，諸枯竭溪澗自然泉出。王見此瑞知佛已來，即勅諸釋種大臣百官，皆行詣佛散華燒香，豎諸幢幡鼓眾伎樂，悉出迎佛。王遙見佛在於大眾，如星中月，如日初出照於暘朝，如樹華茂芬葩熾盛，巨身丈六相好嚴身，晃如金山。王覩悲喜，前稽首足下：『離別彌時今乃相見。』大臣百官皆稽首禮。

「即還入城，足蹈門闈地為大動，天雨眾華樂器皆鳴，盲者得視，聾者得聽，拘躉得行，病者得愈，瘡者得言，狂者得正，僂者得申，若被毒者為毒不行，百鳥禽獸相和悲鳴，婦女珠環相振作聲。當爾之時，見此變化莫不歡喜，室寶藏者自然發出，中滿珍琦，懷異心者皆共和同，等心叉手自歸命佛。諸畜生類蒙其光潤，皆得生天；懷妊母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皆得在產，端正姝好，消姪怒癡無復塵勞，展轉相視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飽滿，尋光來至歸命世尊，皆發道意。王見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諸根寂定如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覩諸梵志，久在山中曝露身形，日炙風飄身體黑瘦，在佛邊侍，猶如黑象在紫金山不能發起。顯佛大德令一切悅，便勅國中諸豪族釋，端正姝好顏貌殊異，選五百人出為沙門，侍佛左右，猶如鳳凰在須彌山，亦如摩尼著水精器。

「時佛弟難陀亦作沙門，來下鬚髮。時難陀有典監，作劄頭師，前白佛言：『人身難得，佛世難值，明時叵遇，今我丈夫及諸尊者識道至高不可限量，不慕世榮捨棄尊位，行作沙門。今我小節下劣靡逮，何所貪樂不出為道乎？唯佛愍哀濟救三塗，沒溺塵埃拔為沙門。』佛言：『善哉！』佛時便呼：『比丘來！』頭髮則墮袈裟在身，即成沙門。禮諸沙門因隨次坐，難陀在後作次第禮，到此沙門則住不禮，心自念：『是我家僕，不能為禮。』佛知告難陀：『佛法大通舉學前後，不在尊卑，猶如大海悉受萬川四流不避污泥，執心如地，四大俱等。地水火風內外無異，其神空淨，所著為名，宜棄自大，以法自將，乃應先聖無極道訓。』時難陀見佛教誨切至，事不得

止，解了本無棄捐自大，下意作禮。天地大動，眾會咸歎：『善哉！為道等心，除自貢高而下卑心，感於天地為之大動。』從是制法先學為長後學為小，法之常宜各無所限，無所諍訟。

「時佛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所度無量。俱夷携羅云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久違侍觀曠廢供養。』時王眷屬皆懷沈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懷妊生子羅云？佛語父王：『告諸群寮：「俱夷守節貞潔清淨，無瑕疵也。」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世尊化諸眾僧皆使如佛，相好光明等無差異。於時羅云厥年七歲，俱夷即以指印信環與羅云言：『是汝父者以此與焉。』羅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群臣咸皆欣踊，稱言：『善哉！所見無量，真佛子也。』佛語父王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之正子，緣吾化生，勿咎俱夷也。』王得道證，俱夷受戒淨修梵行，宮人大小咸受戒法，月六齋歲三齋，奉持不懈。國內清寧風雨以節，時不越敘五穀登賤，民安其所，萬邦黎庶咸來慶賀，道德滋茂如月之初。」

歎佛品第二十九

於是世尊告神妙天、大神妙天、歡豫天、加歡天、旃檀天、大悅天、寂然天、寂律天，如是等類淨居天子伴黨八人：「佛以大會轉於法輪，為一切故救濟十方，勿令廢斷，開眾生意經布天下，乃報佛恩。」於時世尊復告大神妙天子：「今此經典名《普曜大方等典》，諸菩薩力所可娛樂，遍諸佛世界悉令咸聞，經所入處靡不晃昱，佛自口宣，當速受之持諷誦讀，是佛法目普令流布。若菩薩學聞是經法，其心堅強，精進奉行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學。若有眾生樂微妙者，住大乘法心念無疑，降魔羅網，悉諷誦已必獲大聖，諸外異學不得其便，勸助學微成大德本至於大乘。」

「若有賢人設聞說是《普曜經典》，叉手自歸，即捨八事懈怠之本，成八功德。何謂為八：一、得端正好色。二、得力勢強盛。三、得眷屬滋茂。四、逮得辯才無量。五、學疾得出家。六、所行清淨。七、得三昧定。八、得智慧明無所不照。是為八功德。」

「若有人為法師布座諷誦是經，當得八座福。何謂為八：一、得長者座。二、得轉輪王座。三、得天帝座。四、得自在天座。五、得大梵天座。六、得菩薩座。七、得如來座。八、得轉法輪度脫一切座。是為八座。」

「若有法師班宣是法，設有讚歎善哉者，當得八清淨行。何謂為八：一曰、言行相應無所違失。二曰、口言至誠而無虛妄。三曰、在於眾會真諦無欺。四曰、所言人信不捨遠之。五曰、所言柔軟初無麤獷。六曰、其聲悲和猶如哀鸞。七曰、身心隨時音聲如梵，會中人聞莫不咨受。八曰、音響如佛可眾生心。是為八。」

「若有書是《普曜經典》,著於竹帛,不憚惜經心不懷妬,眾人嗟歎三十四行,名德流布;若得學是經典,得八大藏。何謂為八:一、得意藏,未曾忘捨。二曰、所得心藏,無所不解分別經法。三、得往來藏,普解一切諸佛經法。四、得總持藏,一切所聞皆能識念。五曰、得辯才藏,為諸眾生宣經典皆歡喜受。六曰、得法藏,將護正法。七曰、得隨意法藏,未曾斷絕三寶法教。八曰、得奉行法藏,則輒逮得無所從生之忍。是為八大法藏。」

「若有受持是《普曜經典》諷誦受持,得具八業。何謂為八:一曰、施業,無慳妬心。二曰、戒業,具足諸願。三曰、聞業,合集智慧至阿惟顏。四曰、寂業,勸於一切定意正受。五曰、見業,悉能具覩三達之智。六曰、福業,具於相好訓誨佛國。七曰、慧業,為眾說法應病授藥。八曰、大哀業,為於十方殖眾德本而無懈倦。」

「受持是《普曜法》,心自念言:『使一切眾生皆逮是法。』以是德本復得八大福。何謂為八:一曰、轉輪聖王成大福德,覩見無極建立篤信。二曰、得作四天王。三曰、得作帝釋。四曰、得作炎天王。五曰、得作兜術天子。六曰、得作無惱樂天。七曰、得作化自在天。八曰、得作如來,斷諸不善法具足諸善本。是為八。」

「若有受此《普曜經》者,若至心聽耳貫係意,得八清淨心。何謂為八:一曰、常行慈心消除瞋恚。二曰、常行愍哀除眾患害。三曰、常行喜悅除諸不樂。四曰、常行於護除諸結著。五曰、修四禪行在於欲界而得自在。六曰、行四無色定而得由己。七曰、得五神通遊諸佛土,除諸罣礙眾蓋之患。八曰、逮得勇伏定意獨步三界。是為八。」

囑累品第三十

爾時世尊告賢者大迦葉、賢者阿難、彌勒菩薩:「我從無數劫遵習是法,乃成無上正真之道。囑累汝等,以手相付,受持諷誦廣為人說。」於時世尊欲使此法普悉周布十方,說是偈言:

「佛目所覩眾生類,	皆得羅漢如身子;
若有供養億千劫,	乃復前進如恒沙。
加復供養辟支佛,	若有一日奉斯經;
計此功德超過彼,	其阿羅漢不足立。
一切眾生成緣覺,	若有供養億千劫;
飲食衣服床臥具,	[打-丁+鳥]香雜香及名華。
若有一心叉十指,	等心自歸一如來;
口自發言南無佛,	是功德福為最上。
一切眾生皆成佛,	若有百劫供養者;
衣被飲食床臥具,	[打-丁+鳥]香雜香及名華。

若有正法欲傾危，棄捐其身自投命；
若有一日常晝夜，護是法者必超彼。
若有奉事十方佛，及於緣覺諸聲聞；
若有堅固此道心，受斯要典諸法王。
一切經卷是道諦，若諸如來如恒沙；
供養奉事諸如來，若有手得是經卷。
其大辯才無等倫，分別一句至億劫；
智慧正義無有損，若以是經為人說。
諸導師慧無邊底，計無有人與等者；
猶如江海不可盡，聞是法者等若茲。」

佛告賢者迦葉、阿難、彌勒，重相囑累：「受之持之，諷誦學之，令普流布，示其同學及十方人，皆令蒙濟。使不斷絕，展轉相教，展轉相成，使不稽留。三寶不斷，乃報佛恩。」

佛說如是，大神妙天子及淨居天子，彌勒菩薩、賢劫菩薩，及大迦葉，諸大弟子，天、龍、鬼神、捷沓和、阿須倫，聞佛所說，莫不歡喜奉行。

普曜經卷第八